

SF科學幻想電影小說
大戰慄！
史前怪獸
金剛
香山滋著
劉萬來譯
史前怪獸金剛
香山滋著
劉萬來譯
大山書店總經銷
大山書店總經銷

郵政劃撥．32953號
許陳淑笑帳戶

大山書店圖書目錄

台南市自強街133號
電　話：(062) 228769號

文明科學圖鑑叢書

①飛機類

世界飛機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戰鬥機圖鑑……劉萬來譯
最新飛機大百科……劉萬來譯
飛機知識入門……劉萬來譯
世界轟炸機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軍用機圖鑑……劉萬來譯
飛機常識58圖鑑……劉萬來譯
最新戰鬥機圖鑑……劉萬來譯
超級戰鬥機圖鑑……曾秉文譯
德國空軍……曾秉文譯

②船舶類

世界船艦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帆船圖鑑……劉錦昌譯
世界軍艦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潛水艇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航空母艦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戰艦圖鑑……劉萬來譯
德國U潛水艦隊……曾秉文譯
世界船舶入門……劉萬來譯

③戰車類

世界戰車圖鑑……陳恒雄譯
最新大戰車圖鑑……劉萬來譯
最新坦克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裝甲車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坦克圖鑑……劉萬來譯
德國裝甲軍團……曾秉文譯

④實用車類

電氣機關車圖鑑……劉萬來譯
火車、鐵路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汽車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腳踏車圖鑑……劉萬來譯

⑤武器類

世界手鎗圖鑑……劉萬來譯
西部手鎗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秘密武器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的最新武器……劉萬來譯
世界的未來武器……劉萬來譯

⑥其他

宇宙探險圖鑑……劉錦昌譯
國際間諜組織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鐘錶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的國旗……劉萬來譯

自然科學圖鑑叢書

①動物類

恐龍百科圖鑑……劉萬來譯
爬虫類生態圖鑑……劉萬來譯
蛇、蜥蜴專輯圖鑑……劉萬來譯
現在還有怪獸活恐龍嗎劉萬來譯
絕種動物之謎……劉萬來譯
世界珍奇動物百科……龔江滿譯
動物超能力圖鑑……劉萬來譯
動物知識大百科……龔江滿譯
動物奇妙生態……劉萬來譯
可愛的名貓百科……蔡奇潔譯
世界新動物記……劉萬來譯

②昆蟲類

昆虫百態圖鑑……劉萬來譯
昆虫知識大百科……劉萬來譯

③海魚類

魚貝生態圖鑑……劉錦昌譯
海域世界圖鑑……劉萬來譯
大海洋的奧秘……龔江滿譯
海底奇觀……許森德譯

④山、植物類

食虫植物圖鑑……劉萬來譯
標本採集圖鑑……劉萬來譯
登山露營探幽圖鑑……劉萬來譯
圖解探險手冊……劉萬來譯
登山入門……許森德譯

⑤人類

人類動物身體構造圖鑑劉萬來譯
人體的神秘與能力……蔡奇潔譯
人體驚奇的解剖……劉錦昌譯

少年戰爭圖鑑叢書

世界大戰爭圖鑑……曾秉文譯
眞珠港偸襲……劉萬來譯
新加坡攻略戰……劉萬來譯
零式戰鬥機隼鷹戰鬥機劉萬來譯
航空母艦……劉萬來譯
太和與武藏……劉萬來譯
神風特攻隊……劉萬來譯
壯烈！水雷戰隊……劉萬來譯
空中堡壘B29……劉萬來譯
歐洲空戰……劉萬來譯
戰車大決戰……劉萬來譯
德國艦隊……劉萬來譯

科學實用圖解叢書

科學發明狀元……劉萬來譯
全球科學展覽集錦……劉萬來譯
小科學大全(1)……許森德譯
小科學大全(2)……許森德譯
簡易電器工作……張　佸譯
簡易化學實驗……許森德譯
神秘的宇宙……劉萬來譯
世界最初的事物20種劉萬來譯
電腦機械人百科……蔡奇潔譯
信不信由你……劉萬來譯
世界第一紀錄……劉萬來譯
驚異的科學世界(能源)許森德譯
驚異的科學世界(宇宙)許森德譯
驚異的科學世界(地球)許森德譯
驚異的科學世界(機械)許森德譯

實用益智百科叢書

智慧的手(玩具製造法)劉萬來譯
快樂的手工藝……劉萬來譯
空罐勞作96種……劉萬來譯
幼兒勞作啓智手冊……劉萬來譯
兒童智高手冊……劉萬來譯
萬能的手……劉萬來譯
家庭巧作……劉萬來譯
世界素描畫……編輯部譯
成功金字塔……劉頻華譯
新台灣簡史……劉萬來編著

少女益智百科叢書

少女禮節百科……林益如譯
少女時髦百科……蔡奇潔譯
少女美容百科……林益如譯
青少男女思春期……劉萬來譯
太陽天宮圖星占術……劉萬來譯
如何受人喜愛……劉萬來譯
少女流行衣裳……劉萬來譯
少女美韻時刻……林益如譯
少女花的藝術……劉萬來譯
少女理想室內裝飾……林益如譯
少女愛的星占法……劉萬來譯

實用勞作模型叢書

天才兒童……
宇宙太空站(盒入)……
會飛的飛機和停機棚(盒入)……
紙飛機集錦(盒入)……

實用益智技能叢書

超能力的奇術學……蔡奇潔譯
東瀛忍者忍術圖鑑……蔡奇潔譯
秘法忍術百科……蔡奇潔譯
世界摔角圖鑑……蔡奇潔譯
三冠王－王貞治……劉萬來譯
小魔術師……劉萬來譯
科學魔術入門……曾秉文譯
現代奇異的法術……蔡奇潔譯

科學幻想小說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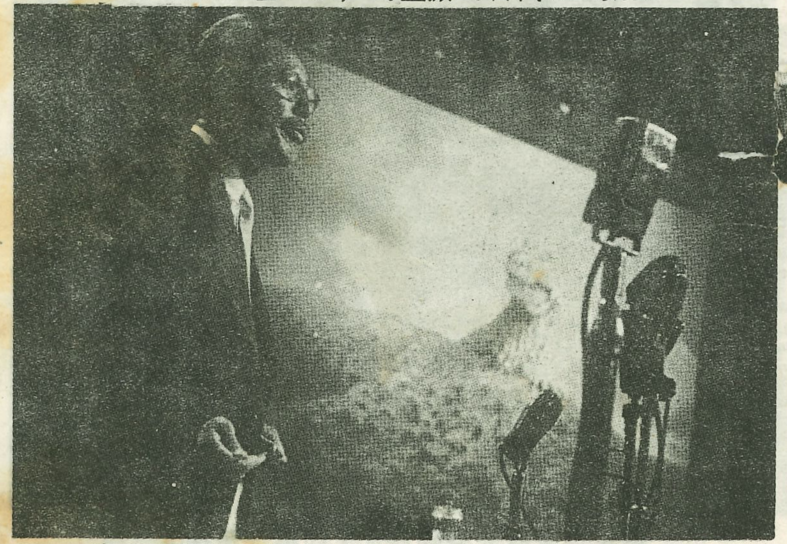
科學小飛俠(上)……劉萬來譯
科學小飛俠(下)……劉萬來譯
宇宙戰艦黃帝號(1)……劉萬來譯
宇宙戰艦黃帝號(2)……劉萬來譯
宇宙戰艦黃帝號(3)……劉萬來譯
宇宙戰艦黃帝號(4)……劉萬來譯
銀河大決戰……劉萬來譯
太空突擊隊(1)……劉萬來譯
太空突擊隊(2)……劉萬來譯
太空突擊隊(3)……劉萬來譯
鐵金剛009(上)……劉萬來譯
鐵金剛009(下)……劉萬來譯
史前怪獸金剛……劉萬來譯
巨人與超人大決鬥……劉錦昌譯
地球滅亡的末日……劉錦昌譯
超小人的奮鬥……劉錦昌譯

科學幻想益智叢書

世界驚奇的怪獸……劉萬來譯
世界怪獸大決戰……劉萬來譯
覆面閃電人圖鑑……劉萬來譯
流星超人圖鑑……劉萬來譯
獅面童子圖鑑……劉萬來譯
宇宙怪獸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怪獸圖鑑……劉萬來譯
無敵鐵金剛挑戰百鬼帝國萬來譯
波羅5號地球保衛戰……劉萬來譯
撲克神功雷擊隊……劉萬來譯
大金剛超人圖鑑……劉萬來譯
無敵鐵超人百科……劉萬來譯
宇宙機械獸百科……劉萬來譯
世界機械獸百科……劉萬來譯
科學奇幻怪獸百科……劉萬來譯
飛碟機械人克連泰圖鑑劉萬來譯
怪獸烏魯托拉圖鑑……劉萬來譯
救難小英雄圖鑑……劉萬來譯
宇宙大戰爭圖鑑……劉萬來譯
蒙面七騎士圖鑑……劉萬來譯
超神必必佑圖鑑……劉萬來譯
鐵金剛大百科……劉萬來譯
賽車之鷹……劉萬來譯
超人集錦篇……劉萬來譯
超級宇宙探險……劉萬來譯
鐵人甘達超百科……劉萬來譯
化身鐵金剛圖鑑……劉萬來譯
怪人人造人超人圖鑑……劉萬來譯
宇宙怪物圖鑑……劉萬來譯



李山根博士在大戶島上撿到古代的三葉蟲。



李山根博士在國會報告遇見『 鐵金鋼 』的經過。



國軍的立體攻擊也無補於事，牠終於進攻臺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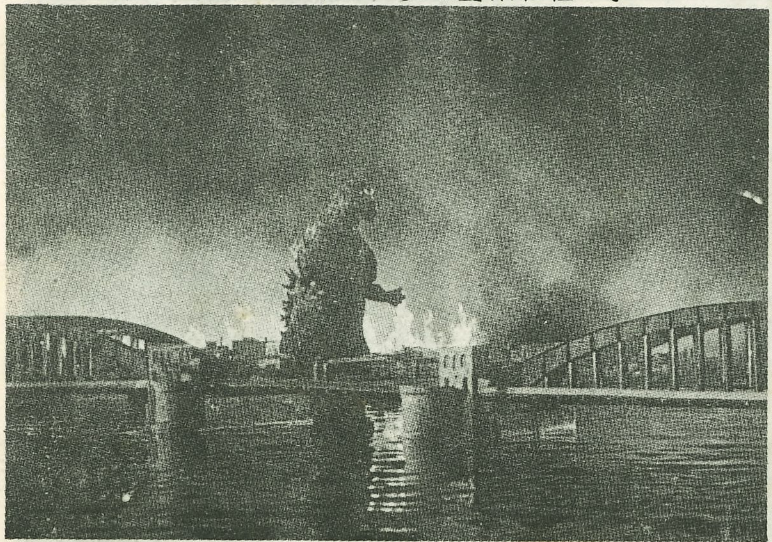
海底怪獸終於登陸淡水，向臺北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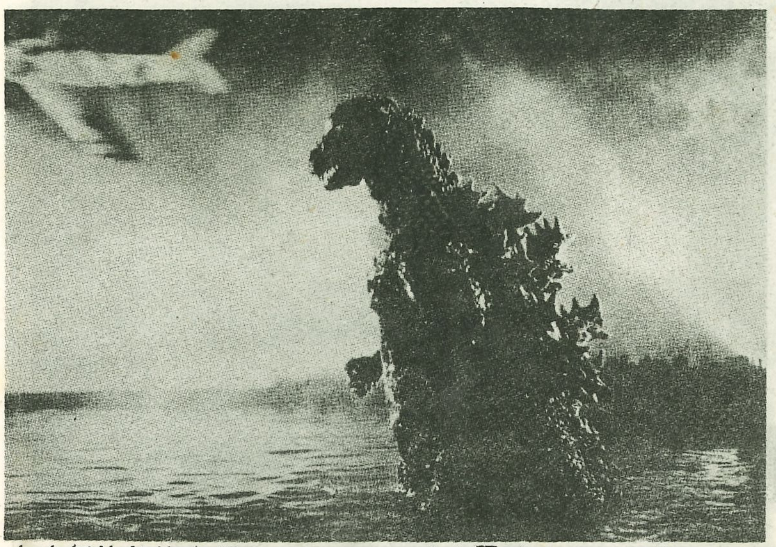
從口裏噴出的白熱光能，鬧區在頓時被火海包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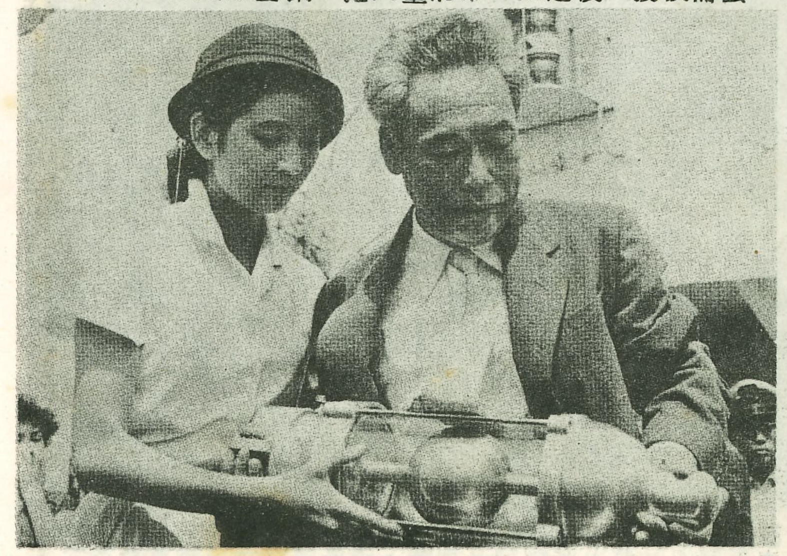
巨大的建築物不堪這一隻鐵金鋼輕輕一擊。



渡過淡水河向市中心前進，把這三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毀去泰半。



力大無比的海底鐵金鋼，把大臺北市蹂躪之後，揚波而去。



蔡允澤博士發明的這個『 東西 』能消滅牠嗎?!



耀武揚威一時的鐵金鋼終於死在臺灣海峽的北端。

金剛（目次）

金剛反攻戰（目次）

(1) 由海底來的怪熱光線

「在琉球的大風暴！……人人心猶餘悸呀！…那空前的大浪……把我們擡到”山頭上“去！…同時要我們塡溝壑一般…拉到千仞的深谷去……又一塊屏風大的波濤，向我們覆蓋而來……

我以爲一切都完了！……」

「哇哈哈！…你這個膽小鬼！…我看你……那個時候。兩手抓住樓梯的欄杆，戰慄……那個模樣？叫人發笑。我這個生於大海，長於大海的…那些暴風，司空見慣，有什麼可怕？」

武雄自個兒翹起大姆指，向李海濤這個”新伙子“拍拍胸脯，大言不慚

「武雄！你不必笑我！你當時也已經變了臉色……把我的脚弄錯了手扶梯……拉住不放！……」

「哇哈哈哈！……這個！……我是可憐你！憐憫你！所以想幫助你……才把你的脚拉住的呀！」

「算啦！算啦！…不久可看到國土了。」

兩人回想那一次，晴天霹靂似的大風暴，心猶餘悸，誤”浪“變色。…哈哈大笑…扶在甲板上看着茫茫大海。

林武雄、李海濤，都是今年剛畢業於水產高職，因興趣所致。搭上近洋航路的貨輪－榮光號，當個”水手“的年輕伙子。

他們的榮光號，自日本的橫濱出發的是六月中旬的事，到琉球，在日本扶桑三峻各要港，裝貨卸貨，到琉球已經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了。

兩位新水手，參合在赤銅色老水手的隊伍。孜孜不倦地幹着該做的工作。兩個人就是吻頸之交。所幸要回高雄港的榮光號。在風平浪靜中，一帆風順地航行著。

爲了到花蓮卸貨。這一艘榮光號，經石垣島、釣魚臺之東走進太平洋，林、李兩個年輕伙子，靠着船邊，茫然無知地看着大海。發呆……不知什麼時候上來的，甲板上已經來了三三五五的老水手們，也在甲板上踱着、談着、吸着紙煙，看着將下水平線大紅輪，北流的黑潮，給船尾劃破了。造成漂

亮的船尾波前進。

水平線上湧上高這幾千公尺的亂雲給夕靄映成淡紅色。

「這……美麗極了！」

武雄仰天，把新鮮海上空氣吸滿了整個胸腔，看着水平線上的天然美景，屹立不動，剛畢業於水產高職的年輕伙子。離開父母，別離兄弟姊妹，雄飛海上……隔着一塊「板子」之下就是地獄的波濤洶湧中，過着漂泊的海上生活，眺望着海上的天然美景！心底下。到底有什麼「感觸？」

初夏的海面上，夜幕低垂……陸面上的燈火也兩個、三個…開始點綴了，芬芳的故土鄉味，從陸地那邊，陣陣吹"襲"而來。

海風吹拂着兩人毫無油膩的頭髮，夕靄暮風的海面上海濤心血來潮中，自個兒吟著"故鄉頌"

「別離幾載的故鄉，回來一看；

盛開的野花，啼鳴的鳥兒，徐徐吹來的風兒，

門前的細水長流，淙淙地。

與昔日沒有兩樣……唯有荒廢的我家…人去樓空…」

武雄也不由得把自己心愛的口琴給取出來，和着他的"故鄉頌"吹奏着。兩人的唱與奏，合爲一體。美妙的旋律吹送於昏暗的海洋。

「好！好！音樂演奏會！」

船首上，看着大洋的王鐵雄，忽然大叫。

「哈哈哈！蓬拆！蓬拆！……好！上岸之後！…」四下起了一陣笑聲。

完成了任務之後，難得休閒一時，大夥兒陶醉在樂融融的氣氛裡……。

這個時候，一道強烈的光線，照耀船身。

「哇！」

在甲板上的水手伙伴……有的跳進船艙，有的伏下甲板，整個船上給一股令人悚然的氣氛籠罩。

求生的本能，使得武雄，如狗一般，爬在甲板上……一切都過去了，又恢復平靜的海面上。武雄慢慢兒，從恐怖中把頭擡起來一看，一片寂靜的甲板上，什麼也沒有。

「奇怪？」海濤也把頭兒擡上來。

「奇怪？如果是打雷，天上沒有一點雲彩？…晴天霹靂呀？」

海濤晚了，機警地伏上甲板的老水手們也那邊一個，這邊一個……把頭兒擡上來。

「啊！你看……海水中！…」

水夫長．廖琛竹，發見什麼似地大叫道。在船室裏的那些大夥兒，應聲而出。跑到甲板邊，靠在甲板欄杆，看着海中的「奇景」。

大夥兒注視着海中的「奇景」，水夫長．廖琛竹看着它的變化，不由得喊叫「啊！那是什麼東西？」

話兒未完，海面上起了一陣雪崩似地賈響，海面上出現直徑十公尺左右的巨大漩渦。這一股大漩渦，在眼前向上冒。同時「吧！」的一聲響，一道強烈的白熱光照耀海面。如同白晝。

「哇！」……

船上的水手們，大叫大喚，把兩眼給壓住。倒在甲板上。……這個時候

，只聽得「轟隆！」一聲。船身給一陣強烈的撞擊。傾斜了，幾乎同時……

甲板上的貨物忽爾冒上火，很快就延燒機關室方面。

「茲茲茲……茲、茲、茲……茲、茲、茲……」

已經被火焰包圍住的報務室，沈海音報務員，向陸上發出”SOS“”SOS“的求救信號。”SOS……“榮光號被突如奇來的變故，發出求救信號…有如悲痛的哀叫。

被猛烈的火焰包圍上的報務室裏。沈海音報務士拼命地敲着發報桿。由窗欄的空隙中滲入煙霧。

”SOS，SOS……“希望陸上的某一個無線電臺，早一刻接到我們的「通訊」，願有人早一刻爲我們伸出救援之手。……含有悲切的SOS電波，越過黑暗的海面，向陸上那邊飛，沈海音報務士拼命敲打着。

自由中國的首邑。大臺北的鬧區，閃閃爍爍的霓虹燈已經上了，鬧區裏，因下班，因工作而忙都市人。把街頭擠得水洩不通，攘來熙往，好不熱鬧

中國生物學的權威，李山根博士的掌上明珠－李惠美，因爲今天是周末

。要找戰爭時代，疏散於鄉下時認識的青梅竹馬。楊新吉去。到臺北國父紀念館聽"林二音樂演奏會"去。

惠美，入時的裝扮，以徒步走向新吉服務的"中國水難救濟所"去。基隆海濱上的建築物……"個個"都爲了耐得住海風的侵蝕，堅固異常的。

「砰！砰！砰！」

「有人在嗎？」應聲之後厚厚的一道門開了。看了屋子裏，在海上曬得焦黑的工友似的一位爺爺。把桌上散亂着的杯子，一個個地集上於茶盤上。

「誰呀！」帶着南部人腔調的嘶啞聲。

「今天是星期六！都回去了！有事請星期一來！」

「不！不！我要找楊新吉來的！」

「喲！楊新吉呀！他還在！好！我叫他去！」

「麻煩你了！」

穿着白色裙，裝扮入時的李惠美，向這一位爺爺點個頭。爺爺把茶杯盤給放在桌上，拖着「多年塑膠鞋」吧！吧！吧！地發着悅耳的聲音。走到裏

頭去。他把深處的玻璃門打開了。喊了：

「楊新吉！楊新吉！外找！……」

他雖然是個老人。但是他的聲音却如晴天霹靂似地。（……這個爺爺的霹靂，不太相稱了！……）惠美不由得低下了頭笑了。

「好！我馬上到！」

楊新吉似乎住在屋子的深遠處，力竭般回聲……但是，這一個"回答"並不是幼小時聽慣的聲音……似乎在海濤中搏鬥而給鍛鍊而成的粗壯之銅鑼聲。（奇怪！這…恐怕不是青梅竹馬時代的新吉？…）惠美不由得擔心了！想再請教爺爺。

這個時候，屋子的深處，已經有人向這一邊跑了。

「喲！妳來啦！」

站在自己前面的無可置疑的，青梅竹馬的楊新吉，他也許正在修護自己的機關室，滿手染上油污而發亮。

「新吉！」

「久違了！惠美！妳也長得亭亭玉立！……我以爲是誰來呀？……」

「新吉！我聽了剛剛的回答聲，不由得擔心了，以爲……」

「怎麼？……」

「咈咈咈！…」

「這就太奇怪了！好啦！我去洗個手，換換衣服……請坐一下……我馬上就來！…」

新吉把身邊的椅子，給拉出來之後，爲惠美請坐。那一位爺爺走過桌前，打開另一道門走過去。

新吉走了兩、三步，所長桌上的電話鈴響。

「是！是！……是！什麼？…是！什麼？……」

以油污的姆指、食指輕夾着受話器的新吉，聽了電話抖了。如蘋果的臉頰也隨着失色。

剛坐下的惠美也察覺得知，這一定不是一件尋常的事發生了，站了上來走近新吉身邊……

「好！我馬上到！」

”咔叮“的一聲，把受話器給放回去。回頭看惠美。膩汗已經滲出額旁

「惠美！對不起！現在發生緊急事件。對不起呢？妳自己一個人去！」

「──發生什麼事情？……」

「本公司的船…拍出SOS的求救電！……」

「眞的！這……」

一片漆黑的太平洋兩側，黑潮的暖流上，榮光號，忽然被不明不白的火焰包圍，右舷傾斜了，一波波的大浪。撲打甲板上，一波來，搖晃不已，手執滅火器也失去重心，掉進海裏去。猛烈的火焰延燒到報務室，室裏頭，沈海音報務士，一面揮着愈來愈濃的煙霧，愁眉苦臉地敲打着「鍵子」

「茲茲！茲茲！茲！茲！茲！茲茲……」

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有回應的跡象，船長已給鳴了棄船的笛聲。

「嗚！嗚！嗚！嗚！」

棄船的信號聲響了。這個時候又來了一個震天賈響。「轟隆！」

「哇！」船上的同伴，只見船首向上空翹起，由船尾沈入海中去。

在瞬間，噴出水泡也迅速地恢復平靜，但是偶爾又冒出一個個地大小泡……一現就倏爾消失，死也不顧瞑目似也……

剛剛還在甲板上回憶着芬芳的故鄉，想念着母親的那些水手們，在刹那之間，與榮光號共生死了。

由東方靜悄悄的升上中天的皎潔的月亮，把它柔和的光芒投於太平洋黑潮上。似乎沒有什麼似地，恢復了一平如鏡的海面。……

貨輪·榮光號沈了，但是由它拍出的“SOS求救電報”由海上巡邏隊所接，他們的辦公大樓，火光通明，高級幹部們，已經圍着“海圖”召開緊急會議。

大樓辦公室簡報室的揭示板上已經貼上一張大海圖。在“可能遇難地點”給粘上“紅色遇難地點標籤”。

大約推定完成了，一位海上巡邏隊的官員，把耳機掛着，向無線電報機喊着：

「……南海貨輪公司，貨輪·榮光號，七千五百公噸，於本日十九時〇五分。在北緯二十四度，東徑一二十八度二分的海域遇難……發出SOS求救信號之後音訊斷絕，原因不詳。第三巡邏區及第四巡邏區的救命艇，立即完成出發準備，侍命！」

南海貨輪公司的董事長之後，隨着略矮胖的經理及一些高個子而疲憊的公司幹部進到這個海上巡邏隊的辦公廳來。

「對不起！爲了本公司榮光號，讓大家擔心了！」

這一個“隊伍”的最後面殿了一個身材槐梧，人馬高大的少年，他就是“楊新吉”。

他在公司接到“緊急電話”之後，立即通知董事長及高級幹部。自己也趕上來。

「到底爲什麼？」

董事長變了臉色，向報務的官員問道：

「我們現在也無可奉告！」主辦的官員把受信器從頭上取下。

「……這好像”突然爆炸“引起的，榮光號拍出SOS的電報之後就音訊杳然……」

「但是，那個附近？…就海圖而言，絕沒有可能發生。海底火山爆發的可能？……」

「這…據我們所知，這個海域，絕對沒有可能引起海底爆炸？…」

「我們要到這裏以前，這一位楊新吉先生……」

董事長回頭看站在門旁的楊新吉。

「我們請教中央氣象局，在那個遇難的海域上是不是忽然起了風暴，或是？……氣象局方面的回答是”今天的大氣而言。那個海域，絕沒有什麼異樣……這樣一來。可能因機關的故障而浸水、沈海也……」

董事長向自己的話發生疑問似地，又有勁地：

「這一艘榮光號是去年才進水服務的性能優異的貨輪。不僅如此，裏面的工作人員都是本公司的”精銳“……怎麼會？……」

董事長在話尾特別有勁說。但是，到底是無法肯定的說法，只好又低下

了頭……

這一位平易近人，仁慈爲懷的董事長，面容秋色……在腦海裏已經浮現在，以「吾子」相待的水手們臉兒……

「姆…姆…姆…」

抑住悲懷的董事長，已經再也無法壓住心底下的悲愴，不知不覺地淌下了淚珠，巡邏隊的官員，看了這段情，把視線轉了過去，指着壁上的地圖道：

「現在已經派遣”天生號“趕赴現場，我想一定不久就報佳音來！…」

來辦公裏的公司高級幹部，眼眶裏都溢出了淚珠。這一位官員，把一艘”標識船“給釘上遇難船旁去。……

在深夜的太平洋兩側，黑潮上，一艘天生號救命艇，以快速，向”遇難海域“乘風破浪而去。

「嗚！嗚！嗚！……」嗚着警笛前進！

帆檣上幾千燭光的探照燈，衝破了黑暗，把幾千公尺前面給照耀着如同

白晝，甲板上，監視員"連一片船的碎片也不放過似地，瞪大了眼睛，注視着海面。

「金！金！金！」在警笛之間，夾雜着令人悅耳的機械音，天生號，乘風破浪向收定地方去。

「嗚！嗚！嗚！」……警笛聲，有如告訴那些遭難者：

「等着！等着！我們到了！忍耐着……加油呀！」

艇上的全體隊員不禁地「祈禱」着奇蹟出現。帆檣上的艇旗飄揚於空中拍拍作響。

月兒從雲縫中露出臉兒來，大海也承受它的光，大浪的漣漪，閃閃發光

「奇怪？…這麼清靜的夜裏？…竟有沈船事件發生！」

「這就倒令人難予相信了？」

整個船上的人員緊張中巡邏。在船橋邊的兩個隊員交談着。

「喂！你想！這到底爲什麼？…一艘新造的船，在這種情況下"砰"的一聲沈下去？…這是？…」

「喂！不要講了些不吉利的話頭呀！這裏是海上呀！」

「不！不！我說的是"好比說"的意思呀！我們是帶着搜索、研判的任務而來的呀！說不定我們的看法，做法可成解決事件的端倪也說不定呀！…」

「這樣說，我也有些地方無法了解？好比說，如果是機關發生了故障，船是還會浮游在海面的，至於燃料槽，它是不容易引起爆炸的！除了這兩點來看？…說不是因外力而……」

「你有這種看法！我也想這麼講，好比說，在航行中觸上機雷。或是S圖的飛機或潛水艇給發射魚雷給炸沈？……」

「但是，你要知道，榮光號沈沒的時間！那時候並不是深夜，四下昏暗，如果是機雷，連這個也沒發現，這就太那個了。假使這是飛機或潛水艇的攻擊。到沈船也得費了一段時間……除非他們大舉來襲……」

「唔！…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令人戰慄了！」

兩個人不由得把領子給拉上來，月兒也躲到雲裏去，閃閃爍爍的波浪也暗淡無光了，擡起頭的波濤"沙"的一聲，向後方流！

天生號巡邏艇的探照燈光，把黑暗的海面照耀着，在海面上橫衝直撞，做徹底的搜索。

「嗚！嗚！嗚！…」警笛衝破了黑夜。

三個警笛停了。同時，忽然來了個”吧“的一聲，一道強烈的白熱光線，閃爍在一片漆黑的海面上。

「哇！」艇上的隊員一陣不約而同的尖叫。……

看了海面上，起了一個直徑約十公尺左右的大漩渦。這一艘來救人的”救命艇“在瞬間給烈火包圍，同時傾斜了。

「哇！」一陣尖叫聲，隊員們從甲板掉落，天生號很快就給一股強大的漩渦吞噬了。

(2) 大戶島上的怪獸

「喂！喂！我是大中華日報！社會部的林信原！請接部長！…」

海上巡邏隊的記者招待室裏，除了大中華日報的林信原記者之外，各報

社、電視公司、電臺的記者也來到，把招待室給擠得滿滿的，得知了消息之後已經各自向本公司發回消息：

「部長！現在得知的最新消息！馳赴現場去的救命艇！天生號也沈沒了，海上巡邏隊的這一艘救命艇，又不明不白地沈下去。與南海貨輪公司．榮光號沈沒的同一地點。但是”原因不詳“。

時間爲凌晨二時三十五分左右，這個以前似乎在海上搜索榮光號……但是拍出”SOS“之後，不到兩分鐘之後音訊就斷絕了。說不定…嗯……喲！…是！……」

巡邏隊的門口。詢問處，已經來了五、六十位失蹤船員的家眷，哭喪了臉，向那些官員探詢吾夫，吾子的消息。

「……請各位冷靜一下……我們已經派出直升機參加搜索行列……所以……。」

喊得聲音嘶啞，滿頭大汗的巡邏官員的說明，給心緒不安，大嚷大叫的

遇難家眷的叫聲給掩蓋了。

「我們現在又加派民族、民生兩救命艇去了，除非他們馳赴現場，報回正確的最新資料之外，我們也無可奉告了！」

「你們連有沒有生還着也不知道嗎？」

一個幾乎失去理智的太太，以詰問的口吻向官員問道：「現在我們也是無能為力的！」

這一位官員的憐愛的口氣。

「巡邏隊！到底幹什活呀！」

「喂！喂！……你們想想看！再加派兩艘小艇……這是無濟於事的呀…你們沒有處地去想想看，遇難家族的心情……喂！……聽見了沒有！……」

「我們並不是只派兩艘馳赴現場去的！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搜索中！……」

「還我的丈夫！還我孩子的父親呀！……」

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婦人，手裏抱着三、四歲垂髫幼兒，頭髮也散亂了

。狂叫着，懷中的寶寶”哇！哇！“」地嚎啕大哭。

「武哥！雄哥！……」剛剛在官兵的後面，纏住不放的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兒，哭喪了臉。跳出來同時，他門一開，狠狠地推回去”砰“一聲，向門外，跑向海濱那邊！……在黑暗中，呼喚了他哥哥的名字……」

這一個女孩子就是榮光號，新水手，武雄的妹妹。

在一隅坐下來的南海貨輪董事長，抱着頭大聲叫道：

「一對不起！對不起……請原諒！……請……」

如刀割的心緒給表露於外。

「董事長！」

楊新吉從後面走近董事長的後面，如抱擁他的粗獷肩膀似地，以安慰的口吻道：「董事長！請振作起來！……到目前為止，還不能明白眞相以前，不必去做不必要的擔憂，更不必悲哀……以後看着辦就好了！」

新吉把董事長給有勁地抱上。

「新吉！謝謝你，但是……我……我有責任……」

「這是……天災異變！是不是？董事長！天災！這是不可抗力的！…」

「在同一個海域！兩艘船都沈沒於不明不白的原因？……這就令人無法折服了！」

董事長痛苦不堪的臉兒給埋到沙發去……

隔鄰的無線電報務室裏，或許太熱了。隊員們已經脫去襯衣，裸著身子。頭綁頭帶，專心灌注於臺前。

「咔達！咔達！……」如面臨戰場緊張。

一位隊員，突然接到「信」立即把耳機取下來，把抄錄的紙條給遞給發言官員去。

「喲！什麼？有消息呀！…好！好！知道了！」

他把接過來的紙片看了一遍，向焦立不安的家屬喊道：

「各位聽着！現在由直升機來電！有二位生還者給救上漁船上，至於詳細情報，一定不久就可揭曉！……請各位再忍耐一下！……」

在官員前面焦急得如熱鍋裏螞蟻的遇難家屬們，不由得喜上眉梢……

這個時候，救上三位船員漁船，在未亮的海面上急駛而回。

「振作精神！振作呀！快到了！」

漁船上的漁夫。爲三個人，換上清潔的衣服，擦擦他們被柴油弄汚的身子，爲他們做無微不至服務。

大家發現，這三個人之中，一位的眼睛，已經瞎了，一位則因重傷"嗚！…嗚！…嗚…」地不斷地痛苦呻吟，第三個人，就是顏臉上被火灼傷了一半，却還精神充沛的「李海濤」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漁船上的漁夫們，目前天天在外海打漁。根本不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問了這三個生還者：

「這！有什麼可說的！海中爆炸了！……」

「爆炸！」

漁夫們不由得看了了。（……怎麼海也會爆炸？）

巡邏隊的辦公大厦又恢復了沈默。但是失去一個家屬的人們，怎麼能保

持着長久的緘默。

「這三個人？…到底是榮光號的或是天生號的？…這也還不知道嗎？」

「被漁船救上來的三位船員。暫時要上"大戶島港"去。我們現在已經派出"初春號"去看個究竟！我們想，再一會兒就可得知眞相！……」

在沙發附近坐着大中華日報記者，林信原聽到大戶島，向人發問：「大戶島？這個島在那裏？」

楊新吉手指揭示放上的地圖告訴記者。

「就是這個地方！」

「有了三位生還者，我們也許可得知沈沒的原因也說不定！」

董事長也放下了些心似地：「這太好了！知道了眞相之後，也許就不必再出了更多的犧牲者了！」

董事長說話的時候，有一個官員踉蹌地走進來。向人群中的一位官耳耳語。

兩個人耳語之後慌慌張張地走出去，看了他們兩人慌慌張張的態度，敏

感的人們—董事長、記者、林信原、楊新吉以及當事者的家族……都一窩蜂地跟上去。

巡邏隊的官員看大家跟上來，回頭就展開兩手，擋駕董事長、楊新吉及林信原三個人却從他的兩手下穿過去，走近主任身旁問他「有什麼事發生？」記者、林信原也緊張得把帶著的鴨舌帽給脫下來，掏出手帕把膩出來的汗珠拭去。

「這種事，完全沒辦法令人相信！世界上那有這麼一回事？」

這一位主任，搖搖頭，不知爲了什麼，直說「……沒辦法令人相信……」

「大戶島的漁船也同命運！」

主任的自言自語，在身旁的三個人給愣住。

~~~~~~翌日的大衆傳播網，電視臺、廣播網、報紙、雜誌……都以此爲頭條新聞報導它，特別是報紙上。都以大標題曰：「浮流機雷乎？海底火山脈大爆炸乎？…太平洋上陸續發生航行船隻原因不明沈沒事件！」

更接着報導說：「生還者無望！」
~~~~~~

楊新吉，就是大戶島土生土長的，在廣播聽到「漁船也同命運……這一道廣播之後，心底下感覺有些不對勁了。（……說不定？……）令人焦立的心緒，不由得湧上心頭。立即向所長請假，飛也似地回到大戶島看個究竟。

一上岸，看見了小時候摘着玩賞月亮，在沙灘上盛開着，群芳爭豔。現在，爲了急於要知道「消息」再也沒有時間去欣賞它，向家的方向走。

剛買來的新鞋，在沙灘上走了，沙粒掉進來，這倒不管，向母親的家拼命跑。

「媽！媽！……」

把門打開而入，又接着喊道：「哥哥在家嗎？」

忽然來了大叫聲，在屋角的雞群也「咯！咯！咯！……」擡頭仰望之「不速之客」。

「喲！新吉呀！怎麼啦！怎麼一大早慌慌張張！變了臉色！」

在後面的井旁洗衣的媽媽，站了上來，在圍裙擦擦了手，驚奇的眼光看新吉。

「你哥哥！昨個兒晚上打魚去呀！」

「喔！還是！……」

「你哥哥打魚去！這又是怎麼啦？……」

新吉看母親還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道：

「媽！還不知道昨天的消息嗎？……昨個兒晚上的事？……」

「我們島上的船……沈沒的那不幸事件？……」

「媽！還是處之泰然，悠悠哉的！……」

「新吉！大概不會罷！新祥！會怎麼嗎？……」

新吉不知想什麼，把門一開，砰的一聲響，跑出屋外就又向海岸方面跑氣喘如牛地，這個時候的新吉，眼前卻沒現出那一群”要骨肉、手足“的家族們的臉兒……那愁眉不展的苦臉！

夜幕低垂的沙灘上，村民們已經在此地煹火，焦立不安地注視着外海－一波波黑色的大浪，撲向沙灘”嘩“的一聲，把浪花四濺，又向黑暗的大海中退去。

村民們擡頭仰望外海的上空，一顆巨大的掃笆星閃閃爍爍。

昏暗的脚下，浮現出賞月花，除了波浪的衝擊聲之外，什麼也聽不見，大夥兒沈默中，顯得心情更沈重。

「……我們的先人說得不錯！掃笆星出現的時候，一定沒有好事！……」

一個村子的老前輩衝破了沈默，自言自語地道，在他周遭的年青人，靜靜地看了這一位老前輩之後，又把視線給轉移到外海那邊。

「那是什麼？……」

新吉以半蹲的姿勢，注視了昏暗的海面。

「什麼事呀！新吉？……」

老前輩以疑慮的口吻問了新吉。

「王伯伯！您看！那個地方有一隻竹筏？……」

新吉還是半蹲着，手指着約百公尺前方的海面。

「那裏！裏！」

王伯伯也蹲了腰把手遮蓋於眼簾上看著海面。

「啊！」王伯伯也發現了，站了上來。

「一隻竹筏向這一邊來！……」

囘頭看年輕一群，這些年青人也不約而同地看王伯伯手指的方向，眼前的煹火，忽爾”霹靂啪啦“叫，新吉不由得跑上前去。

「喂！等一下！我也要去！……」好多年青的一道跟上去，”沙！沙！沙！……“撲打沙灘上的波浪，把浪花四濺之後，又向大海中急速退去！……

一隻”扁舟“在海浪上起了大搖盪，向這一邊流過來。新吉把上衣脫下，向海浪中衝！……

「啊！哥哥！哥哥！……」

這個以破碎的船身收來編成的竹筏上，新祥哥哥，如失去知覺一般。給一股大浪，很幸運地撥回到沙灘來，他埋伏於竹筏上，新吉跑上前去，把竹筏給拉上沙灘上。

「祥哥！祥哥！……振作起來！振作呀！……」

王伯伯看了這種情景，從背上把新祥給打了；

「呣！」
楊新祥給這王伯伯的一擊「醒」了，瞪大了眼睛，把四下掃視一下！好像恢復意識地……
「喔！……被……弄掉了！連人……帶船……」
在痛苦中！只能說了這些，又把眼睛閉下來。
新吉看哥哥又把眼睛閉下來就蹲下來邊喊邊搖晃新祥哥：
「哥！被什麼弄掉！…哥！什麼東西弄掉你！」
王伯伯，又使用他的”赤脚醫療法“把新祥的手臂拉住，狠狠地搖動他，新祥似乎因報告之後，把眼睛閉下來就連動也不動地……伏在竹筏上。

(3) 令人戰慄的大戶島

大戶島上恐怖黑夜過去，黎明來了。東方魚肚白就可看到三五成群的村民們，這裏一堆，那裏一群，把昨個兒晚上發生的事情談個不休。
「……昨個兒晚上，大大的兩條船兒不知被什麼東西”吃“了。昨天的

大衆傳播，全給大肆宣染，新祥的魚船也被同樣的東西給翻了！……它不知道是什麼？……」
「我的哥！……說，說不定。不知道是那一個國家的潛水艇偷襲的？…」
「這可說不定！如果是飛機來的攻擊，在海上還有很多國家的船……不去翻他們的！怎麼專找我們中國的船來？……」
「是不是又要戰爭了？」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是戰爭，怎麼不去襲擊美國的軍艦……偏偏找我們中國沒有武裝的船來？……」
「這！…我們做個漁夫的，不知這到底爲什麼？」
「這…這！真叫人毛骨悚然！…恐怖的呀！…」
幾個漁夫太太，把領子給整整，看着外海，嘆氣。
這個時候，剛剛還豆粒大的小漁船，已經到咫尺之前，被大浪撥弄着，回到灘頭，孩兒們看了船兒回來。立即跑上前去，太太們也習慣似地擁上去
「你看！連一條小魚也沒有！…」

滿身灼紅，曬成赤銅色，結實的漁夫，把魚網給投下來。大夥兒看網子裏，只見斷片的海藻及一些小貝殼纏住着的。

「眞是的！這叫我們怎麼辦？……」

太太們嘆口大氣，這樣的凶年，三十餘年不見了！

這一位老漁夫，顯然以不滿今天收成的口吻說着，由船尾一躍而下。

「呀！噢！」地把船兒推上沙灘。

「爸！您今天能留得一命回來，我們就該感謝上蒼了！」

「什麼？你說什麼？」

「爸！您昨個兒晚上在外海打魚，昨晚的事情都不知道？…新祥哥的船兒翻了，不知被什麼東西！」

「新祥的！」

漁夫把推船的手放下來，目瞪口呆了。

「跟前一天的那一條船一樣！起火就？…」

「那！他們呢？…」

「只有新祥，搭在自己編皆竹筏上，漂回來！…」

「噢！……」

「所以說：爸！您留得一命回來，這就該謝天謝地了！」

「這！對！對，留了一條命回來！這太好了！廖上進！」

在沙灘上的一個太太，點了頭，王伯伯，不知什麼時候，也走近廖上進的船邊來。

「上進！怎麼樣？…昨個兒晚上，豐收了罷了！」

「連一條小魚也沒有呀！這樣一連三天，我可沒飯吃了！…」

「唔！這樣一來，一定是那個？」

王伯伯停住脚步，看着下工具的上進……自言自語地道：

「……這一定是那個"金剛"又作祟了！」

在旁年輕貌美的小姐，皺了眉頭。

「爺爺！又是金剛！…這個現在的世界裏，那有金剛這個東西！…」

「妳倒不可把它看輕，古代的傳說，妳們要說傳說是虛構的！一定會懲

罰的呀！……」

王老伯瞪大了眼睛，看了這小姐。這島上的人，對小孩兒不「就範」皆時候，都以「金剛來了！」來嚇唬他。

自幼小的心靈中，這樣被「教育」的人們，長大了之後，還是聽到”金剛“就毛骨悚然了。大夥兒，聽到老前輩的話之後，把口閉了下來，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去。

這個時候，一架直升機，從海角的那邊掠過之後，在一塊平坦的草地上降落。機腹上畫有”大中華日報“的標機。

直升機停住了，機門開了之後，下機的就是記者林信原，島山的孩子們，看到直升機下來，一窩蜂地擁上去，林信原抱着一個大信封，走過沙丘，向村子那邊走。

「莫！……莫！……」

牛兒在平原上悠悠哉地，啃著草，大戶島上一片和平氣象。一會兒，新吉及他的哥哥，新祥也參加林信原的行列，走上沙丘，向村子走。

新祥在母親偉大的愛護下，很快就恢復了昔日的力氣，不過頭部的外傷尚未痊癒，還以白繃帶包紮著。新吉回頭看哥哥一眼就安慰着他。

三個人，走到沙丘的草坪上，爲了讓新祥，有休息的機會，坐下來了。新祥的頭傷，也許還會作痛，摸摸繃帶，以心猶餘悸的眼光，侃侃地談：

「我……我的眼睛看到的！……牠一定是一條生物。牠一定還在海底下作威作福的。所以，現在我們……連一條小魚也抓不到？……」

「但是？那樣大的東西？……」

林信原，在心底下笑了。（……新祥！……你在那一次頸部的受傷！……連想法也變了！……」

「新祥！今天的世界裏，那有那樣的生物？」

新祥聽了記者、林信原的否定生氣了，忽然變了臉色。

「所以，我聲明在先！我不願意把它講出來！」

新生也察覺到新祥哥哥的意思，這個時候，林信原卻低着頭，看新吉而來。他是在臺北認識多年的朋友。但是，現在卻把我”受傷“的哥哥給觸怒

了。心底下憤恨油然而生。

「走！新吉！既然說實話也沒人相信！……走呀！……」

新祥敦促弟弟新吉，站上來，拍拍屁股掉頭就要走了。

「喂！喂！等一下！……」

記者，林信原，看他們這樣的「乾脆」舉起右手想阻止他們。但是給新吉的炯炯目光給凝視之下，只好退縮。新祥、新吉兩個兄弟，循着原來的路線囘去。

「渾帳！連開個玩笑也不行的傢伙！」

林信原把拿在手裏的鉛筆去搔個頭，罵個"渾帳"！

～～～～一件令人恐怖、擔心的事，發生在白天。只要努力工作，一切的事兒都可給忘了。但是發生在一片漆黑夜裏，這事情就可大了，村子裏的年青伙子集合了，話題就自個兒向「那個東西」的身上去。

「半個月前，我在海灘上打魚。忽爾看見外海的水平線上，有一條白線向東西拉，我感到有異，注視著它……以為鯨魚或大鯊走過我們的外海……

但是倏爾不見了！」

「噢！眞是！令人不舒服呀！」

「我囘到家裏想。我認為那個東西，一定是不明國籍的潛水艇……對……對！在波浪的前頭有潛望鏡一般的"棍子"凸出海中？……」

「這……沒有到外海去看看就沒法知道這囘事，但是……如果不幸碰見這種煞神，一定沒命！」

走到煙酒小商店的前，一位村子裏的老前輩，陳天助先生，又說道：

「一那一定是，我們島上的人所說的"金剛"我們小時候，公公所說的東西，完全吻合。……我公公說的金剛……牠的外皮如鰻魚皮一般的東西所覆蓋。……粗糙，有疣的外皮，有鐵皮一般堅硬……如果站上來就……」

天助先生為了以東西比畫似地，掃視四下看了廟後那三十公尺，綽綽有餘的大檜木道：

「牠一定比那檜木高大！……是個大怪物！……」

村子裏的人，不管男女老幼，只要這個話題上了，不知不覺地起了雞皮

疙瘩，戰慄不已。不約而同地集合到廟的廣場去。在廟的廣場前篝火，作消災解厄之神樂舞。廟的大殿中央，坐著村長，公所的秘書……村子裏老長輩都來到。

參天的大檜木，樹梢給強勁的海風吹拂著。咻！咻作響。地面上篝火的熾烈火焰，把陷入恐怖中的人們給照射出來，人人毫無血色。

”嗶！嗶！嗶嗶嗶！……嗶！……！尖叫的笛聲，愈來愈快。一條”獅子“把又長又黑的頭髮散亂著，腳踏”咚咚咚！咚咚咚！地腳步……有如蒸汽機關車出發的！

忽爾又來了一個，更高更強的”嗶！“的一個笛聲，所有的舞步就停下來，那一條”大獅子“把頭垂下，散髮給向上揮，裂至耳邊的塗紅大口……以炯炯目光把村人注視著……村子給這一刻嚇住了。

「哇哈哈哈！」

忽然有人在後頭笑，村民們回一看。

「咈咈！……」

新聞記者，林信原看了他們的這種”原始化的化災解厄“不禁地捧腹大笑，無法抑住它。

村子裏的人，連這種無意的笑聲的會敏感的。

村民們知道，這是早晨搭直升機來的大中華日報記者，林信原就放下心似的。但是，因爲他的笑聲帶著”嘲笑“意味，村民們激起公憤。

這個時候，又聽來”嗶！咚！咚！咚咚咚！嗶！嗶！“一陣強烈的波笛聲，神樂舞又起，人人把精神集中，一本正經地舞著，似乎要”求救“般！

林信源看了他們的神樂舞放下心似地。走近前面的一位老漁夫身邊，問道：

「老先生！到底什麼叫做金剛！」

「噢！這個東西呀！……這是一條龐然怪物！牠把海中的魚兒吃光之後，登陸來吃人啦！我們的老人，如果打不到魚就”責怪“金剛作祟，必須選擇一個年輕貌美的小姑娘給送去，祈求”魚獲量“大增……但是，這些習俗。不知在何時自個兒消滅了。現在兒年時候，只有舉行這種”神樂舞“來消

災解厄！……」

「噢！爲了驅邪！……」

林信原聽了老先生的說明毫無意義地把手給揷進口袋，以鞋尖踢走了前面隆起的沙堆！…在心底下嘲笑了。（……如果說，眞的兇年是金剛作祟的。使用這種"迎神賽會"就可遏止牠的害？）

林信原看他們一本正經的"祭典"愈看愈發笑，幾乎同西部的印地安人同，太可笑了。

「一上蒼！天神！請！保…護…大…戶…島……」

幾位巫婆似的老婆婆口裏唸着咒文。

神樂舞！愈舞愈起勁，幾近狂舞，村民們邊舞，邊把手合掌於胸前，祈禱、哀求的眼神…跳個不知疲地。

巫婆們的祈禱咒文又喃喃地聽見。

「一上蒼！天神！請……」

沒有一個人回頭去看她。因爲沒有必要回頭去看，整個村子裏的人們，同心同德，同樣祈禱著。村民的腦子裏，現在只陷入恐怖之境。爲了消災解

厄。而祈求上蒼幫助的一念，其他的什麼都不想了。有的更虔誠的，已經把頭部着地祈求。

就林信原而言，他們愈正經愈可笑。

「哇哈哈哈哈！」

信原想用手去掩住，這個時候，有人喊道：

「渾蛋！誰呀！」

林信原給這尖銳的叫罵聲愣住了。一個年青人，從"跪地求神"的行列中站上來，他就是"楊新吉"他隔鄰的祈禱者又站上來，頭部包紮著繃帶，一看就得知他就是楊新吉的哥哥，楊新祥。

看楊家兩兄弟，已經捲上袖子"興師問罪"在附近的年青伙子也給站上來……向林信原挨上。

……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忽然撞頭看年青人的老前輩，大叫了。

「喂！那隻掃笆星不見了！」

大夥兒擡頭一看。一陣強勁的風吹過古木的樹梢，吹落火堆，把它的火花都吹散了，氧力一加，劈劈拍拍作響。

「這！…糟糕了！……」

中午時分在煙酒小商店遇見的天助老先生，跳起來了，大喊道：

「糟糕了！糟糕了！」

村子裏的「老大」認爲這將是大難臨頭的時候，一犬吠之，萬犬附和，廟前的廣場已經給這「遺失掃把星」而沸騰了。

「健民！健民呀！……快回來！」

「媽！媽媽！……」

「姊姊！姊姊！我好怕！……」

呼喚母親叫聲！叫孩兒悲痛的聲色……頓時成了人間地獄？……在恐怖中人人陷入混亂。

”呼！呼！呼！“一陣陣強勁的風，愈吹愈有勁，兩三人才能環抱的木檜木，給這突如奇來的大風暴吹得彎腰九六度，幾乎被折斷。

一陣”黑色旋風“在漆黑的天空中肆虐着—咻！咻！……這吼叫聲，把村民們給懾服的。……

”砰！拍！……“村人給這個”威風“壓制逃命的時候，那大檜木由中腰”斷“了。

村民們逃散了，新吉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來的，氣喘如牛，站立了十來分鐘，這喘吁吁的氣也還不能靜下來。

「祥哥！我……我覺得……有……有兇兆……我的鼓動太大……不能靜下來！……」

「新吉！說不定！」

「說不定會怎麼樣？」

「不一定那個東西會上來？」

「那個東西？……」

「對呀！那個晚上，我的船翻的那個晚上……也吹著這種勁風。風速四十公尺是有的，這種勁風奇怪！帶著粘性似地……」

「但是！卽使會上來！會到這個小島來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牠是找著食物而來的，如果上來。凡是，可吃的

東西，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抓到手就要你的命了！」

一家三個人，母親爲中心，右側有新吉，左側則哥哥新祥。新祥哥顯然戰慄著。

「林信原的這個傢伙！我們衷心祈求神祇求援，他卻把我們笑得開心！……這個沒有給顏色看怎麼行？……」

母親却把兩個兒子的臉色給比較看看，顯得焦立不安，站上來之後，把神燈點上了，跪下來就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爲了求神保佑自己的兩個心愛的兒子，母親的誦經聲已經不成聲。

「渾蛋！這個東西，怎麼可以讓牠在這個世界，橫行霸道！好！我爲了水難救濟所的榮譽也得！……」

新吉的一股熱血逆流了，奮然厥起。

「一祥哥！請放心！這並不是國家與國家之爭，人與人的戰爭是有限制的。但是，這一戰是與畜牲之仗，即使牠是如山一般大，只要我們看犀利的

大砲。它就毀了。」

「新吉！你要知道！如果照你的意思。可以打如意算盤的話太好了！那個傢伙一動！…風速四十公尺是沒有問題的！……」

把眼睛轉到窗門去，聳著耳朵聽著。

「牠放出的風聲是吼叫的！」

新祥哥哥把新吉看了一眼。

「什麼呀！」

「哂！……」

「……」

「新吉！你有沒有聽到怪聲響？……」

「噢！有！有！好像笨重的脚步！向這一邊是來似地！」

兩位兄弟的視線吻合了。

「新祥！新吉！」

母親也似乎察覺外頭有異樣。叫了兩個兒子的名字就把兩手給抱在胸前

，不知所措。

那個笨重的脚步聲，一步步地挨近來，那不知什麼”東西“踩下一步，房子都動了。

「咻！」的一聲響，一陣勁風吹過去。同時”霹靂咱啦！“一陣不尋常的聲音。立即察覺得知，那是房子倒毀塌毀滅的聲音。

如地獄裏”求饒“的聲音，隱約地給聽來。

新吉，再也無法忍耐下去，走近自己的桌子，把抽屜一開，從未在料理魚兒的”刀子“拿出來。抓在手裏就向外跑了。

母親看了新吉跑了，從後面喊叫：

「新吉！不能出去！……新吉呀！……」

但是年青力壯的孩兒，新吉，媽媽想給拉住他也拉不上，新吉卻向那一邊猛衝而去。

「新吉！」

新祥看弟弟，新吉太冒失了。開了門追上去的刹那。

「啊！……」

新吉的尖叫聲，含着驚愕與哀叫，衝破了黑暗的風暴中。

「新吉！怎麼啦！……」

新祥不顧一切向前衝，爲了救自己情同手足的弟弟，但是脚給踩出一步

「哇！……」

又一陣尖叫聲，新祥不知給什麼彈走一般衝回屋子裏來。

「媽！糟糕！」

想把母親拉到自己的後邊掩護的時候「吧哩！吧哩！」一陣強烈的崩塌聲，天花板給落下來，母子給撞倒到地板上，一股勁風吹上來……

新吉把頭擡起來一看，鮮血淋漓……

「媽！…媽！…祥哥！…祥哥…媽……」

新吉邊叫，邊爬近自己的”家“方向

(4) 金剛出現

在立法院的院會裏，請來了不少證人，召開緊急措施聽證會。
在各政黨委員代表的前面—證人臺上，大戶島的村長，在這個大場面裏，非常緊張的表情說明着他的「所見所聞」

「—房屋全毀的三十二戶，半毀十三戶，死傷者四十名。因爲一片漆黑的黑夜裏，加上風速約四十公尺……所以……」

各委員代表也靜聽這一位村長的說明。

委員長從文件上擡起頭來向村長問道：

「你們文件上記載著家畜被害的情形……這是！」

「對不起！我忘了！牛十二頭，豬八頭死亡！」

委員長，點了頭，把鉛筆給動了一下，說道：

「請下一位證人上臺！」

村長把證言說完之後回到證人席坐下來，如釋負重般地，村長之後上證人席的就是一個頭部包紮著繃帶的楊新吉。這一位"幹練"的青年並沒有被這一個大的場面"吞噬"下去，一點沒有畏首畏尾地，據實回答。他以有勁

、忠實的口吻。

「—我們絕對不能虛構故事！那一個晚上，不僅是風大浪高，那是"人造型風暴"我相信那個是"生物"……我的哥！……」

這一位證人，楊新吉說道這裏，悲從中來，眼淚奪眶而出，聲音也哽咽下來……

「……我……我的哥……哥。終於被那個東西幹掉了，在死亡以前，海上的戰鬥中被力大無窮的那個東西襲擊……他要逝世之前說了，那個東西，就是以前看過的東西……」新吉的陳述到此，已經因嗚咽而不成聲。

聽證會場裏的各地方，掀了同情之聲，或嘆氣，或爲此淌下淚珠……特別是旁聽席中聽來啜泣之聲，似乎已無法掩蓋住自己心情的「人」有人回頭一看，他就是榮光號的犧牲者，林武雄的妹妹，林喜幸。

新吉，無法抑住悲哀而下去。接著上臺的就是"大中華日報記者，林信原"。

「我在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到大戶島去，想調查一些比較可靠的資料，我

身爲一個新聞記者，根本無法相信島上傳說中的”金剛“的故事」。

「但是。現在，我要陳述的事，恐怕給各位以爲這是”離譜“的說法，但是從房子的毀壞方式。直升機給弄扁的情形來推斷，這是某種生物的足跡無疑了！……。

幾位證人都認爲”大戶島“發生的恐怖事件是因某種生物的所作所爲。幾乎可斷定，這是不明正身的鬼東西幹的，在委員席的委員們也不知不覺地變了臉色。

唯有委員長卻處之泰然自若，向列席座的李山根博士伸出邀請的手：

「我們在結束之前，請古代生物學的泰斗，李山根博士來說明對這一件事的看法！」

委員長的邀請聲未完，喝采之聲由四下而起，一位白髮皤皤的學者—李山根博士站出來，侃侃地道：

「……我未曾做過實地調查，在此地要陳述我的淺見，這恐怕流於”紙上談兵“之譏。爰之，我不敢否定，更不能肯定這種生物的存在！因爲大家

周知的事實而言，喜馬拉雅山脈中，有雪人的足跡。但是，這一個”謎底“到現在尙未被揭曉，何況是被學者之間視爲”被關閉的地球上的口袋“之稱的海底下，隱藏著怎樣的秘密，……這就令人難予想像的！……」

這個小小的地球上，不知還有多少秘密給藏在世界裏？……這倒是沒有一個人可得知的。

爲了探索這一次的秘密，我國政府方面，決定派出”海鷗號“到大戶島去作實地調查。調查團長爲古代生物學的權威學者，李山根博士充任之，選上了一批斯界的新進，加上中國水難救濟所的體驗者，勇敢而機智的楊新吉君等，一行二十餘人決定成行了。

李山根博士的掌上明珠，李惠美得知這個消息之後，立卽向”團長爸爸“請求准許如同行。

經過幾次折衝，得父親允許。以「團長助理」的名義參加探險團去。

一方面，楊新吉而言，他根本不知道李惠美就是團長，李山根博士的令嬡，更不知李惠美也會參加這一個隊伍而去？

「惠美！妳怎麼也來到這危險的地方？……」

楊新吉在揚帆待發的甲板上，見了李惠美，走近去問她。

「咈咈咈！我聽了新吉兄也參加探險隊，所以請求父親允許我去！……父親到最後准我以"團長助理"參加的！……」

「父親？嗯！李山根博士就是你的父親！……」

「是呀！他就是我爸爸！……」

惠美向歡迎的人群揮手示別，左手裏的手帶一直伸長，她拉著一端，人群中有個叫"蔡允澤"的。輕輕地向這邊揮著手。

李山根博士也來到女兒惠美的身旁，向歡送的人叢揮手示意。

「蔡允澤」他是個藥物化學家，爲李山根博士的得意門生，因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一次戰役中，不幸失去了右眼，而且右半頰也因燒夷彈灼傷。掛上了"勳章"這一枚永不磨滅的勳章，給人的印象是「冷酷」的。

蔡允澤在復員之後，致力於學問，在藥物化學方面建立了自己的領域貢獻人類，他深知予人的印象爲冷酷，爰之憧憬着爽明、活潑、天眞、快活的

人，因此承蒙恩師李山根博士的寵，同時自己也疼着老師之女—李惠美。

「布！……」的一聲，紙帶斷了。

「哇！」

但是，惠美卻舉起右手揮了。

「再見！再見！我們要走了！……」

充滿了活力的喊叫聲，越過海而去。但是蔡允澤是聽不見的，露着悲痛的表情，連綻了口也沒有。

「昆！昆！……」船滑出港口，一帆風順地進入外海。如果，這不是要去大戶島的危險海域去的話，多麼快樂的一次航行。

「爸爸！這個人就是在一次爬山時認識的朋友，楊新吉！」

「噢！你就是新吉呀！惠美承蒙你關照了！我是李山根！」

「李山根博士！久仰大名！請多關照！」

「你的傷？好一點沒有？……」「托福！托福！」

「這一次！就是復仇戰！請盡心盡力幹呀！」

李博士，拍拍新吉的肩膀，勉勵有加，同時要全體隊員着上"救命衣"博士看了惠美一看，向她輕輕地道：

「蔡允澤先生來碼頭歡迎！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從來很少走出實驗室的人……竟費了時間？……」

惠美被父親的話不得不把頭給歪了過去。

「……說不定他就是訣別而來的！……」

「爸！怎麽說了這種話？……」

「因爲，我們現在要去的是"危險海域"所以有萬一的情形，這是沒有一個人敢保證的！……」

惠美忽爾把視線轉移到海面上，雖然決心而來，但是高大的波浪，看在眼裏，不覺地毛骨悚然，向父親問道：

「爸爸！這個世界上，眞的還有那樣大的龐然怪物嗎？」

「這！爲父親的也無法肯定！」

惠美，不能得到滿意的回答，只好注視著海面，一波一波捲起的波濤。

新吉則站在甲板的船橋下，不離望遠鏡，注意四下的動靜，新吉臉頰的肌肉引起了痙攣。

不一會兒，海鷗號的前面出現了探險地，大戶島。已經把它的輪廓給浮上來。

新吉眼看自己的故鄉，悲從衷來。但是，不由得，這悲憤將化爲力量，親如手足的新祥哥哥，給那個怪物，活活打死。

「哇！……這太厲害了！」

「哅！眞是！」

探險隊一行，二十餘人，靜悄悄地上大戶島，大夥兒看了斷垣頹壁，不約而同地驚叫了。

大家在親睹慘狀之後才領略到事情的嚴重性，直徑三十公分大的大支柱也給折斷了，門、窗也不知飛到那裏去？

村長的嚮導之下，探險隊一行，先到背山面水的公共墓地去，紫色的香煙繚繞於新塚，有幾十座新的坟墓，令人酸鼻。

惠美走到每一個坟墓前都合掌叩頭，祈求冥福。

「新吉哥哥！……」

惠美擡頭一看，剛剛在旁的新吉兄竟不見了。

（…在那邊？…）想喊出來，又因覺得地方不對，把它”收“回去。

「媽！哥哥！……請……」

惠美靜靜地站到新吉身旁去，動了心弦而哽直了。

新吉，並不知道惠美靠近身旁，合掌爲母親、祥哥虔誠地祈禱冥福，兩手上淚珠一直淌下來。

過了片刻，探險隊一行，分爲兩隊「探險」去，李山根博士的一隊，由楊新吉、林信原爲嚮導，把被害地區給走一趟。被毀去而未整理的家。附近的被毀民房……都一一給做詳細的觀察，拍照。

另一支，由郭俊明博士率領的探險隊則到崩潰的井旁，以測驗機測驗核能反應，村子裏的老婦女，孩子們，圍攏過來，投以奇異的眼光，看着他們的測驗。

郭俊明博士的助理，發現這一口井水，竟有”放射能“的疑問。

「奇怪！……這個東西？……」

助理看了郭博士一眼，立即向圍攏的群衆宣布：

「請各位暫時不要使用這一口井！這是危險的！」

「糟糕！我們島上的水非常有限！……這又……」

近乎悲嘆的叫聲此起彼落。

「奇怪？……」

郭俊明博士側着頭：

「怎麼這個附近的水井有放射能的反應？……」

「老師！如果說，含有放射能的雨下來的話，那邊的井就沒有”反應“這又爲什麼？」

「對呀！這一點就是我不可解的？」

在新吉家附近探索的林信原，跨過倒下的椰子大莖指着馬路窪地：

「李博士！這一邊可清晰地看到！」

呼叫李山根博士，大夥兒看了一個大足印。

「噢！這個東西！……」李博士跳進裏頭去。

「林信原！我說這就是那個東西的足印！你相信嗎？」

「老師！這眞的嗎？」林信原瞪大了眼睛看了。

在旁的新吉以責怪林信原的眼光看着。（……你看！現在就可相信了罷！……）

「請大家看着！如果說，這是一種單純的山崩，這一個附近，應該堆積著大量的沙的呀！」

李山根博士的說明，新吉、李惠美、林信原都不約而同地看博士手指的方向，那一個懸崖地方，有的地方成爲赤裸裸地。

這一種"赤裸裸"的地方。有些樹木倒在其中，接連屋頂方面去，俊明博士一行也以「測驗器」爲伍頭，一直向前走，已經到這有「足跡」的地方

李山根博士、新吉一行。以驚奇的眼光，探着「足印的洞」俊明博士的助手大喊過來：

「老師！那個地方是危險的，足印洞裏的放射能最最多！……」

「什麼？足印裏有放射能？」

大夥兒爲了這一句話給詫異不已，俊明博士的助理回頭，向跟着來看熱鬧的村民喊話：提醒大家：

「請各位不要靠近來，這個附近是最危險的地方！」

村長及村子裏長輩，聽了這一句話，立卽設法"驅散"了村民：「大家請回家去！這個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回去家裏等著佳音！……」

村民散去之後，在這放射能區域，立卽打樁以繩索給圍上來，不許人家"越雷池"一步。

「這是！」

李山根博士，彎下腰，撿起一塊"東西"。

大夥兒走近去一看，既不像蝦，又不像螃蟹的東西，是甲殼類的一種生物。

山根博士看了這個東西給愣了。

「惠美！妳看！這個東西。學名叫"托里洛拜德"就現代的學術研究上。這是被認爲已經滅絕的"三葉蟲"之一！」

「噢！」

「老師」

由洞上俊明博士喊了。

「老師！不要直接使用手法觸摸它！」

李山根博士却連理也不理也，助手也跳下洞裏，把防護用手套給遞上去李博士，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把三葉蟲給丟於地面，把手套套上去之後，再把"它"給小心翼翼地撿上來，放進小籠裏。

「老師！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記者·林信原探頭來問：

「喲！這個東西！這是大發現！」

李山根博士不再說了。但是，大夥兒卻常先恐後地探看小籠子，要爭睹它的"丰采"。

第一天的調查工作，比預期的收獲大。

以帳幕搭建的「調查本部」前面，燃燒了火堆，由年輕力壯的團員來輪流看守，戒備森嚴。新吉則跟惠美，相偕在帳幕周遭散步。

「李博士有什麼特別的交代嗎？……」

「我父親說，不可隨便說出去。因爲一切的眞相能徹底明白之前，不要"輕率"地遽斷，新吉兄的看法是？」

「我也認爲，一切的事情還不明白之前，千萬不要隨便說話！」

「是眞的！」

「總而言之，這一次的事件是不尋常的。以普通的常識來說，太離譜了。假使說在海底下有比鯨魚大，而且力大無窮的"金剛"……牠怎麼能耐深海的水壓！…單就水壓而言，這是幾乎沒有可能的？」

惠美也不由得贊同這種說法。

這種話題，如果說對方是林信原，這個"多嘴"的記者的話，新吉是不會告訴他的，反而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有！海底下！有金剛！」

兩人正談論”牠“的時候，衝破了黑暗，聽來村子裏的”警鐘“。

「啊！警鐘！」

新吉一喊，惠美的防衛本能，使得她不由得把手拉上新吉粗大的左肩。

「什麼呀！什麼東西？…」

調查團一行的人也由帳幕裏跳出來。

「噹噹！噹噹！噹噹！」敲個不停的警鐘響徹於雲霄。

村子裏的人，已經手執刀、鎗、竹鎗、鋤頭……陸續地上山坡去。

調查團也以新吉爲先鋒，李山根博士、郭俊明博士、記者、林信原等…全體參加搜索行列，在伸手不見的漆黑中一直向前衝。

大夥兒，向前衝的時候，忽然由屋頂後面冒出一條”巨大“的金剛。

在黑暗中，牠卻浮現出牠的猙獰面目，因爲牠的身上被塗上”螢光塗料“放射出藍白色光線。

牠的口裏，已經銜了一條鮮血淋漓的大牛。

大家看了以後不約而同的尖叫”啊“！參與「戰鬥」的戰鬥員不寒而慄

，不知手措。

李山根博士一行及全體戰鬥員。現在，把那個”鬼東西“看得一清二楚。這是在這二十世紀看見的最龐大的怪物—巨獸。

「吧咭！」

李信原在這個時候，還是不忘本行。

這一條”初見面“的海中金剛。果然不錯，力大無窮，把剛剛的一條大牛吞噬了。又蹲下去。同時，一個漂亮小姐，已經在牠有銳爪的手掌上掙扎了。

「哇！」人人看了這恐怖情況，向四下逃散。

惠美也掉頭就拼命跑。但是，四下昏暗，一不愼，給踢上樹根，向前倒

「啊！」

這個時候，那一條海中超級”金剛“又打開牠的大口，向這邊猛撲而來

完了！一切都完了！惠美看了牠大開口，嚇得魂不附體，動也不能動，連一聲也不能發出。

牠！金剛卻把牠的猙獰面目給伸過來。
惠美的尖叫聲，新吉看了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如風馳電掣。跑上惠美身邊，把惠美抱上來，飛也似地跑下懸崖，連翻帶滾地，躲到大岩石下去。

「啊！」

「哈！……哈！……哈！……」惠美嚇得氣喘如牛，花容失色。

「惠美！沒關係了！只這個地方！已經安全了！」

新吉爲她撫了背，過了片刻，新吉把頭給探出來，這個時候，那吃牛、人不眨眼的海中金剛，已經不見芳蹤了。

「啊！好在！新吉哥哥！謝謝你！……」

兩人才鬆了一口氣，互相握緊了手”慶生還“。

「惠美！惠美！」李山根博士的叫聲。

爲唯一的掌上明珠而擔心的父親的呼喚聲，在深夜裏，引起了大回聲。

兩個人站起來，向這邊揮手。

「惠美！惠美！」

李山根博士，氣喘如吁吁地跑上山丘上。

「這一邊！這一邊」

村民們邊叫邊跑，他們的後面，又有一群人跟上。

由山丘上跳望着海面的村民們？……郭俊明博士及林信原等一行也上來。……但是，那隻”龐然怪物“只留下巨大的足印，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5) 奇異的三葉蟲

「允澤先生！研究發表會！這個東西就是令人厭惡的事！」

「是！」

「特別是一次的研究發表，因海底金剛的出現，說不定與”氫彈爆炸“有關……自然與關係國家，引起政治問題也說不定？所以？……」

「這件事……我十分可以了解的！」

一輛豪華船來轎車，由基隆南下。在高速公路上，向臺北方向馳騁。裏頭有李山根博士，及其助理女兒，李惠美、蔡允澤博士、助手臺有楊新吉。

惠美也揷上一口：「身爲一個學者，要把研究所得給裸裸地發表出來！這才是學者應有的使命。我們必須把它公諸於世，貢獻人群！在助手臺的新吉也把身子給上前，理直氣壯地：

「我也同感！如果治學的學者，拘泥於政治問題，那就無法研究了。是不是！蔡博士！…」

蔡允澤博士把新吉看了半嚮，有勁地答道：

「對！也許就是這樣！……」

「好！好！有了各位的後盾！我也安心多了！」

李山根博士把身子一搖。笑了。蔡允澤博士透過窗子一看到：「老師！」，他把身子向前一挪。

車子煞了，制動器”嗟！“的一聲停了下來，這裏是蔡允澤博士的家。

「蔡博士！又要躲進實驗室去？這……對身體是有莫大害處的……有的時候，到外面走走……對身體的健康是有益的呀！……」

李山根博士爲蔡博士的健康而擔心。

蔡允澤博士卻笑了笑就下了車。

「蔡博士！來玩！我下一次一定在家裏邀請各位吃飯！」

「謝謝了！惠美小姐！……」車子開了。

蔡允澤博士，一個人站在門口送走了他們一行，到拐彎角之後才回頭按門鈴。

「你回來啦！」

一位老婆婆出來爲他開門。

是個幽靜的地方，裏面的佈置，雖然陳舊一點。但是，都是著名的，有價值的古董，粘滿了廣敞的客廳，令人會穩重感。

蔡允澤博士，向地下室走，那邊有幾間實驗室。每一間實驗室都以笨重門扉鎖上。

只要把開關一按，各種化學實驗器具及大大小小的參考書，電視等，充滿在實驗室裏頭。

這個死寂的實驗室裏，似乎有個東西在蠢動著，在玻璃槽中，有魚兒舒舒服服地游著。是小巧玲瓏，極可愛的魚兒。

蔡博士，連寬下衣服也沒有地，坐到研究室的桌子，在未完的研究文件上動筆了。

——把蔡博士送回家之後的李山根博士，把車子直向立法院開，爲的是把前天的調查結果報告於專門委員。

正面的座位有李山根博士，他的後面就是郭俊明博士及調查團的幹部，惠美也因擔任，團長爸爸的助理與新吉並肩坐著，李山根博士站上來就滔滔不絕地：

「——距今約兩百萬年前是恐龍——翼龍、雷龍……的全盛時期，學術上稱它爲”侏羅期“但是……」

這個時候，幻燈上映上字幕。

「——在這一個時代到下一個時代，白亞斯中，非常稀少的例子，這就是在海中罕有的海棲爬蟲類要進化爲海上獸類的一個過程裏產生的中間生物，這一種看法，我想比較有根據的，這樣產生的動物，我們暫依大戶島民的習俗，稱之爲”金剛“——」

幻燈上映出了在大戶島拍攝的金剛的頭部，張開了大口，露出犀利的牙，幾乎由銀幕上撲打出來。

「哇！」在”報告會“裏的聽衆不由得喊叫。

「這一片幻燈，是我們在大戶島上拍照下來的，由這一個頭部來推察，牠的長度可達五十公尺之長。」

那麼由牠的壽命來看，並不是幾十歲、幾百歲的生物，這種老生物。又爲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出現於我國近海？就這一點而言，據我們的推論是這樣的。原來牠是平平安安棲息於海底下洞窟裏，與其他的海底生物，過着舒適的日子而相安無事！

但是，經幾次的”氫彈試爆“牠的生活環境被破壞了。換句話說，就是因爲人類的氫彈試爆，給”趕出安住之地“……爲了對生活，爲了討回公道……所以……」

坐席上，靜靜聽著李山根博士研究報告的專門委員之間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李山根博士雖然已得知，那些專門委員先生們起了”動搖“又接下去

「這個東西……就是要把我的話證實的證物！

頓時，整個場內。又恢復一片寂靜，山根博士指着幻燈的銀幕去。

「簡言之，這是由金剛的足印中發現，而撿回來的〝托里洛拜德．－三葉蟲〞」

幻燈的銀幕上給映出大螃蟹般的一種〝鬼東西〞博士又接著：「托里洛拜德－又名〝三葉蟲〞現在的生物學上，這是已經滅絕的生物。這一個時期前的甲殼類的一種。

「這種東西，竟由金剛的身子掉下來。還有一個，這個就是從三葉蟲的殼上發現的岩石片－砂了！」

幻燈的銀幕上又給換上另一個圖片。

「這一個〝岩石片〞是無可置疑的。可表徵侏羅期的〝紅色粘土層〞的紅粘土！」

這時，專門委員中的一個人，迫不及待似地，舉手向李山根博士發問：

「李博士！這怎麼又能與氫彈試爆扯上關係？」

李博士却面向這一位委員說了：

「這一塊粘土裏，已經以核能檢定器給檢查出〝放射能〞更以定量分析

得知它含有〝鈷九十〞。稍後。由郭俊明博士又有詳細的說明，換言之，在二百萬年前，被認爲滅絕的〝三葉蟲〞粘土中，發現含有大量的氫彈放射能。」

李山根博士語驚四座，又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

「請肅靜！請肅靜！」

委員長拍案叫了。

李山根博士又接著下去。

「我們在此，還要提出來的就是由〝金剛的身上發出來的白色熱光了。既然一種生物，能由牠的身子發出光線，這光線必定牠的身上具有〝放射性因子〞。牠之所以具有這種〝東西〞－熱能、光能……除了氫彈的試爆之外，沒有可能發生！」

李山根〝團長〞的說明完了之後。專門委員席及全堂內，又起了一陣騷動。

「請肅靜！請肅靜！」

委員長又拍案，要求肅靜的時候，有一位議員舉手，要求委員長准許他

發言：

「委員長！委員長！」

委員長，看了那一位委員。

「朱大山委員！」

委員長不慌不忙地請大山議員一聲。

「委員長！據李山根博士的報告，這一件事，事態嚴重。所以我請求愼重研究之後，再做處斷！」

大山委員發表了這種「愼重將事」的看法之後，整個議場裏發生了，反對之聲，甚至有人小聲謾罵。

大山委員也把議場掃視一下；理直氣壯地喊道：

「各位！請靜下來，用爲”金剛“這是因氫彈試爆引起的副產物……」

「對呀！牠是”副產物“！」

「所以，把這一種看法給發表出來！國際間將發生什麼樣的後果……這是不待贅述的！……」

「但是，朱委員！我們要知道！事實要歸事實！……」

「雖然說，事實，可是我們要知道，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如果輕率地發表它出去，整個國內引起恐怖、紊亂，延伸出政治、經濟、外交……等問題……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渾帳！你說什麼的！」

「什麼？你罵我”渾帳“什麼”渾帳“我一定要你公開道歉！……」

「我要反對公開！絕對反對公開！」

「不！不！堂堂正正地公開出去！……」

議場上頓時發生一陣騷動。李山根博士卻閉目沈思，連動也沒有，年靑的楊新吉、李惠美卻看著大家的爭執而窘了。……

到處都是”金剛“的話題，熱鬧極了。

「啊！這個世界……眞是令人厭惡……什麼核能鮪魚……放射能兩……現在又出現了一種海底金剛……這個東西，如果上來，我們可變爲什麼情形？……」

自臺北車站剛出發的尖峯時刻的上下班火車中，有兩個中學生，跟一個把前髮捲下而有笑靨的女學生交談著。

「噢！這個答案卻簡單！……妳這樣的美麗小姐給這個東西看中了，牠開了大口給吞了！……」

「這個？……我的父母是從氫彈的試爆中拾回一命，而把我生下來的…現在又……」

「我想，又要過著疏散生活了！」

「疏散！噢？要疏散到鄉下？」

「這到沒辦法的事！……現在的年青人……我們年青的時代……」

「喂！喂！什麼！現在的年青年？我也是老手呀！……」

「不！不！對不起！我也還記得！」

「你這個人太沒禮貌了！」

這一位女學生，把鄰座的中學生的肩膀給拍一下。

「噢！又要疏散呀！……這個社會又有麻煩！……」

車子要開了，兩位高中學生在車中，把書放在腿上，無心看書，談論著課外事」

「你看！有沒有消滅牠的方法？……」

一個個子矮小的，向高個子的同學說了：

「這……我也不知道！這樣的話，不僅是我們中國人，世界上的全人類都受了宣告死亡一般……」

他擡頭仰望，絕望似地……

兩人的談論中，濛濛細雨加上它的力量……愈下愈大。……

這個時候，火車站中的揚聲器播出了"緊急消息"。

「嗶！嗶！嗶嗶嗶！……」

這種"叫聲"是未曾聽過的。這一道聲音過去之後，播音員以興奮的口吻道：「現在報告臨時消息：

本（三）月四日，在北緯××度，東經××度×分的海面上，遠東貨輪公司的油輪"光榮號"（五百三十公噸）沈沒了。

現在在東徑××度及北緯××度至××度給連接起來的海域上，攻擊艦隊，正以水雷攻擊，出現的海底金剛……在附近航行的船舶必須徑各自注意？在車中、車外的人，在瞬間陷入恐怖的邊緣。

（——眞地來了！牠到底是什麼東西？……）

——在大戶島的探險回來之後，楊新吉與李家的關係，已經有急速的進步，爲李家的常客，常見新吉在惠美家出入。

有一天，跟水難救濟所所長，詹水火先生訪問李山根博士去，大夥兒在客廳裏，談著那恐怖的"大戶島之行"時，女傭"阿菊"變了臉色衝進來，氣喘吁吁地道：「現在中央廣播電臺又廣播，最新消息！」

「又來了！混帳！……」

在客廳裏的人們又愁眉苦臉地，新吉。這年青的喊了一句：「畜牲」坐下來。

李山根博士卻只能把眼睛閉下來，沈思著。但是，已經把"殲滅金剛"爲己任的老博士，他這幾天來的確爲它憔悴了，臉色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臉頰上不斷地痙攣著，非常清晰可見。

新吉站上來，把電視開關轉了，十艘揭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大小軍艦，在海面上馳騁著。

"沙"的一聲響，海面上起個大浪，十艘軍艦，同時發射水雷。

「哇！幹了！幹了！……」

當年幹過海軍的所長詹水火，拍手大叫。

「這個太好了？這才讓人過隱呀！」

「不過！他們皆水雷攻擊，能把牠消滅了嗎？」

「新吉兄！如果能消滅這個鬼東西，就是能爲母兄報一箭之仇了！」

「混蛋！我也能跟他們去的話多好！」

這個時候，閉目沈思著的李山根博士，站上來之後，默默地走進研究室去，廳裏的三個人，目送著他。

「爸！爸爸！」

惠美追著父親而去，新吉却看著水火所長，詫異不已。

「不知是怎麼的？」
「嗯！」
詹所長回頭看了新吉。
「這……說不定，李山根博士是位生物學家，所以不願看"金剛"死於水雷下？……」
新吉，聽了這想也不想不到的"新鮮話題"給愕住了。
「—但……但是。雖然是生物學家，……把這……對人類有害的東西給放着不管……恐怕要危害世界……」
「哂！……」
詹所長把右手給揮高，要新吉不說話，惠美正在敲父親研究室的門。
「爸！……爸爸！……」
但是李山根博士卻沒有回答，也沒爲她開門。
惠美，已經煞不下去了，自個兒把門推開，裏面一片漆黑。
「爸爸！……」

把開關給按上去。父親的研究室裏堆滿了化白類，爲各種書籍堆滿的有掛椅……爸爸在這椅子上深坐著。
「爸！」
父親的背影一動，說了：
「惠美！讓我安靜一下！……」
「……」
令人感動的一刻。敬愛的父親，說了：「要安靜一下！」她再也不敢打擾了。
「惠美！……」
父親從後面叫住了她。
「是！」
「把電燈熄了罷！」
「吧咭！」開關下了，惠美無聲無響地把門給關上來……走了。在黑暗中的研究室裏的父親，不知作何思路？……

(5) 地下裏的實驗室

到澎湖去的澎湖輪遊覽船，逐漸離本島而去，高雄市鬧區的七彩霓虹燈也漸近漸遠，它在美妙的海浪旋律包圍下，划出高雄港了。

人，到底是人。但是，說也奇怪！如大戶島的金剛出來”吃人“的時候，畏首畏尾地。但是，事情過了，又要玩的時候，把過去的一切都又給忘了。完全在吃喝玩樂下注功夫，全給放在腦後。

甲板上，三五成群，奇裝異服的裝扮入時的男男女女，「卿卿我我……陶醉在一起，中央的臺上，五個樂手，穿著整齊的制服，奏著南國情調的歌兒，娛旅客。

在船首方面，千杯不醉的「酒桶」把啤酒一瓶一瓶地開著。整個嘴角都掛上泡沫，藉酒氣，諜諜不休。

「──你看！夜裏的海是多麼地羅曼蒂克！……」

「──眞是！美麗極了！高雄的萬家燈火也不見了！」

「──四下一片漆黑！好像去本島遠了！……」

「噢！你看！……你看海上也有”螢火蟲“呀！……」

「啊！…漂亮的海！……」

年青的一對，依靠著甲板的手，看著海中的奇景！

「你看！那個螢火蟲跟著我們來呢！……奇怪？那是螢火蟲嗎？……」

「噢！成群的螢火蟲！」

「美麗極了！但是有點奇怪？怎麼螢火蟲成群在海面上游泳？……」

「眞的！那邊起了泡沫！」

這一對情侶依偎而去，藍白色起了泡沫的水面，忽爾造成漩渦，給捲上龍卷……隆起之後……一條長而粗大的東西，向上空冒。

「啊！金剛！……」

那些陶醉在海面夜景的，喝得酩酊大醉的，在船首卿卿我我的一對對情侶……所有的旅客都站上來！

「哇！……」

「金剛！……」

恐怖、尖叫的叫喚聲……幾乎把船兒搖翻了。臺北方面，因接到澎湖輪的無線電。立即成立了"對策小組"到黎明時分，來詢問的。陳情而來的……走廊上。大門口……到處都站滿了人群。

七時左右，在大門口停靠了一輛黑色豪華轎車，車子停煞了之後，一位五十開外的紳士，穿著香港衫，下著淡褐色褲的紳士下了車。這是當代生物學的泰斗，李山根博士。

他進入大門之後，穿過人群，走進本部去，到了本部一敲門，海上巡邏隊部長，親自來迎接，部長把李山根博士給帶到海上巡邏隊，司令室去，司令官陳安保、副司令蔡民生已經等久了。

「……這…倒是令人傷腦筋的事！如果沒有快一點設法……李博士，國外航線也必須暫時停航了！……這樣的話，原油、貿易……一切停頓！影響國計民生至鉅。這是不待我說明的……李博士…是不是有個妙案？……」

「這……倒…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李博士連莞爾也沒有，只把陳安保司令注視著發呆，在旁的副司令，蔡民生卻一言不發，只把紙煙吸着，看李博士不說話就開口以哀求的口吻：

「李山根博士！我要開門見山地請教？怎麼做法才能把"海底金剛"給一刀兩斷，為民除害！我們就是要請李博士……這一點罷了！……」

李山根博士聽了副司令，蔡民生少將的話，似乎給激昂了，毫不思索地高答道：「這……我倒沒辦法！……我們知道，牠受了氫彈的"洗禮"還可以保持生命的牠，我們有什麼好方法對付牠？…因此，要撲滅牠，必須先了解牠那不可思議的生命力……這才是當前的急務了！…為世界人類的生存，這是給我們中國人唯一的機會了。……我是怎麼想的……司令官……請……」

～～～今天是周末，上班的人們而言，這是渴望著五天半才來臨的。只要十二時的下班鐘一響，大家就飛也似地離開上班場所，各自往自己的計畫地去。

新吉也不例外，十二時下班鐘一響，他也「直達」惠美的家，李山根博士邸去。

李山根博士於早晨，一大早應邀到海上巡邏隊去”建言“在同樣性質工作的水難救濟所工作人員之一的新吉，怎麼會不知道的？

前天，跟所長、詹水木同來李博士家，所長說”李博士是個生物學家，所以……不忍殺”牠“，新吉已經感到不太合”口味“。今朝又直接聽到”博士“的觀念、想法。愈想愈無法了解博士的心底下了。

如果，這種話是別人說的，立即提出抗議，予以辯駁。但是這一位竟是生物學的泰斗，又是在”金剛“的前面共生死，同患難而來的，而且現在以「養父」尊之！怎能提出”抗議“……新吉，為此苦惱極了。

（……我的母親、哥哥……都死於妳的爪牙裏……恨之入骨的傢伙……怎麼可放過妳……）

李山根博士，應該最了解我心境的。但是他卻主張：

「豈可殺”金剛“！這是違背天理的！」

（我最尊敬的老師！竟不能體會我的苦衷……我被牠害得好慘了……因為牠……我變成天涯孤兒……今天……老師卻沒有把我的事兒放在眼中！

……）

越想越氣！……把熟路不走。不知怎麼走的。不知不覺地走到李博士家門口了。走到後門，敲了門。女傭在洗濯。

「噢！新吉！」

她的臉色蒼白，瞪著站立於門口不動的新吉。

「午安！老師在嗎？」

「在！大概在他的居室！」

新吉卻不請而入。他把居室的窗戶全部開放，戴著老花眼鏡，把報紙擡得高高地看着。

「老師！午安！」

「喲！新吉呀！你來啦！進來！臉色不好呀！怎麼啦！」

就平時就為我關心的老師，今天卻特別感觸良深。

新吉把將奪眶而出的淚珠給抑制下來。故作壯膽之向老師「頂撞」而去

「老師！今天是有件事，特地來請教的！本來不想來了。但是……」

「……」

李博士，到底是個世故經深的老手，把新吉注視著。……他把那副老花眼鏡給取下，深深的皺紋，充滿了慈愛。

「新吉！我也認為你該來的時候了！……」

「什麼！……」

新吉的心底下，想〝反抗〞（……你講什麼鬼話？……）這個情緒擡頭了。

「我早晨發表了那一種言論，我認為最先會來〝興師問罪〞的就是你！……我猜中了！……」

「嗯！……」

新吉的心底下，全給這一位大學者看透了，這樣對尊敬的長輩，忽爾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本來以〝絕交〞在所不惜的，為了報〝母、兄之仇〞而來。

（如果老師，在這個時候大喝斥責一聲！年青的！懂得什麼）這樣的話

，我要轉變話題就輕鬆了，我一定可回答老師：

「老師！處處為我着想，我卻變成了一個背叛者！……老師！請原諒！……」

在心底下大聲喊了，在兩邊紅潤的兩頰上，不由得淌下了兩條淚珠。這個時候，惠美邊喊邊走進。

「新吉哥！什麼時候來的！怎麼沒告訴我！」

新吉，慌慌張張地把眼睛揉了，「啊！瞌睡極了！」

為了躲過這尷尬的場面〝故作姿態〞。

「新吉兄！你來久了！」

「不！沒多久！不過妳在彈鋼琴！我也不便打擾，所以……」

「噢！對不起！對不起！我是三流的！……」

「哈哈！……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沒關係呢？」

「哈哈！」

「哈哈！……」
大夥兒笑了，笑得很爽朗。女傭，阿菊端著紅茶來。道：「小姐！有個叫"林信原"的，想要見妳一面，在大門口等着！……」
惠美把阿菊遞過來的泡有橘子果汁的紅茶以雙手接過來。
「我！奇怪！怎麼找上我來呢！……要找我爸爸，或是新吉兄的話還有意思！……但是。怎麼會找到我身上來！……」側着頭看新吉一眼，新吉也苦笑了！
「他是不是那一個大中華日報的那一個？」
還是存疑著。
「我也不知道！……」
「好啦！請他進來呢！……」
阿菊出去之後進來的就是那常在手裏抓住一頂帽子白大中華日報記者，林信原。
「午安！楊新吉先生也……」

「喔！久違了！」
兩人在寒暄後，坐下來。但是，這一位記者卻自"大戶島之夜"之後，對新吉是非常歉疚的。今天，他似乎帶著難題來，看他的眼神，好像不願與李山根博士、楊新吉接觸，所以說話也不能歸正傳。
惠美察覺知他的心地……
「林信原先生！我們到另一個客廳去！」
說着站上來，走在前頭帶他到另一個客廳。
「對不起！今天我有些要事來請李小姐幫忙的！」
「有什麼緊要的事！只要我能做到的話！」
「我本來到蔡允澤博士那裏去？吃了閉門糕！所以我想麻煩他的同期、同班的詹水火所長，替我介紹，與他認識……這我又恐怕……被趕走，所以……我想到的就是妳了！如能爲我介紹！…也許……詳細的事情我可以再說明……不過事關緊急，所以！特別麻煩一下……爲我作個介紹……」
這個時候桌上的電話鈴聲響。

「對不起！我！……」

把話機拿起來，一聽。

「——噢！前天……對不起……嗯！嗯！現在在這裏……我不知道！……好像有要緊的事？……是！是！我父親是不會說的……是！是！好！好！……再見！

惠美把電話放下來，向林信原道：

「詹水火所長說”可以來“！」林信原笑了。

「噢！這太好啦！詹所長是個好人！……麻煩你了！」

林信原爲了隱藏自己欣喜欲狂的心緒，向惠美來個九十度的最敬禮，同時把自己的東西給抱上來。

惠美到父親的居室去，向父親及新吉說了一句，帶著林信原到蔡允澤博士那裏去。

到了蔡允澤家，蔡博士在”被逼“的情形下，請他到客廳，伸長的頭髮，爲了掩飾臉上的”傷痕“如果第一次見面的人，都以爲烱烱的目光，無比

陰險，令人毛骨悚然地。

「這……你就錯了！那不是我！……你再詳細調查看看？」

記者，林信原詫異不已地：「奇怪！我得到的消息……蔡博士就是…」

「對不起！林先生！你所說的，完全與我的研究無關……」

「原來就是？……我們報社，派駐瑞士的特派員，直接從那一位德國學者聽來……依照他們的說法。如果蔡博士依照您的計畫給完成研究工作的話，中華民國的”金剛殲滅“對策也毫無問題，只要一舉手之勞就可把完成了！……」

林信原兀自不相信，注視著蔡博士。

「我沒有一個德國朋友呀！」

「……這…對不起！我以爲……本報的特派員，恐怕聽錯了！……」

林信原不好意思地。

「……蔡博士！現在主要的研究是？……」

「現在……沒有什麼！」

「對不起！打擾了！」

「對不起！對不起！不能有所貢獻！……」

「我們走了！」

「我還幾件事待辦！所以……」

「噢！好！我先走！」

惠美給送到門口。

蔡博士，在屋裏一個人，不知想到什麼，愁眉苦臉，苦思似地。

惠美回到室裏，看了蔡博士的愁容，在心底下未免吃了一驚，看惠美走了進來就回頭向惠美道：

「惠美呀！對不起！把客人趕走了！」

「蔡博士！那沒有什麼！因爲詹水火所長忙，所以要我帶他來！……」

她笑得很天眞。

「蔡博士！最近忙些什麼？怎麼都很少到我爸爸那裏？……是不是做個重要的研究？……」

蔡博士看了荳蔻年華，亭亭玉立，如花朵的惠美，把視線給轉移過去，

院子裏樹枝上有幾隻小鳥兒囀著，吱吱叫。

蔡博士，斂起了笑容一本正經地。

「惠美！我讓你看看我的研究！」惠美吃了一驚。

「太好了！什麼東西！」

「但是！一定要守密！」

「當然！我又不是幼兒！」

「這一道研究……正走到半途，這是我以我的生命爲賭注的研究……本來完成之前，不願讓任何人知道的，但是我對惠美信得過去。所以……好！請你看看！……」

蔡博士的臉兒紅了。

「……」

「惠美！話說在前頭！絕對不能洩漏出去，不然功虧一簣的……」

「蔡博士！這可發誓！……」

惠美把右手向上舉起”宣誓“。

「好！我們走啦！」

蔡博士走在前面，走下地下室去，只有一道光線，樓梯是昏暗的，到了他的地下研究室，從口袋裏掏出鑰匙，把厚敦敦的門開了。

惠美給探頭過去，裏頭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只有刺激嗅覺的藥味撲鼻而來，蔡博士摸索著開關「吧咭！」的一聲，電燈亮了，只見整個屋子裏“充斥”了實驗工具。

前面的牆壁下擺著幾個水槽。裏面“養”了幾條魚，嘶！嘶！嘶！地游著。

「啊！」惠美叫了一聲。走近去。

蔡博士在這個時候，從裏頭給上鎖。

他把窗帘打開，連一個聲音也沒有的，死寂的地方。

博士從一個大箱子裏小心翼翼地搬出一個鐵皮小盒子給帶到水槽邊。惠美，靜靜地看着他的表演。

蔡博士以熟練的手法，給接上電線，這些電線是接上小盒子的輕金屬的機械的一端，惠美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玩藝兒”只好摒住呼吸看着「表演」。

蔡博士準備就緒之後。把那一個小型機器給小心翼翼地給放到水槽中去。惠美不由得走上前一步。

蔡博士卻叫道：「不行！不行！退下去！」

惠美也察覺它的危險性，反射似地退回去。

博士按上開關，水槽中出現“坤！坤！坤”的低吼聲。

他把全部精神給集中於水槽的變化及米達表之間，不到三分鐘，米達表的指針開始震動。

惠美把水槽中的變化注視著……她的臉上出現了驚愕，接著花容失色，「呀！……」的一個尖叫聲，把臉兒掩蓋下來。

(6) 不許把牠殺掉

惠美看了眼前的恐怖察驗，給嚇得魂不附體，踉踉蹌蹌地倒退了幾步……花容失色，抓住門口的支柱，蔡博士看惠美狼狽不堪，把開關關上之後，趕緊追上來。

「惠美！這件東西！只有妳看過的，所以一定得守密！」

「我……一定……一定會的！」

這一個實驗，使得惠美破膽了，驚魂甫定的惠美，勉強抓住扶手，一步步地走上去。

蔡博士，從地下室目送著。但是，他現在把最高機密給「洩漏」於第二人，他的臉上顯露着良心的斥責與後悔的顏色。～～～～惠美到蔡博士家之後，新吉激昂的情緒也退了，李山根博士及新吉也”恢復舊觀“再交換意見。

「老師！我總不能了解您的意思的！」

「新吉！你也許無法了解我的意思也說不定，你可把眼光放大來看事情，這也許對你是有幫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把第一枚”原子炸彈“給投下於二十餘萬人口的廣島市。只有一枚，它就把一個都市”毀“了。現在。在南洋群島試驗的氫彈，它的威力是有它的幾百、幾千倍的，有的學者主張。海中的魚兒受了氫彈放射能，所以不該去吃它。

我們由此可得知，那一條海底金剛，雖受它的影響也毫無膚傷。已經活

了幾百萬年而不老朽，不僅如此。受了放射能也沒有絲毫影響，可知牠生命力之大……我們當然的急務就是必須知道，牠這種不死身的生命力－源泉－在那裏？如果我們人類，能得牠生命力的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的話，我們人類將……」

新吉聽了李山根博士，條理井然說明，自己給折服似地，不知不覺地失去信心。

「老師！老師的理論是有道理的！但是！老師……」

「所幸！現在有一個不可逸失的機會到了！」

李博士的說明，不予新吉有開口的機會，十分威嚴，新吉也只好變成聽衆。

「這……機會就是上蒼給我們中華民國的，如果我們中國人，能完成這一件大事，不僅可貢獻全世界人類，我們更可充滿了民族信心……新吉！你有沒有這種看法！」

李山根博士，說明及此，才向新吉問了意見。

新吉把頭看下方，凝神諦聽。(……原來，李博士的理論產生了意見。並不是以感情用事的！)新吉感到自己的看法太膚淺了，自個兒害噪，同時在心底中，血氣方剛的一股熱血沸騰著……

「老師！老師的想法，我是十分可以體會到的。但是……就我的立場而言……我的母親，還有哥哥，都是無緣無故被海底金剛殺死的……如果我是老師同一個立場，我也許可以讚同老師的意見。但是……我願意老師，設身處地地把事情給想看看！……」

我知道，老師也已經明白"海底金剛"威力之大，那一天，惠美也差一點就完了！」

新吉注視着李博士半晌，又接着說道：

「老師！如果那一天，惠美小姐死在金剛的爪牙裏的話……老師將……」

博士看着脚上的拖鞋……

新吉認爲。這正是"進攻"的最好機會，說了：

「……老師唯一的掌上明珠……假使死於那個東西的魔爪裏……老師的

心情是？……」

他老人家的淚珠，不知何時，已經奪眶而出。

「我當然，跟你一樣，悲慟逾恒！……」又接着說：

「我身爲一個古代生物學者，卽使我的女兒有不幸，我的想法是不會改變的，因爲……」

新吉的心底下預料着(……說什定在談話中，能改變了他的主意。但是，他已經有牢不可拔的"思想"新吉認爲這已經"碰壁"了。)

新吉進退維谷了。既然無法說服李博士，這一條危害人類的海底金剛，等於得"勝"了。在最後一口氣的時候。被對方躲了過去……用力過猛，打上壁一般，再摩拳擦掌也無濟於事。

這個時候，門鈴響了。「嗶！嗶！嗶！」

新吉爲阿菊開門去，飛也似地跑了，把門一開，惠美有氣無力地站在大門旁。

「妳回來啦！」新吉把鎖匙取下來問了。

「啊！新吉兄遲在這兒！」

惠美的手裏，只掛著一個手提包。但是步伐太笨重了，連跨過門限也沒法兒似的。

「惠美！怎麼啦？」

「沒有！沒有什麼！」

「噢！沒什麼的話最好沒有……」

「我沒什麼！但是！是不是新吉兄有事！」

「不！不！我很好呀！」

「額上冒出了膩汗！」

新吉慌忙由口袋裏掏出手帕來擦去汗珠。

「妳父親在居室裏！」說著掉頭走了。

「爸！我回來啦！」惠美強作笑顏，跨進居室。

「噢！回來啦！好！好！」

博士的說話聲如自言自似地，聰穎非凡的惠美，在這短短的會話中，察

覺得知有”阻礙“了。把手提包放在茶几上。

「啊！疲倦極了！有甜一點的東西多好！」

伸著懶腰說了。惠美，很明顯的，在這小動作中，想掃除”我不在中發生的霉氣？“一層厚厚的陰霾氣。她設法要把它一掃而光。

這個正努力掃除「霉氣」的時候，忽然響起了”空襲警報“的警笛。多年沒有聽過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長笛聲響徹了寂靜的空間。

收音機裏的警笛也響了。「這是警戒警報！這是響戒！……」反覆地提醒民衆。

「惠美！妳要知道！這警戒警報！並不是什麼！就是海底金剛來到的意思！金剛登陸了！」

收音機尚未報告，李山根博士就站起來說了。

新吉、惠美也應聲而起。老博士不知想到什麼，向走廊跑了，新吉、惠美也莫名其妙地追着上去。

新吉跑出大門之後，看老師向海那邊跑。把兩手給成圈子，放在口邊力

竭地喊了。

「老師！老師！」

在疾跑中的李博士，好像聽見了。站住，回頭看看新吉，他老人家的臉上，顯得苦惱。

「新吉呀！各盡所能奮鬥呀！……」

老博士的這眞心話，由心底下喊出，他喊得嘶啞力竭，由眼神中不難推察得知，他並沒有後顧之憂了。

新吉不再去追趕老博士，站立著（……各盡所能奮鬥呀！）這不外乎是各走各走，認爲正當的，應該做的事，徹底去做……”盡了自己的所能…“

現在老博士與新吉之間，已經站在分岐點，一個往東，一個往西，以各自的立場，向將出現的金剛挑戰。

就新吉而言，在這緊要的時候，竟沒有可去的地方。

老博士又跑了。新吉也跑了。附近的住民也跑了。向前一直猛衝，疏散的人們……大街小巷。已經擠滿了人。

街上的揚聲器不斷地廣播着：

「據可靠的情報顯示，海底金剛，向淡水外海游出，很可能循着淡水河向臺北登陸，在附近航行中的船舶。以及沿岸附近的居民，請立卽疏散！……淡水、士林及整個臺北市，臺北縣的三重市、永和市、中和市及新莊鎮、新店附近也必須採取緊急疏散措施……以防萬一……

我們現在要反覆一次！……

現在發佈警戒警報！現在發佈警戒警報！」

收音機的廣播未完，各地派出所的警笛也齊響。

人人在陷入恐怖的深淵中，加上高低起伏的警笛聲。爲了恐怖平添多少恐怖。這是很多人已經體會到。

各地方響起的警笛，拖着長長的尾巴……嗚個不休。如潑婦嚎啕大哭般……令人掉在地獄之感。

疏散命令下達了，由淡水、士林……以至整個臺北市及它的腹地地區。頓時陷入混亂………。

大、小卡車、拼裝三輪車……手拉板車……所有可搬運東西的交通工具全給出籠了……把能裝上的傢俱—衣櫥、棉被給盡其所能裝上去，向市郊疏散而去。跑的，拉的，全都是滿身大汗。

有的背着大型登山袋，裝滿了一大袋，左右手各拉了一個幼小的孩子，哭哭啼啼地走了……他們爲了逃命，先走向車站，警戒警報發佈之後，不到十分鐘後的大臺北景觀。

天空，忽爾烏雲密布，狂風怒號，沙塵飛揚。由海邊向陸地猛吹。這些景觀更增加了恐怖感。

淡水方面，已經見了海嘯，這一隻一百萬年有餘，力大無窮的怪獸，將登陸肆虐，這個地方，將首當其衝。怒濤的吼叫乎？怒號的狂風乎？……人類立足的地球，忽然崩潰下去一般……地鳴不已。

「嗚……嗚！嗚……」把警笛嗚個不停的警車，滿載着全副武裝的警官……"嗶！嗶！嗶！"地緊急煞車，軍方的戰車部隊也很快地在街頭佈置。

「各就各位……」在隊長的一聲令下，軍警合作，爲殲滅危害人類的"海底金剛"而努力奮鬥。

～～～大夥兒在各自崗位，屏住呼息，靜待事情的演變時，忽然"轟隆"一聲。震天價響，震耳欲聾，天地崩塌下來般……隨著一道強烈閃光……目眩神搖……由重重疊疊的波濤中，冒出一條未曾目睹過的龐然怪物來。

「吧！……」驚濤四散。「哇！……」雖說訓練有素的軍警也被這個突如奇來的恐怖情景，掩住眼睛。

「哇！……」「金剛！……」有人喊叫了，他的喊叫聲衝破了低垂的夜幕。

在掀起了洶湧怒濤中，「吧！……」一聲響，一條龐然怪物。由海中站上上半身！……"哇！……」

這個怪物，如塗上"反光漆"展開了紅色大口……先撲向燈臺而去。

「噠噠噠！……噠噠噠！……」

在沿岸佈陣的軍警聯合隊。把輕機關鎗發射出去。

奉命疏散的「難民」却一群群地向火車站、汽車站擁上去，人人向交通

中心衝。但是卻有個人影，向"與衆不同"的方向跑，定神一看，他是一個老人，他就是當代的古代生物學泰斗。李山根博士。

再一百公尺就海岸了，這個地方，除了武裝的軍警之外，不得越雷池一步的地帶。這一位老博士，全身已經濕透了，氣喘如牛"哈！哈！哈！哈！雖然幾乎倒下去。但是，還盡了最大努力前進！

「不行！不行！……這個地方不能進來！」

一位警備的警官發見之後立即阻止李山根博士進來。

李博士向警官喊叫。

「我是李博士，李山……李山根！」

警備的警官也喊話回去！

「不行就是不行！……不管妳是李山根博士？或是什麼人！……這個緊急的時候，我們是絕不許進到這個危險地區來的呀……快退回去！……」

這一位警官，在這緊急的情況下，只好把李山根博士的胸襟給揪住，……推他回去……這個時候，新吉也趕上來，只好好言相勸。

「老師！我們上那個山丘山去！」

李博士，對自己的行動似乎不肯"放手"手被新吉拉著。但是，一再回頭，看海岸發生的情況。

這個時候，軍警聯合隊，如雷崩般地被迫後退。

在公路兩側佈下陣地的軍隊聯合隊，他們的輕機機鎗齊射了。人類未曾目睹過的「海底金剛」怒火了。把全身站立起來。全高，三十公尺，綽綽有餘。

輕機關鎗的齊射；槍林彈雨中，牠毫不畏懼。看了淡水鎮上較大的建築物給、槌、撲、踢……鎮上還沒疏散的人大聲尖叫，頓時成爲"人間地獄"

「嗶！嗶！嗶！……」一列快車，由臺北方面將進站。這一列車，將進站，速度也快，車中的旅客都將準備下車。……但是，這些人，連司機、車掌先生也都不知現在將有"天翻地覆"的大事件將發生了。

「海底金剛」把脚踩進月臺上，先看見一列長達一百餘公尺的貨車。牠把它拿上來"玩"

「咔啦！咔啦！……」一陣震天賈響！……

不知天高地厚的這一列快車，將進站。

「咔！隆！隆！咔啦！咔啦！」連接幾十輛的貨車、客車廂。只用牠的鼻頭一翹，全給翻在車站內的軌道外。「科！……」一列快車，彎了一個大轉彎進站。

「啊！」坐在最前面。視野最廣的司機臺，雖然發現前面的情形不對勁，立卽做緊急煞車。″嗤！嗤！嗤！」鐵軌也幾乎會摩斷般的大叫聲。

「咔擦！咔啦咔啦！……」一陣衝擊聲。這一列車的車尾。如一條大莽蛇。向中天翹起……在下一個刹那，被摔倒在地面上，扁了。「科哇！……」

這一條″海底金剛″光火了。（……竟敢冒犯了我！……）牠把整條列車″拿″在手掌上送進口裏去。

頭一廂被犀利的獠牙給咬住。把它一列連給左右揮動。

牠把列車揮動之後，如鏈球選手般地給放了。後頭兩三個車廂，一揮，給飛到海岸的沙灘上。把″半身″埋到沙灘裏動彈不得，電氣機關車也因″

連接器″斷落，掉於馬路邊的斷崖。

金剛似乎還沒″過隱″把脚一踩，這一輛幾十公噸的機關車又扁了。

「科！哇！……」

牠又吼叫了一聲。軍警聯合隊，看了這樣的″戰鬥″已經免談了。「一面倒」的戰鬥，何必再打！……軍警聯合軍已經認爲事不可爲，跑到附近的山丘上，跟疏散的民衆，縮着頭，看金剛這麼力大無窮，只好″任牠″去。

這個人群裏有三個人特別顯著。這兩個都因求生的本能。把襯衫的領子給拉攏過來，毫無意義地給緊緊捆住，蒼白的臉上。把兩顆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眼前的″恐怖景觀″一這三個人就是古代生物學家・李山根博士及水難救濟所，所長詹水火及他的屬員、楊新吉三人。

「一一這是……怎麼大的力量！力拔山兮……」

自言自語的李山根博士，再也不知要怎麼說了。

這一條海底金剛，把跨河大橋給毀了兩條，上了高速公路把四下看看了，作一次″偵察″之後。

「嗚！嗚！嗚！……」地大吼之聲，把淡水河給撩起褲管涉水一般，走向臺灣海峽去，似乎回去休息再來之勢。

(7) 臺北金剛團

這一個夜裏，就中華民國。臺灣省的北部，只有”膚傷“就情形來看。牠－金剛是來”示威“罷了。

爲了除去這個害”中國國際電臺“立即向世界各國拍出”SOS“的電報。世界上的全人類以爲這兩百萬年前的生物是無法見到的。這種”稀世的動物“竟出現於中華民國的臺灣省北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大臺北郊外。世界各國的生物學者們。都以驚奇的眼光，聽了這個恐怖的消息。

翌朝，自一大早。世界各國的民航機如泛美、西北、新嘉坡、國泰、瑞士……各國航空公司的飛機，接二連三地降落在中華民國．臺灣省的國際桃園機場。

政府派出去的高級車，一輛輛地向”對策本部“馳騁而去。

新吉，在昨個兒晚上緊張，已經精疲力竭，紅了眼睛，頭昏昏的，不知從何做工作？依靠在桌邊”回憶“昨天的龐然性物－金剛的模樣及戰鬥。

（－－昨天的戰鬥……以輕機關鎗爲主！但是那些子彈都給彈回去了，那種強韌的皮膚，已經知道，牠使用機關鎗是無濟於事的……既然機關鎗不行？那麼使用大砲？……或是由空中投下炸彈？……不！不！牠受了氫彈的影響……吃了一大堆的核能放射也無動於衷？……李博士曾說過……，這…我的想法？等於是紙上談兵……沒有實際地做看看的話……敵手是不死身的龐然怪物－海底金剛。

……何況，我是一個”工人“那有妙案？……

－－新吉在心底下想了。

「我的能力而言……這！到底沒辦法打倒這海底金剛。……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能推翻老師的”想法“請老師設法把恐怖中的中國人拯救於”水深火熱“中！但是，老師又……對這件事持有相反的看法！……」

正在”大膽假設“但是怎麼去做法？又沒辦法了。

「砰！砰！砰！……」新吉在後方的門，有人敲著。「誰呀！……請進！……」回頭一看，後面的門，有人給推門一道門縫。一個長髮披肩的。十五、六歲女孩子站立著。雖然是個蠻可愛的女孩子。但是……臉色蒼白，有如蠟人像，顯然是恐怖的……

「……我好像在那裏看過了！……」在心底下自問：

新吉走上前去：「有何貴幹？」

「您是楊新吉兄？」

她的心緒不穩，如被追逐而拾回一命的野兔一般……新吉看了這一位右頰有靨的女孩兒家，想說又說不出話的看了一眼"代"她說了。

「啊！…對！對！……」

她就是榮光號上的好搭擋，李海濤的妹妹—李貴珠。

「……妳就是李海濤的妹妹……妳的哥哥，不幸的那一天，妳也在海上巡邏隊本部……那一天，大家都在陰霾天氣裏……所以……我也沒有向妳打個招呼！……」

「原來就是！……」貴珠的回答，有氣無力地。

她的眼神來看，顯然是要求救似地……新吉詫異不已，乾脆由這邊問話回去。

「有什麼事要我幫忙？」

她看新吉，已經爲她打開"路"似乎顧慮什麼似地……

「我有一件事，商量的！……」

她又把窗邊掃視一下。

「—我希望沒有人可聽到的地方……我把話告訴你……我現在怕極了！……」

說著戰慄不已。新吉已經知道她的意思了。瞪大眼睛向她說：「好！那！我們到外面去！……」

新吉把貴珠帶到可瞭望臺灣海峽的山丘上，在這個地方說話，一定最安全，人的聲波……任何人都沒有辦法竊聽的，這個地方最安全。

炙熱大地的陽光，它給投射於汪洋大海中，閃爍不已，外海連一艘小船

也沒有。

「─我想請新吉兄看看這一封信！……」

她爲了避人的眼睛，把一封信由洋裝的上口袋”掏出“，遞給新吉手上。新吉也體會她的意思。把信兒放在下腹部上，打開它來看。

「噢！這是！……」

新吉看了一遍，不由得全身的血都逆流而上，幾乎要喊出來了。貴珠却「哂！」的一聲，把食指給壓在嘴唇上，示意。

新吉也毛骨悚然地……把四下給掃視。

”對策本部方面“在壁上的大地圖爲中心。討論新的對策，各國的調查團員，由機場到達了本部之後，連休息也沒有地，立即被引導到部長室去。

部長室裏”U字型“的會議桌正面，以地圖爲中心，部長挺其胸，說明他的構想：

「我們目前採取的防備措施是，在海岸上搭建寬五十公尺。高三十公尺的有刺鐵絲網，這些鐵絲網搭建完畢之後，通以五萬伏特的高壓電，希望這

高壓電未使海底金剛感電而死。

牠既然是生物，這樣強大的電流，一定沒有辦法支撐下去的。

爲了居民的安全，鐵絲網內、外側，各五百公尺範圍的居民，必須疏散，保安隊及海上巡邏隊則依照下面警備計畫，立即採取行動。配合軍方…」

部長滔滔不絕的”計畫演講“充滿信心。

部長的右鄰是這一個案的提案者，A圖的赫普曼博士。

前天，看了海底金剛的出現，海岸一帶的居民，都親睹牠的威力而嚇壞了，大衆把必需品整理之後給裝載能供搬運的交通工具，向各自既定的目標疏散，大街小巷，公路上，爲了杜塞，疏散者向山那一邊。保安隊的大卡車別載著一捆捆的鐵絲網”木樁“……等向海岸馳騁。

在這突然的變化，看了揚塵而去的卡車，忙著東奔西跑的人群，宛如戰場，面臨大敵。

沿岸一帶，已經軍警民總動員，依照總部的計畫迅速施工。大臺北地區已畫定爲危險地區，爲疏散而去的在省公路、縣路、鄉縣路……及高速公路

上……都擠滿了，車水馬龍，水洩不通。

「小……明……」

「媽！……媽！……哇！……媽！媽媽！」

「哥哥！哥哥！……」

尋找母親的、哥哥的……吾兒的……有的人群因精疲力竭，坐在路旁，躺在路旁休息……爲祖母搥背的……正是顧名思義的人間地獄。

～～新吉把貴珠的函件看完了之後立即相偕，拜訪李山根博士去，在薄質的寫字紙上，以不太工整的筆跡寫著：「貴珠小姐！

妳的哥哥．李海濤是被海底金剛殺掉的！這是有理由的，妳可知道！但是，妳得知道，不要因爲妳的哥哥被金剛殺了，妳希望金剛得到應有的”報酬“妳也會跟妳的哥哥同命運的！這一點請妳不要忘！

我們的領袖”海底金剛“於明晚再上大臺北來，把你們中國人教訓教訓的！……等著看吧！

大臺北金剛團　敬啓」

深深地坐在沙發中看著這一張「恐嚇信」的李山根博士。側着頭？……似乎完全無法了解，個中的用意。

「唔！這倒是天下一大怪事？」

新吉看着李博士不放。

「一看了這一封信？我就不知道，那個海底金剛，到底是”生物“？”機械“？……我就給搞昏了！」

李博士，把頭左右搖了兩、三下，把兩手給墊在後頭放到沙發邊緣，閉目沈思！

李山根博士的臉兒蒼白了。

「老師！什麼叫做”大臺北金剛團！他們到底想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

「我想！他們是一個陰謀集團，一定有個目的的！」

「這我就不知道了！」

李山根博士勃怒了。

「老師！如果這一張信所說的是事實，這一張信封的郵戳為昨天的？金剛是在今個兒晚上會出現的！」

「……」

下午兩點了，上下總動員的結果，一切準備大體就緒，集合海上巡邏隊大廣場上的野戰砲隊、戰車隊、高射砲隊、衛生連……陸續出發。沿岸方面的架鐵絲網工業，大家忙得團團轉，各地的廣播機又響了。

「警備司令部公佈！警備司令部公佈！二十日十六時三十分現在！觀音山西北方十六海浬的海中，出現海底金剛，向西南方向移動。淡水、士林、中山、建成等區立即採取嚴密戒備！」

變電所的一切也準備妥貼，配電室也開始試驗配電盤。

「第三管區！」

警笛鳴了。第三管區的燈也亮了。"咔咭！咔咭"開關給按上去。

「第四管區！」

「OK！」

「第五管區！」

「OK！」

各自盡了最大的努力去試驗。

「嗶！嗶！嗶！……」又來了"臨時特報"的警笛。

頓時大家摒住呼吸、側耳傾聽。

「警備司令部公佈！警備司令部公佈！十七時四十分，警戒警報發佈，據現在最新的消息，海底金剛，向東北北方向反轉……淡水、三芝、石門……金山…以及大臺北的士林、建成、中山、三重一帶立即全部疏散……再反覆一次……警備司令部發表！……」

新吉回去之後，李山根博士家的門鈴又響了，惠美出去開門一看，着深藍色褲子。上穿淡藍色襯衫的詹水火所長來訪。

手中執有深藍色圓邊登山帽。「老師呢！」

雖然一如平常的口吻，但是從他的眼神得知帶有緊張氣息。

「在！詹所長如果早一步來的話，楊新吉也在！」

「噢！楊新吉！他到底有什麼事來的？」

「詹所長！請進！我請父親去！……」

詹所長到客廳，由寬敞的落地窗可清晰地看見幾道探照燈掃射著地面、山腰、海面……所長以緊張的眼神看着。

「嗟！」的一聲響。李博士推着門，慌慌張張地走進來，步伐慌亂。而且怒不可遏似地。

惠美也不知父親爲什麼這樣地……追着上來。

「爸！爸爸！誰來觸怒了你！」

惠美的聲音非常溫和。「這……怎麼得了！在這世界上再也沒有辦法看到的侏羅期的王着—金剛給上電椅！…這是什麼意思！」

李博士，不知那來的消息，氣得滿臉通紅。

詹所長還透過落地窗，看着外頭，聽了李博士的怒言，立即回頭，義正辭嚴地道：

「李博士！我反對這一件事！」

這個會談，在開始就破裂了，已經掀起了波浪，這個險惡的僵局！可能沒有辦法打開，李博士開口了：

「詹所長！你要知道！我並不是說着玩的！那一條稀世的海底金剛……世界的生物學家者都未曾看過的…只出現於中華民國的……唯一的，活生生的化石！這種貴重的"化石"……豈可讓牠上電椅！你想想看！」

詹所長都毅然決然地，吼叫似地。

「李博士！老師認爲這海底金剛是寶貴的，活生生的化石……但是爲了中華民國全國國民的安全……我們坐視著這氫彈的鬼東西在此地肆虐…牠。現在……如果沒有給消滅，不僅是我們中國人，世界人類將蒙其大害！」

「詹所長！你可知道！雖受氫彈放射能之害，還能堅強的活下去，……這…這…偉大的生命力！你…你…你們爲什麼不要去研究它！……先揭…揭…開它的謎之後！……是不是…這…這…這樣…才…才對！」

李老博士，已經老羞成怒，語不成聲，不知口吃幾次，詹所長卻咬緊嘴唇，注意着李老博士。

「詹所長！連你也想殺掉海底金剛？我現…現在才知道你的兇…兇狠心底……請回去！回去！…」

說着掉頭就要跳出客廳。「老師！等一下！」

詹水火所長，把兩手打開，擋駕。

「老師？是不是知道我們中國人，被這一隻金剛蒙受多大的害處？…老師是不是把這情況了解！」

向“恩師挑衅”的痛苦而發的苦痛，立即出現於臉頰上的痙攣……詹所長把襯衫的左上胸口袋一封信給掏出來，自己開了它，遞給李博士看。

「噢！」李博士幾乎要喊出來了，他把它瀏覽一看，與新吉帶來的李貴珠小姐接到的一封信一模一樣。

「你也接到這個東西！……」

「老師已經得到消息了嗎？」

「新吉帶來的一位小姐讓我看的！」

「老師！”這種“恐嚇信，不僅是我與新吉的朋友……我已經得知的，

已經有二十來人了！……這些人都對”海底金剛“有關係的人。……我必須聲明在先。大臺北的人們。不…不…整個中華民國的人們都爲這個事情苦惱、戰慄。據我聽來的不可靠的消息，有人說，署名”大臺北金剛團．團長就是”李山根博士“……」

「怎麽這樣子！……」惠美爲此吃了一驚。

李博士氣得坐上沙發去，抑蒼白的臉兒埋到沙發。

「……這倒是難怪？因爲我的爸爸一再主張不要”殺掉“這一條稀世的珍物。這一封信的出信人，寫的大意，吻合我爸爸的意思，難怪我的爸爸會被牽涉上的……」

惠美因爲自己的父親受了人身攻擊，爲人子女的，難怪要爲自己父親辯護，這是人人的常情。

「詹所長！所長說得太過火了！卽使我父親……」

說著，把頭埋在沙發上哭泣不已，泣不成聲。

「……但是，我身爲一個學生的，對我的老師是相信不逾的！……」

的五萬伏特的高壓電流，無聲無響地流出去。第三管區已經「充滿電流」。

淡水河口的防波堤—護岸堤，附近。金剛站上來。

「科哇！…」牠猛然地站上鐵絲網上來，寬二公尺，高十餘公尺的防波堤。牠給一踢，登陸來，把手觸上鐵絲網上去……「吧哩！吧哩！」短路的怪聲響。牠頓時，火花四濺，不知是絕叫或悲鳴！…牠咆哮一聲。「轟隆！」大臺北的上空，已經佈滿了白色濃煙。牠搖搖脖子，揮動了尾巴，在附近的警官隊，瞪大了眼睛，眼巴巴地看着牠大暴大跳。

「轟隆！轟隆！隆！…」野戰砲隊認爲這是最好的機會，齊放砲。

一陣白煙過去，這放有五萬伏特高壓電機絲網，已經被它寸斷，海底金剛。光火了，變了恐怖的形相，看山丘上噴火的”野戰砲隊“。

牠老羞成怒，吐着火氣。這個大氣一吐，山腰上的沙塵，飛揚空中……四下烟霧瀰漫，接著”科哇“一聲咆哮，掃視四下，似乎準備採取下一個攻擊步驟。

在附近躲藏著人們，看在眼裏，只好抱頭逃竄。

「新吉！已經不行了！跑呀！跑呀！」

詹所長拉住新吉的左手，要跑的時候。「啊！」的一聲，新吉給尖叫。

他看見陽臺上的太平梯。有個”黑影“向下跑。

「詹所長！」

「噢」

兩個人也拼命地追上去，他們給追到陽臺太平梯口的轉彎處，梯子的扶手上頭，有一張白紙上寫道：

「看！我們的領袖！終於來到！　大臺北金剛團　敬啓」

「眞是奇怪！…這些傢伙？到底幹什麼的？」

詹所長，新吉兩個人的眼光，集中於那個下樓的黑影。

「好！這個好傢伙！我一定逮住牠！」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下樓競賽，看住了那個黑影。兩人爲了逮捕那兩”怪客“拼命向下跑。

～～～～獸性全發的海底金剛，顫抖了身子，由背上發着奇異的白色光線”

的五萬伏特的高壓電流，無聲無響地流出去。第三管區已經「充滿電流」。
淡水河口的防波堤—護岸堤，附近。金剛站上來。
「科哇！…」牠猛然地站上來，寬二公尺，高十餘公尺的防波堤。牠給一踢，登陸來，把手觸上鐵絲網上去……「吧哩！吧哩！」短路的怪聲響。頓時，火花四濺，不知是絕叫或悲鳴！…牠咆哮一聲。「轟隆！」大臺北的上空，已經佈滿了白色濃煙。牠搖搖脖子，揮動了尾巴，在附近的警官隊，瞪大了眼睛，眼巴巴地看着牠大暴大跳。
「轟隆！轟隆！隆！…」野戰砲隊認爲這是最好的機會，齊放砲。
一陣白煙過去，這放有五萬伏特高壓電機絲網，已經被它寸斷，海底金剛。光火了，變了恐怖的形相，看山丘上噴火的"野戰砲隊"。
牠老羞成怒，吐着火氣。這個大氣一吐，山腰上的沙塵，飛揚空中……四下烟霧瀰漫，接著"科哇"一聲咆哮，掃視四下，似乎準備採取下一個攻擊步驟。
在附近躲藏著人們，看在眼裏，只好抱頭逃竄。

「新吉！已經不行了！跑呀！跑呀！」
詹所長拉住新吉的左手，要跑的時候。「啊！」的一聲，新吉給尖叫。他看見陽臺上的太平梯。有個"黑影"向下跑。
「詹所長！」
「噢」
兩個人也拼命地追上去，他們給追到陽臺太平梯口的轉彎處，梯子的扶手上頭，有一張白紙上寫道：
「看！我們的領袖！終於來到！ 大臺北金剛團 敬啓」
「眞是奇怪！…這些傢伙？到底幹什麼的？」
詹所長，新吉兩個人的眼光，集中於那個下樓的黑影。
「好！這個好傢伙！我一定逮住牠！」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下樓競賽，看住了那個黑影。兩人爲了逮捕那兩"怪客"拼命向下跑。
~~~獸性全發的海底金剛，顫抖了身子，由背上發着奇異的白色光線"
~~~

科哇"的咆哮一聲，展開大口，由鮮紅的口裏噴出強烈的一道白熱光線。
由口噴出的白熱光線，長達一千公尺，綽綽有餘，被噴上的地方，瞬間成了火海，燒了起來。

詹所長及新吉兩人追捕那黑影而拼命，下到地上。要轉彎的時候，不由得回頭一看。

剛跑下來的七樓建築，因剛剛的"牠"的一噴，全給崩潰，開始燃燒。附近的五、六家也很快就延燒上去。

消防隊員，鳴了警笛"喔喔喔！……"地穿過人潮的馬路中，馳騁發火地點去。

獸性全發的"海底金剛"已經推進到士林區，狂奔著。一面吐着強烈白熱光線，把近代建築給踩之、推之、踢之……向大臺北的市中心去。牠過後立即成一片瓦礫堆。

牠—海底金剛，由牠的紅色口裏噴射出來的白熱光線，它的威力，比起"火焰放射器"的威力大幾百倍，因爲端看十餘樓的高樓大厦，只要牠的"

一噴"全給熔了。

既然是火力強，它的光芒也不知比探照燈強了幾倍。

消防隊員已經忘了"消防"只有抱頭逃竄，如小山丘一般的海底金剛，把連棟的商店街踢毀，大一點的大厦，一踢、一噴，毀了之後，加以燒燬。

牠把脚給跨上重慶北路的"交流道"上去。

爲了攻擊牠，在牠的前面，出面十輛最新銳戰車，他們把拿手的機關砲給齊射出去。

但是，這太可憐了，在淡水的海岸登陸的時候，那第三管區，用有五萬伏特高壓電的三十公尺高鐵絲網不是毀了嗎？何況是這小小什麼"新銳戰車砲"。

大夥兒期待著的戰車機關砲，完全無濟於事，對策本部接到通知後，立即召開"緊急對策會議"桌上的大地圖上，依報告之序，把標織給放上去，移過去……

這些幹部們，臉上已經沒有血色了，如敲了扶鐘一般，忐忑不安。

沒有一個人能講出對策來。

「士林區的火災猛烈延中，消防車已經無補於事！」

「我們是一六七號！我們是一六七號！雙園站附近、三個地方被噴起火！」

「四〇五號報告！四〇五號報告！最近建築的恩主公廟附近開始燃燒！……」

「二一五號報告！二一五號報告！佈陣在松山機場、敦化路的陣地方線被突破！……第四十九戰車隊，全軍覆沒，完全無法行動？……」

「警備司令部，第一二九號！一二九號！」

由各地不斷地來的消息，在臺北車站附近的警備隊，聽到了前線的情報，戰志消沈，速戰速意志都沒有了，集合在巡邏車旁，等著司令部的命令。

「……各隊解開戰鬥態勢，立即從事防火，救護員傷民衆！……」

警備本部，已知事不可爲，要警備、攻擊部隊轉爲”滅火“救難了。

「啊！完蛋了！完蛋！…已經措手無策了？」

說着擡頭的刹那，又「啊！」的尖叫一聲，連叫聲也未完的刹那，這一位警官，被這一條海底金剛噴上了，連車帶人給轉落於路旁水溝燃燒。

海底金剛，以大火焰爲背，向大臺北的鬧區，中華路、西門町方面”進軍“牠由車站循著鐵路南下。看了較大的建築物，立即給噴上牠拿手的”白熱光線“一一摧毀了。

街上的每一家商店、住宅……都下了鐵門。但是在牠的”威力“之前，瞬間成爲烏有，整個大臺北的各地區，已經被火海包圍住。

消防車上的消防隊員，雖然職責所在”嗚！嗚！嗚！“地鳴着警笛而來。但是，看了巨大的怪物，那麼地威風，望而生畏，絲毫不敢動手，只好站得遠一點，眼巴巴地看着牠肆虐罷了！

一所百貨公司的入口處。已經下了鐵門，頭上已經有強烈的白熱火光，逼到下面，火光直掉下來，這個門口，竟有一位母親，抱着三個小孩，如祈求似的口吻。

「我們快到爸爸那邊去了！不久就可到爸爸那邊！」

～龐然怪物，海底金剛，站在十字路口，以犀利的眼光掃視四下。

「唫！吼！叿！……」

在大厦上的大標準鐘，依然如故「報時」金剛聽了這一道"嗚鐘"一氣之下"哇"地咬上去！吃毀了。標準鐘塔給毀了之後，把含在口裏的時鐘零件吐於滿地。

廣播電台的陽台上，播音員也向麥克風精疲力竭地，把聲音給喊得嘶啞了，悲壯乎！哀求乎！

「這！…這！…大事件竟發生在二十世紀的末葉！我們的眼前正展開着的是人類與二百萬年前的"海底金剛"的生死決鬥。但是，現在牠通過的地區，淡水、士林、重慶北路、火車站、中華路、西門町……一帶都被火海包圍了！牠又開始轉移據點了……似乎要轉向官署區！這……不是戲劇！也不是一部電影。現實的奇蹟，世紀的怪事件！我們的世界被迫退回到兩百萬年前去了！……」

海底金剛挾其勝利的餘威，站在武昌街、中華路的交叉路口之後，把身

子給轉向"新公園"的方向去，轉頭的刹那一列電聯車，向臺北方向開進來。這一個地區是中華民國大臺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區。

牠想轉頭的時候，先把這一列觸上牠皮毛的電聯車"拿起來"就往地面摔碎，牠似乎過癮之後就向衡陽路、博愛路前進。牠又噴射拿手的武器－白熱光線，一噴又是成爲"火海"市中心成火海將要"投降"了！

～對策本部，認爲"事不可爲"停止戰鬥。開始搬運自己的重要文件，而亂了陣脚。

這個時候，忽然一道命令下來：

「全員退避到地下室！全員退避到地下室！對策本部服勤人員立即集合第三〇六室！」揚聲哭狂叫。

這個時候，只聽得"卡啦！卡啦！"一陣房屋的崩塌聲，昂頭一看，這一條海底金剛，挺其胸，勇往邁進，毫無懼怕，這放射熱光線，踢、挺、推三道功夫併用，走近立法院去。

牠把立法院的高大建築給一踢，走向北方、電視塔，似乎成了牠的下一

"科哇"一吼，這個塔就折成兩截。「科哇！……」又來了大吼叫。

牠以勝利的姿態，向松山機場方面走，似乎要找個廣場休息！牠看見了基隆河，河上有幾座通往各地的橋，圓山動物園的附近的小橋……通往外雙溪的隧道，牠對這些東西都"恨之入骨"似地，一一踢、搥而毀。

只要在河裏一踩，兩岸的房屋都給一股"強大的海嘯"冲走，在大海洗刧中，牠在基隆河裏涉水而走。又走回淡水河中，看樣子是走向"淡水河口"。

牠那悠悠然而旁若無人的態度，為牠失去家人，被牠毀去家園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牠發着威力，一切的悲哀都忘了！這些群衆中，有一個青年，高聲喊叫：

「混蛋！畜生！……混蛋！……」

他右手握拳，哭喪了臉，大喊着：誓死要報復仇恨似地。整個臉上蒙上沙塵而弄汚的他，幾乎如一個流浪子。他的旁邊有李山根博士及他的女兒，惠美。水難救濟所，詹所長也混在其中。

滿腹牢騷，會着無限憤恨的他，有意勾起大衆的憤恨。這個時候，忽然由東北方的雲縫裏冒出幾架"噴射戰鬥機"

「砰！……砰！……砰！……」

由一萬公尺的高度，以快速度接二連三皆丟下火箭彈。

兩岸的民衆忘掉自己是置於"戰場"之身，手裏揑了一把汗。看着戰鬥機的「反反攻戰」。

「幹掉！幹掉牠！……」

「為我們報仇！……」

「對！對！打呀！……打呀！……再發射！……再！……」

但是，這些噴射戰鬥機的火箭攻擊也毫無奏效，更把"特攻"而來的。三架特攻機，給用右手一撲，全落在水中為包送上西天。

「噢！……科哇！……」

但這一條海底金剛，向夜空吼叫了一聲，把黑暗的海面照亮了一下。把小山丘一般的身子給投進海裏"走"了。

新吉也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目送牠，在地面跺着脚，揮着拳，咬牙切齒：
：但是，都是無補於事。

大家在憤恨塡膺的時候，新吉並沒有察覺到。李山根博士，悄悄地走了
在一夜之間，面目全非的大臺北，還在焰霧中。對策本部臨時指定的傷
患收容所，病床不足，走廊上樹下……到處都有痛苦呻吟之聲。

重傷患的痛苦呻吟聲，孩兒嚎啕大哭的哭泣聲，……尋找骨肉尖叫聲……
李山根博士的掌上明珠。惠美，發揮了南丁格蘭，白衣天使的崇高精神，爲
了這些傷患服務。

被”搬走“的母親……惠美把她留下來的小寶寶給抱在懷裏，孜孜不倦
地爲無辜的傷患作最熱心的服務，懷裏的寶寶。根本不知母親之死，更不知
天高地厚……在惠美的懷抱裏”微笑“。

惠美的前面，一個頸部包紮着繃帶的十五、十六歲女孫兒家受”放射能
反應檢查“。

檢查器上的反應，這一位小姐根本不知道，它是怎麼回事的，檢查器只

發出”卡隆！卡隆！……地，把反應給刻上去。

惠美，已經不忍心看下去，她把視線給轉移到病房的一隅去，在這個時
候看見在一隅蹲下着，作祈求狀的父親，惠美幾乎要喊出來。但是，忽然有
人給拍她肩膀，回頭一看，就是新吉。

「噢！新吉兄！我有要緊的話要告訴你！」

惠美在懷裏抱着一個小寶寶，走到後面的樓梯口去。

「新吉兄！我再也不能保持緘默了！我要背叛！……我非背叛不可了！……」

「背叛者！……」

「一個是對我最敬愛的父親，還有一個是對蔡允澤博士的背叛！……」

「蔡允澤博士！……」

「是啊！我曾經向蔡博士發誓過，絕對不要把他的秘密給洩漏出去！」

「？……」

「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連你也保守機密的。但是事情到頭來，我不得
不背叛他們，那是我受林信原記者之托，一同拜訪蔡允澤博士的那一天！」

惠美說到這裏，把自己的前額給按在樓梯，閉下眼睛，想告訴新吉的那一幅情景上了眼前。

一以輕金屬做成的一個小鐵盒，蔡允澤博士把這個箱子給投進水槽裏頭去。惠美的好奇心，不得不把她走上前一步，蔡博士卻要惠美"遠離"。

蔡博士把開關上了，一股吼叫聲。一本正經的蔡博士的眼神……不一會兒，水槽裏的小箱子裂為兩片，水槽中的水起了泡沫，接着開始沸騰……水槽中的魚兒在苦悶中，在生死的邊緣掙扎……化為骨，化為水……倏爾消失了。

「啊！」

回憶那恐怖的情景，女孩兒身的惠美，不由得把臉兒掩蓋下來。那個時候的蔡允澤博士，以沈痛的眼神看着"。結果"嘆了一口氣，垂下了頭。

惠美抑壓了自己激動的情緒。

「蔡博士！這是什麼東西！」

蔡博士卻以痛苦的口吻：

「這……這就是把水中的氧給破壞殆盡"氧氣破壞劑"……」

惠美的眼神，顯然對蔡允澤博士提出抗議，非難。

「我本來是以一個純粹的化學研究者，與"氧"結下不解的緣。在研究、摸索的當中，忽然發現它的強大"能"……我把它試驗看看；連我也被它的威力嚇壞了。發見了這一個，我兩三天，連飯也嚥不下去，它只要有砲彈大小，就可不得了。半徑一百公里的海洋，在頓時可化為坟場！……」

「蔡博士！怎麼從事這種研究！」

「惠美！我只不過是由嚴肅的化學家的立場來研究它的。現在也只是試驗它能力的限界到底在什麼程度罷了！……」

「……你的意思！我可以體會到的，但是如果不幸，有人拿去當殺人的利器？……這樣的話？……」

「對！……這一點也就是我跟發明炸藥的諾貝爾一樣，如果有人拿去當殺人的利器，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就它的威力來看，它的威力，比氫彈強了幾百倍！…如果有這種不幸發生…我就變成罪魁了！」

惠美的臉兒都蒼白了。

「但是……爲了防止人類的不幸，我一定要把這個”氧氣破壞劑“給使用於和平用途！貢獻人類。沒有做到這一點，我絕不會去公開的，所以今天惠美小姐帶來的那一位記者？……我只好說”我並沒有研究這一種東西“而下了逐客令！……如果有人要逼我，未完成和平用途的研究……要我使用它來達到”某一種目的“……我只好與研究同歸於盡……不讓它落入侵略者手裏！……」

惠美看了爲研究這”氧氣破壞劑“而憔悴的蔡允澤博士，不由得肅然起敬。……爲他行最敬禮。

「蔡博士！你崇高的科學家精神，我由衷欽敬！我，雖說是蔡允澤博士也會允許我們的！」

在談話中，兩人不知不覺中握緊了手，新吉興奮與喜悅的熱淚，已經奔放而去。

(9) 氧氣破壞劑

立秋過後，陽光逐漸柔和，屋簷下的金絲雀也不斷地叫着。

蔡博士卻一大早就走進實驗室，與「氧氣」搏鬥。不管是怎樣的天氣，對也而言是無關緊要的，在研究室不久，外頭似乎聽來”門鈴聲“。平時是很少有人來訪，感覺到奇怪！親自去開門一看，就是楊新吉跟李惠美兩人。

「喲！原來就是你們！我以爲誰呢！……」

蔡博士刷白的臉兒起了莞爾，新吉就開門見山了。

「蔡博士！今天我們是有個特別的請求而來的！」

「有個特別的請求？……」

蔡博士把兩人引導到客廳去。

惠美的步伐卻有些踉蹌！良心的苛責否？……

蔡博士先生坐下來之後，指着椅子勸他們兩人也坐下來

「坐！…坐！…」敦促兩人坐下來。

新吉卻以緊張的臉色站立着不動。

「……特別的請求！……就是什麼？……」

毫無拘束的蔡博士的話，反而讓新吉緊張起來。

他放了膽直說。

「博士！讓我們使用"氧氣破壞劑"好不好？……」

蔡博士的視線，在刹那之間，給轉移到惠美那邊去。

惠美—自認爲自己是"背叛者"只好把視線給轉到新吉的背上去。

蔡博士把視線給轉回新吉，鄭重地說道：

「新吉！你現在說的什麼"氧氣破壞劑"？……這個是什麼東西？我未曾聽說過！……」

背叛的哀怨，自個兒要以報仇的眼光，注視惠美。

新吉也迫不及待的，不問長幼之分，大喝了：

「蔡博士！不要隱瞞了！」

「什麼！不要隱瞞！你客氣一點！」

「蔡博士！」

惠美也開口了，她以哀求的口吻。

「我不得不毀約！因爲人類太可憐了、太脆弱了！所以破膽毀約了！看了那些痛苦呻吟的人們！……讓它發揮它的功能！」

蔡博士卻如鐵石，無動於衷，惠美也熬不下去，伏到椅子上哭泣。

「蔡博士！請原諒！請原諒！」

新吉要庇護惠美似地：

「蔡博士！請饒恕惠美小姐，惠美是再也不願那些慘狀而發的，所以除了請求您之外並沒有其他選擇！……」

蔡博士，顯然困惑極了，進退維谷……但是冷靜地，毅然決定地：

「新吉！你既然從惠美小姐得知我發明的秘密的話，我不願使用它的理由，你也自個兒明白了！所以只有請原諒！我絕對不會使用它的！…」

「蔡博士！……」

「不行就是不行！……」

「蔡博士！…不管如何在拜托也不行嗎？……博士？」

新吉已經拼命了。
「回去！回去！給我滾！」
蔡博士被逼得不耐煩了，旋踵就向昏暗的地下室跑。
「蔡博士！…蔡博士！……」
新吉、惠美也跟進上去，但是追到他實驗室的時候，差了一步。博士進門同時”砰“的一聲，把門狠狠地給關上來，由裏頭上鎖了。
「蔡博士！博士！……請開門！」
「不行就是不行！…回去！怎麼說，不行就是不行！」
「蔡博士！…蔡博士！…」
兩個人在外頭如何呼叫，他也無動於衷了，實驗室沒有反應。
新吉把耳朵貼在門扉上聽看看，有沒有任何動靜。但是，裏頭靜悄悄地……沒有一點兒聲響……新吉認爲瞄頭不對。
「惠美！這非設法不可了！……」
新吉把四下掃視一看，樓梯口的一道門，似乎較薄，決心加予”特攻“

破門而入，新吉請惠美走開些！倒退數步，決心猛衝而破……
「疑！」
門破了！千鈞一髮，蔡博士正要趕起工作用手斧，要把”氧氣破壞劑“給砍破的時候。
「住手！」
新吉猛然地撲上去。兩個人格鬥而掙扎，蔡博士也非把”球“毀掉不可，一揮二爭，新吉的臉兒給蔡博士下了一斧。新吉的臉上一道”裂縫“鮮血淋漓，倒在血泊中去。
「新吉兄！……」
惠美跑上前去，掏出手帕就爲他擦拭，綁上去。
蔡博士看了惠美爲新吉綁上的純白手帕上，鮮紅的血液，直冒……心也軟了。他手上的斧子掉下地板。
「新吉！請原諒！……如果那個東西……可使用於和平用途的話，我比誰都願意貢獻它出來……不過！就目前而言，它只不過是一種”破壞性武器

“罷了……新吉！你應該了解我的心底……」

新吉倒在血泊中，……有氣無力地打開了眼睛，喃喃地道：

「蔡…蔡博士！我可知道！但是……就目前的情形來看！沒有把那害人的海底金剛……這個世界將變爲什麼情形…這！這！不是令人擔憂的？」

「新吉！…我也可體會你的心情，但是…你又得知道，我們把它使用這個”氧氣破壞劑“……世界上一些”有心人“……如果拿它去做殺人的利器，豈不是……又把人類給趕進自毀的深淵還……

這是在歷史上可得到證實的！諾貝爾發明炸藥，原來只想以它來鑿山開礦，侵略者卻”利用“它去做殺人的利器，使他一輩子感到愧疚，痛心……

我不願再看到歷史重演，重蹈覆轍。近世之這一代，原子炸彈而氫彈…如果現在再加上這個新的威力驚人的”氧氣破壞劑“給加上於人類身上……我的愧疚就甚於諾貝爾幾十倍、幾百倍……除非想出它能供給於和平用途之外……新吉！你說對不對！……」

蔡博士、新吉，這兩位言者、聽者，都苦惱了。

新吉而言，雖然十分可體會蔡博士的苦衷……但是，爲了拯救水深火熱中的人類，只好求於蔡博士了。

「蔡…蔡…蔡博士！…目前的困境！…我們應該如何打開？大家都袖手旁觀，放棄不管？…我看，能拯救全人類的，除非蔡博士以外沒有了……即使，蔡博士，拿出勇氣使用它……只要蔡博士不要把它公開……它也沒有可能給使用於破壞性武器，更不能爲侵略者所用？……

蔡博士！……所以……所以請……爲了解答目前的困境…特別…特別…再予以考慮……」

「新吉呀！你可知道！人類有脆弱的一面，現在，我把我的研究文件給全部燒燬……我的腦子裏是還存着它的……除非我死掉，在何時，爲了什麼事，被逼”製造“它來使用？…這什麼人可以保證？……人類太脆弱了！很不幸！…如果我沒有製造這個東西，我也許就沒有這個事？……」

蔡博士說話聲幾乎是呻吟似地。

迷惘…苦惱…而悲痛的蔡允澤博士。

—這個時候，聽來了美妙的旋律。…三個人的視線，被電視的銀幕吸住了。……在一個短暫的夜裏，費了人類心血結晶的大臺北……斷垣頹壁，一片廢墟……電視銀幕給一幕幕地介紹於人前……由廢墟中，還冒出火焰，崩塌的建築物…燒焦的汽車殘骸……

陸續地搬進來的傷患…痛苦呻吟的人們！

在一夜之間變成孤兒的小學生……被收容到寺廟裏去……在神廟前跪拜，虔誠的祈禱著……即可憐的合掌…被遺落在馬路的運動鞋……細雨濛濛的陰霾天氣……

有的學校的學生，集合於樹下，合唱著「祈求和平歌」。

（……和平！和平！和煦的太陽，普照大地。

讓世界永遠和平！我們虔誠地祈求！

上蒼給人類和平…憐憫我們人聽……）

蔡博士爲這美妙的旋律動了心弦，連動也不動地。

新吉、惠美也被美妙的旋律拘束了。少女們的合唱達到最高潮。

蔡博士，再也不願聽下去，忽然站起來就把電視開關給下了…接着。急步走上自己的書櫥，打開之後，把文件給取出來，狠狠地往火爐裏扔。新吉、惠美看了蔡博士的決心心底下有說不出的感觸。

（……長年費了心血完成的研究結晶，竟燬於一旦！火熱愈形熾烈…）

新吉看在眼裏，不忍心看下去，把頭兒埋在地板上。——沈默持了半晌，新吉勉強支持之下站上來。

「蔡博士！」但是，新吉卻無法接下去。

三者的視線吻合了—淚珠奪眶而出。

那些寶貴的文件，還在火爐中燃燒。蔡博士不由得地新吉的手緊緊捆住，已經無法支撐良心的苛責。

「蔡博士！對不起！對不起！請原諒我！」放聲大哭。

蔡博士卻勉強笑了，綻開了口。

「惠美！這…沒關係！沒關係！只要把這些文件給魔鬼們拿走的話！…我們就安心了！…」

熾烈的火焰中燃燒的文件灰燼"沙！"的一聲崩下。

⑽ 祈求和平！

翌日的早晨報裏，以大標題刊出一段消息。

「中國人的大敵！大臺北金剛團就是？」

它的記事大意，略謂"保安隊員在清理火災現場時，發現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倒在廢墟中，把他的身上搜索一看，從口袋裏出現「文件」這個文件是使用寫字紙寫成的，千篇一律"我們的領袖．金剛"。

據有關方面的分析，研判，這一個青年死得很慘，說"海底金剛"是他的「領袖」卻被「牠」踩斷了腰，由此可推得想知，他與鐵金剛完全沒有關係。……利用人人恐怖"金剛"的心理給"寫成恐嚇書"為一種心理變態者的所為，滿足自己慾望的傻子罷了。

由他的服裝，裝扮來看。他—就是從陽台上，循着太平梯下來的那一個傢伙！

經過警方的指紋鑑定。他曾犯有前科，計四次，都以恐嚇手法，要對方作"不樂之捐"的一個壞蛋，如這一次也自己去"組織"一個「大臺北金剛團」來做鬼，由分析、研判的結果，他並沒有"背景"……可能是自己一個人出的鬼主意……給整理好之後歸擋。

被誤會為"金剛團團長"的李山根博士，因事件"水落石出"釋負重擔。詹所長、楊新吉、惠美……都為他慶幸~~~數天之後，調查船．海鷗號"懷著"蔡允澤博士發明的"氧氣破壞劑彈"出發了。

海底金剛，對中國人多年心血的結晶建設，給毀於一夜之間，這憤怒填膺的中國人而言。這是一道興奮的消息，希望蔡允澤博士的「一彈成功」。

為歡送"調查船"海鷗號，而排列港口外去的巡邏艇上。電視公司、廣播公司的實況轉播的記者們，各站自己的角度，忙得不亦樂乎！

「歷史性的一刻，將到來。震撼全世界的海底金剛，是不是因蔡博士發明的武器，給屠殺化成水泡……安定民心！現在在調查船．海鷗號甲板上，從椅子上站上來的就是蔡允澤博士！……

記者們忙着實況轉播中。海鷗號的甲板上也不斷地進行各種調查。
「茲！茲茲茲！」地響個不停的「放射能反應器」的怪聲響。
大夥兒瞪大了眼睛。
「停船！迴轉！……引擎停止發動！……」
在詹所長的一聲令下，調查船開始漂流。
「有了！有了！就是在船的下方！……」
詹水火所長的尖叫着，蔡允澤博士也緊張起來。
「詹所長！」蔡博士的叫喚聲，顯然抖着，所長回頭一看，博士下了決心似地口吻。
「喂！借我一套潛水服！」
「什麼！」
詹所長不同意蔡博士的這種做法。
「一個外行人……穿上潛水服！有什麼用？……」
「蔡博士！詹所長說得對！外行人做這種事？……這是不能勉強的呀！」

李山根博士也從旁插嘴，蔡博士卻義正詞嚴地：
「老師！這是只有這麼一枚”氧氣破壞劑彈“要它發揮功能，唯一的方法是在水中以人手操作之外，再也沒有好方可做的！」
蔡博士的喊叫聲，悲愴地。李山根博士看蔡博士的意志堅決，無法再接下去，站在李山根博士後面的新吉也踏出一步。
「我跟蔡博士一道去！……」
「不！不！這！由我一個人來操作就夠了！」
「豈有此理！外行人的你一個人就能做到嗎？…」
詹所長看了新吉兄充滿了決心的臉兒。
「對！如果新吉兄也同道！我們就放心多了！好全看你的了！」
「蔡博士！要學新吉的做法才能”一彈成功“！」
詹所長爲蔡允澤博士着上潛水服，再叮嚀道：
蔡博士也”乖乖“點頭。詹所長向船橋打個信號。
「開船！慢速！」調查船．海鷗號緩緩地開了。

潛水服用的送氧用泵浦，開關上了，人人屏住呼吸。看着“歷史性的一刻”。

蔡博士把“氧氣破壞劑彈”抱上來，回頭看李山根博士。

「老師！要這個樣子的“研究發表”……這就意想不到的！……」

強顏歡笑，李山根博士，看了兩位「義士」從容赴「義」不由得肅然起敬，走上一步，把他的兩肩給緊緊抱住，惠美也走上前來。

「祝你們成功！凱旋！」蔡博士莞爾點頭。

～～～海底金剛盤踞着的海底下，靜靜地等着時機的牠。看有“人”侵犯而來。把自己的長首給緩緩地擡上來。到甲板還的李山根博士向他們兩人揮手喊叫：

「新吉！蔡博士！小心！對手是勁敵！小心！」

兩個人一躍下水。流下了大泡沫，消失於海中。

「生命繩」是由惠美抓住著的，生命繩逐漸給放。

在昏暗的海底裏，有花紋的大海藻搖曳著，在森林的“樹蔭下”這一條

危害人類的海底金剛盤踞著。

到達海底的兩位勇士，把四下察看一下。這個時候“牠”似乎已經察覺“危機四伏”把頭給擡起來。忽然一道閃光，金剛略把身子擡上。

新吉把蔡博士的肩膀給輕拍，指向海藻「森林」搖晃的大岩石下。從海藻下，隱約可見海底金剛盤踞著。

蔡博士也給這龐然怪物嚇住似地，看了新吉。

新吉把水中用手電筒大大地揮動。

“沙！沙！沙！”海底金剛動了身。

一面庇護著蔡博士，一面揮動著手電筒的新吉，步步後退。海面上的海鷗號減速前進。惠美及詹水火所長拼命抓住生命繩。

「咕！咕！……」它一直向下延伸。

兩人的後面，李山根博士屏住呼吸看著這歷史性的一刻。“科！科！……海底下，金剛步步向兩位勇位進逼，兩人只好退了。蔡博士抱住了“氧氣破壞劑彈”隨時要向“強勁”發射出去。

海鷗號上的報務士，緊張得不時冒汗。

「停船！」尖叫同時，螺旋槳也靜止了。心臟也幾乎停止跳動。

「科！科！」海底金剛又逼上來。

蔡博士把右手擡起。新吉把生命繩拼命拉。

嘶！的一聲。新吉浮上海面去。蔡博士卻仍然抱着那唯一的氧氣破壞劑彈。海底金剛又逼上來。浮上來的新吉，在"甲殼"中大叫。

「蔡博士！蔡博士！」蔡博士拼命地。

「嗚！……喔！……」海底金剛逼上來。

牠站立之後，向蔡博士撲向來。千鈞一髮，蔡博士把"氧氣破壞劑彈"安全裝置開了。

容器中海水湧上，裏頭有砲彈大的大囊靜靜地開了口，起了無數的泡沫。蔡博士，把它向鐵金剛的方向推。自已也給躲到大岩石去。

「噗嚕！噗嚕！……」

在泡沫中，向這邊撲向來的海底金剛，牠的金身進入泡沫同時，打個翻

筋斗。在大岩石下靜觀這情形的蔡博士，從腰袋中拔起"匕首"。

在船首脫下潛水服的新吉，注視著泡沫的海面，向發話器大叫：

「蔡博士！蔡博士！」

李山根博士、惠美緊張得戰慄不已。

海底金剛，用牠銳利的爪子把大岩石的外"皮"爪了，在痛苦中掙扎著，七顛八倒，想向海面冒上來。

蔡博士看了！「事情」將成功了，向上面「喊話」。

「新吉呀！祝你幸福！請轉告惠美一聲！再見！」

說着，以匕首把生命繩切斷。送氣管成兩段。

在打著大漩渦中的泡沫中。那一條海底金剛，還是打翻著，掙扎著，整個海面，爲此起了泡沫。海面上的調查船，海鷗號也被小山丘一般大的海浪，一步步地推走。

李山根博士把詹所長執著的"命繩"給拿過來看看，卻已經沒有反應了

李博士以悲慟的聲音叫喊着。「蔡允澤！蔡允澤！」他把命繩給拉上來

，定神一看，它的尖端是被銳利的刀子切斷的新痕。新吉給這情景發呆，手中的話機也給掉下。

「蔡博士！蔡博士！都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

惠美嚎啕大哭著，向新吉身邊走近。

掙扎著的海底金剛，在大家的前面，露出身來，牠還想，以最後的掙扎來要把海鷗號〝撲打〞下去。

「哇！……」惠美尖叫了。新吉把她緊緊抱住。

甲板上的調查團員，不約而同地伏下去。但是，誰說力大無窮的海底金剛。被這〝氧氣破壞劑彈〞打中的話，牠也無可奈何，只聽得「咔吧！」吼叫一聲，把全身給向上一擡就撲打海面，水花四濺，沒於水中。

「噗嚕！噗嚕！」

牠的死屍，向海中沈下，躺在大岩石間去。但是立即開始溶化。

李山根博士的眼眶裏卻淌下淚珠，靜靜地注視了起變化的海面。

這個〝威力驚人．殺人無數〞的海底金剛，終於由中國人的手處置了。

把這歷史性的一幕，在遠遠的海面巡邏艇甲板上〝參觀〞著的大衆傳播網的記者及參與工作的人員都雀躍三丈，高叫歡呼。

在麥克風前廣播著的播音員的聲音也興奮而不成聲。

「大家最懼怕的海底金剛，終於被本世紀的大化學家—蔡允澤博士發明的〝氧氣破壞劑彈〞毀滅了。蔡博士勝利了，人類終於勝利了，勝利了！」

海鷗號的甲板上，蔡允澤博士和同期同班生。詹水火所長，已經哭紅了眼睛，新吉哭了，惠美也哭了。

新吉，連眼淚也不拭地：

「蔡博士是無法信任現在的人的！……連他自己也……也……也不能相信，誰敢保證他的〝氧氣破壞劑彈〞不會拿起做殺人的利器？……連發明者也……」

惠美點頭，新吉向惠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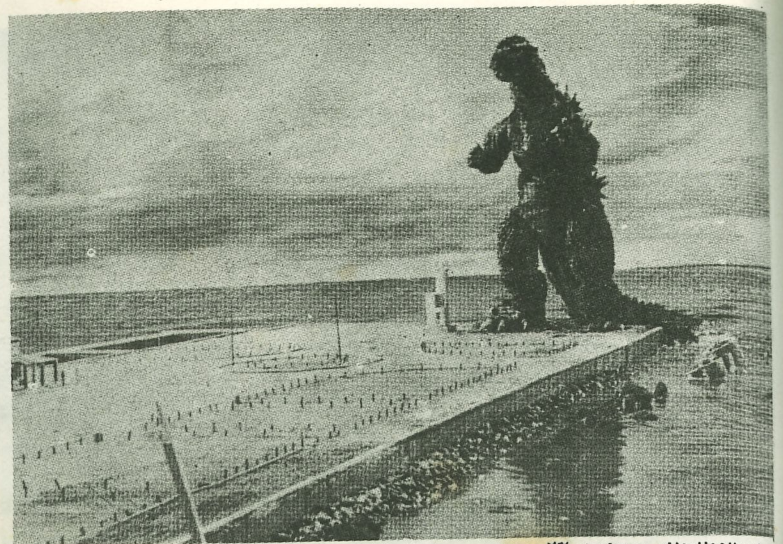
「蔡博士最後一句話是〝祝你幸福〞。」

惠美聽了這一句話，感動得放聲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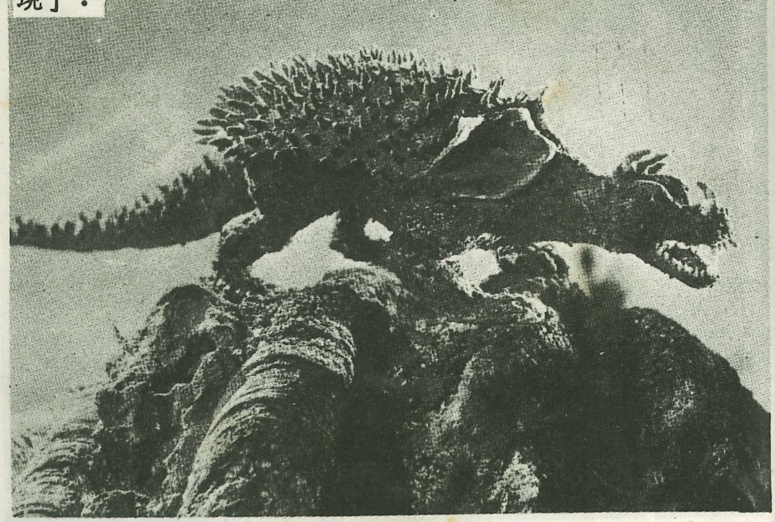
「……」
新吉，顯然的，抑住悲懷，又哭了。李山博士暗然失色地，自言自語道
「……我們可知道，那一種海底金剛，不能說，牠就是最後的一條，如果有人要再繼續作氫彈、核彈試爆，同類的海底金剛又出現也說不定！」
一陣強烈泡沫的海面，不知何時"化解"太平洋上又恢復了一片寧靜。
不知誰在口吟著「祈求和平歌」
（和平！和平！和煦的太陽，普照大地，
讓世界永遠和平，我們虔誠地祈求；
上蒼給人類和平，憐憫我們人類……）
一平如鏡的太平洋上，調查船，海鷗號的甲板船首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飄揚於強勁的海風中，踏上歸途。
「隆！隆！…」從巡邏艇上發射了慶祝禮砲。
但是。他們卻沒有一個人了解海鷗號上，每一位"工作人員"各個懷有的悲痛是如何地？…調查船、海鷗號，在光芒萬道的晨曦中，乘風破浪，向

基上邁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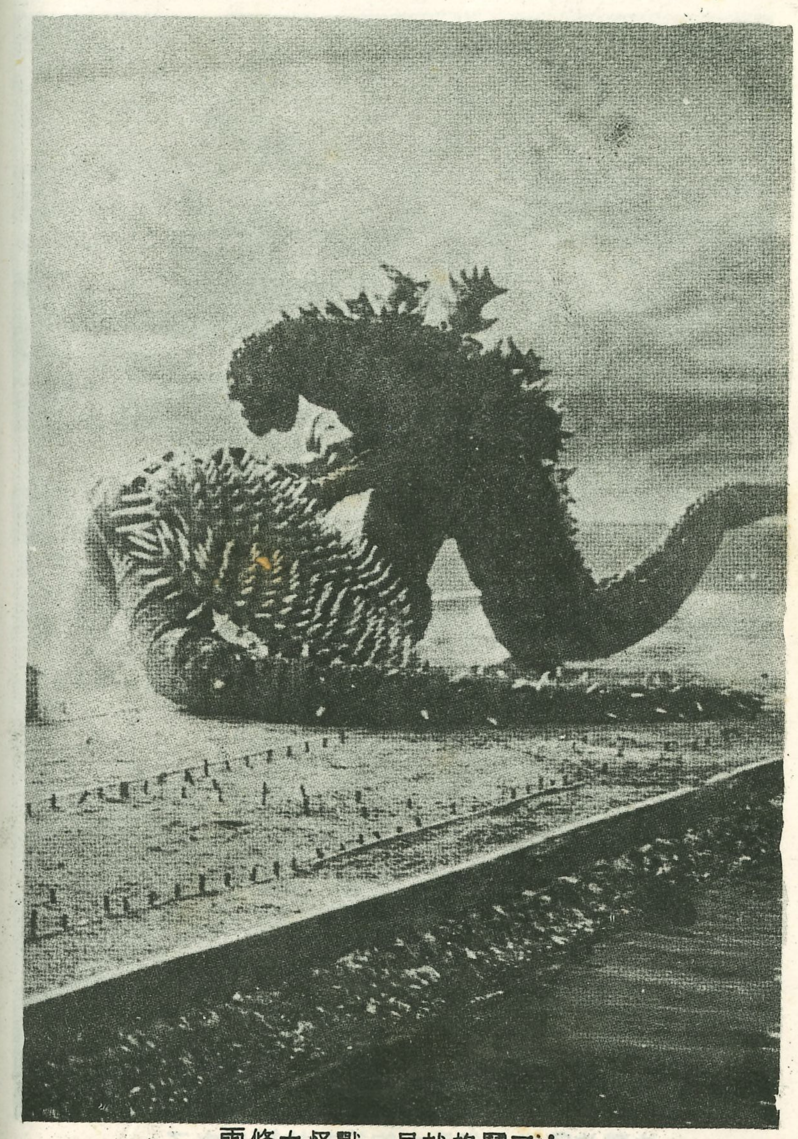
金剛反攻戰



在龜山島發見的第二代海底鐵金鋼，在臺灣東部的花蓮港出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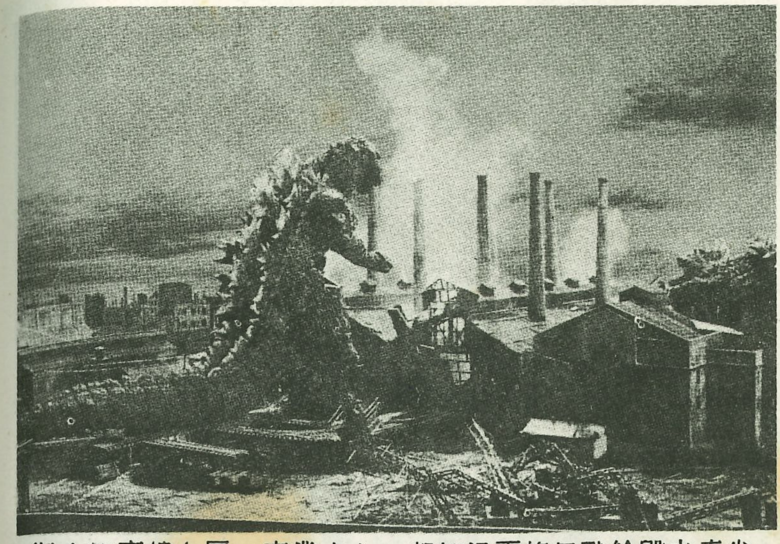
追擊海底鐵金鋼而來的安基拉斯也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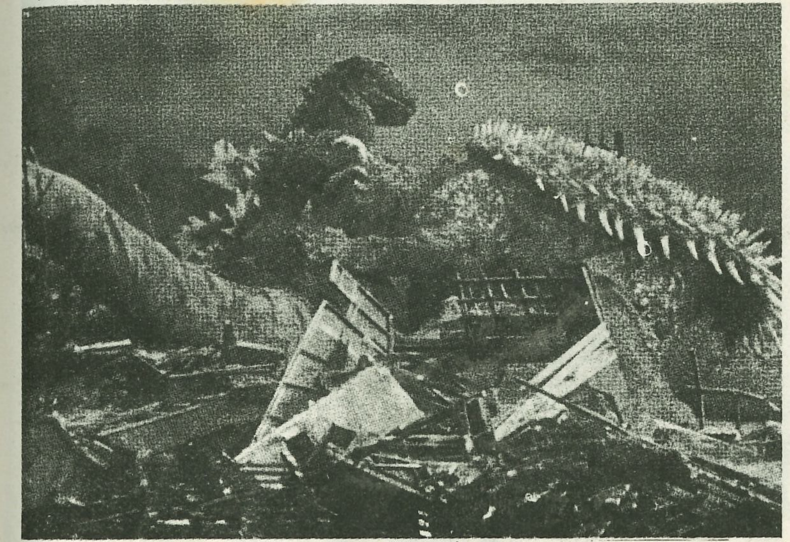
兩條大怪獸一見就格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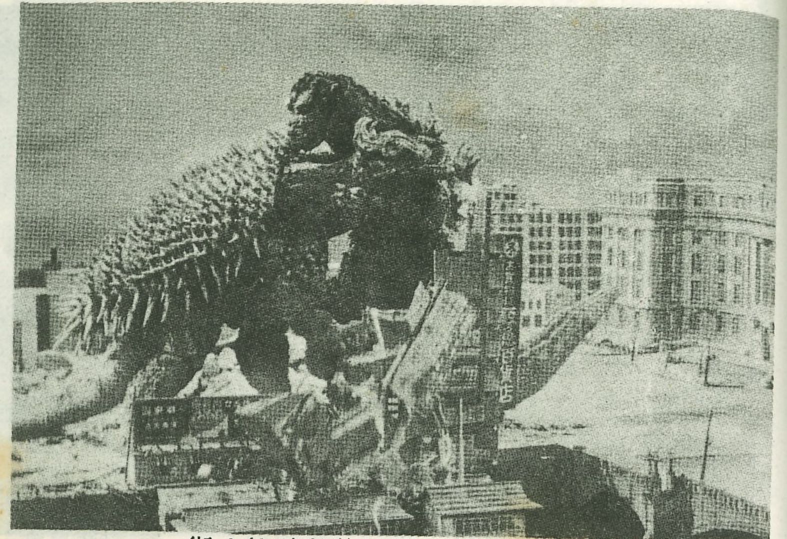
海底鐵金鋼也絕不是弱者，與安基拉斯展開激烈戰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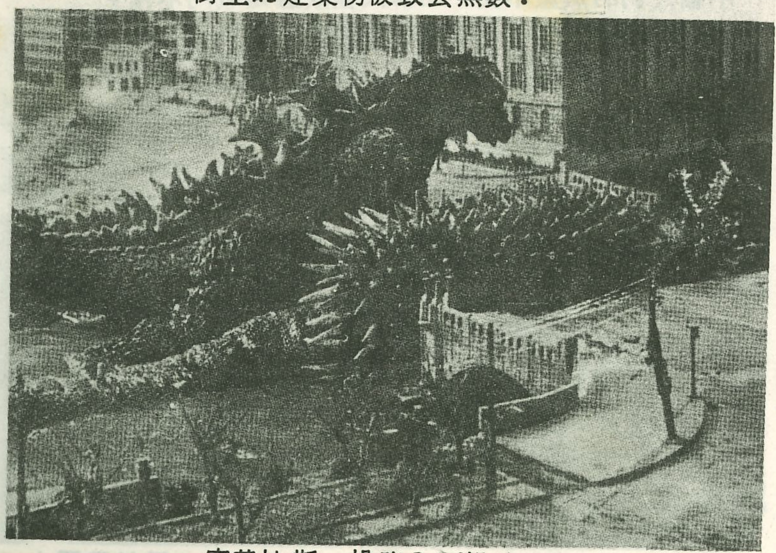
街上的高樓大厦、商業中心…都被這兩條怪獸給毀去泰半。



安基拉斯的咬住戰術，使海底鐵金鋼陷入苦戰了。



街上的建築物被毀去無數！



安基拉斯，投降？不投降？



不顧人們的焦慮不安，兩條大怪獸還是戰鬥不懈。



因兩條怪獸的猛烈戰鬥，使花蓮的文化遺物也毀於戰鬥中。



鐵金鋼把安基拉斯打倒後溜到大濁水·清水斷崖附近躲藏，以免受攻擊。



軍警聯合隊的猛烈攻擊下，海底鐵金鋼也痛苦不堪地！

(1) 海上飛行

「達達達！達達達！」發著輕快的引擎聲，一個黑色機影，在汪洋大海上飛行著，它銀白色的機翼，閃閃爍爍，自由自在地。在海洋上做個大盤旋。似乎爲尋找”魚群“而忙不開。

機身上可清晰地看見”中華民國·臺灣省·華民漁業·HM等字樣，裏頭的駕駛員是陳泰宇，爲的是追蹤魚群而搭著這小型水上機，在海洋上搜索，海面上的各處，開始佈上棉花樣的朵朵雲。

他注視著海面……一大早自出門、上機、搜索……已經是一個把小時，現在才發現一群”鰹魚“。

寬厚的肩膀，粗獷的手臂，銳利的眼力……把駕駛桿給輕輕地握著……注視了良久的海面，能發揚魚群。這怎麼不會使他欣喜若狂，不由得微笑了

輕輕地踩上油門，加些機油，把駕駛桿向前推……俯衝而下。泰宇機的前面出現了一大群鰹魚，把頭兒浮現於波浪上，烏溜溜的背上，閃爍著……

海面上起了不少泡沫，成群地向北移動。

陳泰宇確認之後，開始作水平飛行，高度五百公尺，把掛在脖子上的送話器給拿起來，向公司報告。

「華民：華民！…我是陳泰宇！在東徑××度×分。北緯××度×分×秒，發現鰹魚群，請連絡第三天龍號！報告完畢！請！」

「華民總公司！華民總公司！知道了！請繼續報告魚群去向！完畢！請！」

「知道了！知道了！」

陳泰宇機在鰹魚群上再做一次大盤旋之後，再在牠們的上空繼續飛行。

在海岸上的三樓建築華民漁業公司的三樓，無線電報務室，透過潔淨的落地窗，可看到屹立在防波堤盡頭的燈塔，爲陳泰宇的來電應答是報務員，王秀英，喜上眉稍。

她把泰宇機的來電話給簡明地書寫於報務稿上，立即遞給鄰座的李淑芳小姐。

接著報務稿的李淑芳立卽按稿件。她的拍報件聲，如同美妙旋律？……

兩位報務小姐都興奮異常。

「第三天龍號！第三天龍號！這裏是華民本公司！華民總公司！泰宇機在東經××度×分，北緯××度×分×秒發現鰹魚大群，立卽全速趕赴發現地點！」

「我們是第三·天龍號！第三天龍號！了解了！」

第三·天龍號，立卽掉轉頭，向指定海域乘風破浪而去。漁船甲板上，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手執“釣竿”「枕戈待旦」。

船長則口銜煙斗，注視著天空的一端……風平浪靜的海上，只聽得柴油機開足馬力的聲音，與撲打船腹的波濤，交織成催眠歌。

「船長！那邊！一定是他！……」

航海士指的方向，忽爾出現一個粟子大的黑點，逐漸擴大它的影子。

把機翼大大搖晃的“泰宇機”在第三·天龍號上做個兩三遢大盤旋，將作嚮導。

「我是泰宇機！我是泰宇機！……現在起開始爲第三天龍號嚮導！報告完畢！請！」報務士。王秀美的回聲來了。

「知道了！知道了！」

王秀美報“知道了”之後，忽爾把聲音降低。

「辛苦你！勞駕了！」

「不！不！今天的獵物太大了。今個兒晚上，我們來慶祝一番！」

「好哇！我等著！快點回來！」

在無線電報話機上，秀美的聲音，顯然興奮極了。

「還有？……」

「還有什麼？……」

「沒什麼？只有…說，我向爸爸借用車子！……」

「……這怎麼行？…使用公司的無線電談私人事務！雖然是董事長的令嬡也不能“假公濟私”呀！」

淑芳笑了。用右手把秀美的肩膀輕輕一推。

「對不起！對不起！……但是我一定請咖啡！……」

「OK！前方取消！請繼續說話！請繼續說話！泰宇機！請！…」

「噢！對！現金交易！完畢！」

「哇哈哈哈…」陳泰宇哈哈大笑。

「淑芳！我麻煩你代勞一下！我到爸爸那裏一趟！」

王秀美正要站起來的時候……無線電報機忽然尖叫起來。

「我是安民機！我是安民機！右部引擎故障！右部引擎故障！…」

兩位報務士緊張了。

「安民機！安民機！這裏是總公司！請報告現在位置！請報告現在位置！」

「接近龜山島南端，接近龜山島！啊！右部引擎停止！」

安民機，一搖一擺，發著奇異的震動聲，逐漸地高度給降下，林安民給咬緊牙根，只仗著令人擔心的左部引擎，設法降落於龜山島南端，左部引擎也幾聲響”噌“的最後一口氣，停了。

「啊！左右引擎全停，無法飛行”請救援“！」

「安民機！安民機！請回答！安民機！安民機！安民機！……」

李淑芳報務拚命呼叫。但是，安民機卻不再回答了。

秀美趕緊坐下自己的報務台，把開關上了。

「泰宇機！泰宇機！安民機現在被迫降落於龜山島南岸。立即援救去！」

「喲！安民機！好！知道了！立即援救去！」

陳泰宇，踩上油門，加足馬力，做個大盤旋，飛向龜山島。秀美拍出電報之後，立即跑出無線電報務室，飛也似地衝進董事長室。

「爸爸！」秀美的臉色蒼白，與課長談話中的王董事長把頭一擡。

「什麼呀！秀美！」

「林安民的飛機！」

「什麼！什麼！」

王董事長的臉兒，忽爾變了臉色。

(2) 兩隻大怪獸

泰宇機臨龜山島上空時，他先在它的周遭盤旋兩三圈，他把沙灘注視著，開始搜查，在茫無邊際的太平洋中，孤立的一個小島：全以大岩石構成的如龜狀小島。波浪高大，無法接近，而且峭壁如林的岩石島，周長幾公里的小島，在陰霾天氣下，令人愈感棘手。

把高度盡量降下，循着島邊飛行，陳泰宇給注視著"海灘"。

「啊！那個？」

在島的中央部有個小灣，灣中有大大小小的岩石凸出於海面，在岸邊有塊幾年方公尺的沙灘，安民機就是掉落在這個灣邊的沙灘。機翼卻漂浮於海水中閃閃爍爍。

泰宇機再把高度降下，仔細看下去，陳泰宇發現有人站在岩石上揮動手帕。

「我是泰宇機！我是泰宇機！現在發現安民機遇難地點！立即援救去！……完畢！請！……」

「知道了！知道了！祝你成功！祝你成功！」

王秀美報務士的報告聲，已經緊張極了。王董事長也補上一句：

「陳泰宇！看你的了！」

兩個人的報告聲都慌張而恐懼。

「唔！」

泰宇在下腹下了力氣，把駕駛桿向上推，採取着小姿勢。

着水了，純白的水花四濺，雖然在危險海域，總是勉強着水了，在沙灘邊滑行一段之後煞住飛機，立刻跳下來。

「謝謝了！陳泰宇！」泰宇看向這一邊跑來的林安民，竟以襯衫吊着右手胳臂。

「老林！痛不痛！」

「沒關係！大概掉下來的時候，脫臼或是？……不過你來的早，所以有救了！謝謝你！」

「這！應該向那兩位報務小姐謝才對！」

「噢！那多嘴的兩位！……她們竟是我的恩人！」

「哈哈哈！…你對她們兩個，更擡不起頭了！……」

安民笑了，泰宇也笑了，兩人哄堂大笑的時候……忽然來了個難於筆墨形容的吼叫聲，前面的岩石崩塌下來，在瞬間夷爲平地。

兩個人才不約而同地擡頭起來看，從岩石後頭伸出了一條長首的怪獸，烱烱目光注視著，並發出如雷霆一般的叫聲。

「啊！」兩人把身子縮小。「安民！跑！……」

「泰宇！那是什麼東西！」

兩個人給躲藏起來到岩石後頭，摒住呼息，看著這個突然冒出來的怪物。

「那個！那是金剛！一定是金剛！……」

「金剛！……」

「那是以前曾經襲擊大臺北的鬼東西！…什麼！叫做金剛的東西！…」

「咔啦！咔啦！……」

發著怪叫聲的怪物，兩個人手掛著肩，縮着頭，看著上頭，牠卻如獵物的鷹眼，從高空尋找兩人似地，怒氣不息。

躲在岩層縫裏的兩個”人“陳泰宇、林安民與牠比較，有如小巫見大巫。雲泥之別，牠發現了兩個人，想以銳利的爪子給兩人挖出來般。把巨人的手伸進岩層縫裏來。所幸，牠的手掌太大了，沒辦法伸進裏頭。

牠在努力之下，無法伸進岩石縫，老羞成怒。

「科哇！」一聲，把附近的岩層給撲打了。這一撲打可不得了。幾十世紀堅硬岩石層崩塌下來。只要牠”手“一動，一大堆的碎石，揚著沙塵，由山頭崩下。

「泰宇！怎麼辦？……」

兩人看著上頭的”落石“左右躲著，如小孩子玩躲避球般。牠看這兩個人太”狡猾“了。讓牠多費神，還是”抓不上“瞪大了眼睛，如失去了理性的狂徒，把附近的岩石層給破壞，岩石間的空間，因此逐漸擴大，海底金剛的”眞面目“露在於兩人之前。

牠那巨大的魔爪，幾乎有足夠的空隙伸到這一邊來。

「科哇！」

兩個，平時飛翔空中的飛行員。現在卻被這巨大怪獸的銳利"爪牙"追得無處躲了。

由上頭落下來的"碎石"把兩人的逃路給杜塞下來。一尺……二尺……牠的手，已經掩蓋"上空"這一隻大怪手，由上面覆蓋著冒著冷汗，逃命的兩位飛行員。

「渾蛋！這個畜生！」

冒著膩汗的林安民，只要金剛的大魔手一動，東躲西藏，跟牠捉迷藏，臉色蒼白，因恐懼，四肢無力，戰慄不已。

「安民！」

泰宇看了大勢已去，無法可救，忽然，從口袋裏掏出紙煙來。安民看著泰宇口銜沒有點上火的煙滑稽樣"笑了"

「噢！最後的一根煙了！」

這樣把「死」看着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時候，卻產生無限的穩重感。海底金剛，看自己的目的無法達成，怒氣不息。一步步地進逼而來。……

陳泰宇覺悟了，乾脆坐下來，把眼睛閉下來。…等著任意去「宰割」。

這個時候，又忽爾聽來「喔！……」的一陣恐怖咆哮聲，他們兩人不由得回頭看那海灘上伸出長脖子，背著甲殼，長著無效尖刀，身披堅鱗，長達四、五十公尺大的怪物。

「喔！…」又來了一聲，震天賈響的咆哮，天地都搖晃了，接著爬上島來。

向這一邊伸著銳利魔爪的海底金剛，似乎沒有再注意兩個"小栗子"只聽得雷霆般的咆哮，天地也崩塌似地地鳴……幾乎同如八級地震。

「啊！」

驚愕不已的兩人，把銜在口裏的紙煙給掉落了，手抱著頭，昂頭看上面兩個人，給擡頭一看，從岩縫裏可清晰地看見，兩隻不同的怪獸，吼叫、咆哮，打起來了。咬、抓、撲……樣樣出籠……在尖銳的岩層上，一上一下滾了。

後來出現的身上披"甲"的那一條怪獸，更是兇猛。以猛烈的速度撲打

先來的一隻……兩隻怪獸，把龐大的身子猛撞、咆哮之，猛烈的格鬥戰開始了。一撲打，力大無窮的怪獸，把附近的岩石給打碎。

兩人，平時飛翔於空中，有大無畏精神的飛行員，現在卻顯著頭，看着上面，兩隻怪獸的搏鬥。

後來上來的一隻怪獸，又離金剛而去，脫兔一般轉到牠背後，相機撲上去。金剛也不是弱者，採取守勢，同時準備攻勢，對峙著，放出威嚇性咆哮

泰宇、安民，只好顯着頭，手裏担了一把汗，摒住呼息觀戰。兩隻大怪獸，互視、對峙了片刻，後上的一隻怪獸，自認”金剛“也不是”弱者“以蔑視之眼神，看牠一眼，忽爾轉身，向海中”撲通“的一聲，走了。

這個時候，海底金剛，看牠”溜“了。牠也跟上去。

「吧隆！」一聲。

兩隻大怪獸，同時跳進海中，四下浪花起。海岸上忽爾起了「獸王海嘯」

「喂！安民！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快！快！……」

兩個人恢復意識似地，向泰宇機房向拼命跑。

「快一點！什麼時候又要出現怪物就不知了！……」

泰宇把折斷了手的安民給向機艙推，自己也跳上去，立即把引擎起動電扭給按上。

”噗嚕！噗嚕！……“這一架水上機，發着輕快的馬達聲，滑走水面升空了。

升空去的泰宇機，在島上盤旋了兩三周走了。由機上俯瞰的兩人，只見吞噬兩條怪獸的海面，起了個大漩渦，造成泡沫的波浪……也許。還在海裏格鬥不已。

(3) 李山根博士

這裏是中華民國．臺灣東部的港都．花蓮，爲我們中國人開發的東部國際港。這裏的國際港，它完善的設備，已經提供臺灣東部，經濟開發作最好的貢獻，除了國際港之外，這裏是中部橫貫公路的起點，北迴鐵路的終點。

在花蓮警察局若大的會議室裏，已經來到二十來位警界的大人物，警政總監、警務處長、軍方也派來幾位海上巡邏隊的幹員、隊長……加上剛剛進門，來自臺北的古代生物學家·李山根博士、楊新民博士，還有中民漁業公司、王社長帶來的林安民、陳泰宇兩位飛行員。

兩位飛行員在桌上把拍照來的怪獸照片，一張張地選擇著。將近兩百張的彩色照片中，前天在龜山島上看見的那一條，跟海底金剛打鬥的，帶有甲殼的一條怪獸竟不見。

泰宇及安民兩人覺得不夠用了，主辦的警官提示最後一張。

「這！就是最後一張！……」

「噢！…就是這個！……」

泰宇跟安民看了同時，當口同聲地道：

「對！對！就是這個！……」

「不會錯嗎？……」

「不錯！不錯！就是牠！」

兩個人的回答，非常肯定。

「原來就是！……」

楊新民博士回頭看看成排坐着的警務處長，海上巡邏隊的幹員，王社長、李山根博士。

「由這張照片看來！……我們的想像命中了，而且想像中，最糟糕的假設！……」李山根博士點了點頭。

大家呆住半晌，沒有一個人開口。過了片刻，變了臉色的警務處長說話了：

「照博士的說法，除了金剛之外，還有一條！」

「是的，因爲有人在太平洋做〝氫彈試爆〞之後，吵醒了海底金剛之後。又把長眠中的安基洛恐龍給吵醒了！」

「什麼？安基洛恐龍！」

「對！對！這個就是〝安基洛恐龍〞！」

楊新民博士把照片拿上來，遞給警務處長手中。

警務處長手中的照片，大夥兒不由得圍攏來注視著。

「……這種怪獸，我們稱之為”安基洛恐龍“又名基拉斯。這種恐龍是距今約一億五千萬年前至七千萬年前，獨步地球的巨龍之一。所謂”金剛“也是其中之一。我帶有斯界的泰斗・波蘭的古代生物學家・普烈蒂里・赫頓博士的報告書，我為大家朗讀它，供給各位參考！」

楊新民博士，從桌上拿起一本自己準備來的有關書籍，打開來就朗讀它

「安基拉斯恐龍身長約一五〇呎（約四十五公尺）至二〇〇呎（約六十五公尺）是生性暴戾的肉食性恐龍，雖然是五、六十公尺的龐然怪物，但是動作敏捷。

安吉拉斯，與其他的生物不同的地方就是，因牠的身子裏頭有數處腦髓就是胸部、腹部均有之。因此牠在構造上有特別的地方，牠的暴戾、野蠻性質又是特別的！」

楊新民博士把這一段文獻給讀完之後，靜靜地把書合起來，放回桌上去，閉目沈思。

「我們現在有兩位證人，華民漁業的飛行員，陳泰宇、林安民兩位飛行員都是目擊者，他們兩位，曾在龜山島的沙灘上看過安基拉斯與海底金剛的大格鬥。」

我們現在就是向各位報告，另一種怪獸—安基拉斯出現。

楊新民博士報告完畢之後，靜靜地坐下來。

整個會議室裏持續了一片緘默，警務處長起，大家都俯下頭，不知如何採取對策，在這個時候，一位主持的警官，有意打破這個緘默的局面，站起來了。

「我懇請從臺北搭機趕來參加本會的李山根博士，對”金剛“的對策！……是不是有高見？」

李山根博士，應主持者之邀，站起來就向會場內的與會者，輕輕地行個禮之後開口說話。

「現在，主持的警官先生、要我發表”對金剛的對策“？關於這一點，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什麼好的對策的！」

「什麼！」

整個會場裏的與會者，對李山根博士，有啓望和依託，他站起來就“沒有辦法”了！大家不覺地起了一陣騷動。李山根博士看會場裏起了一陣騷動，有意地強調它似地，再道：

「我現在向各位提起了，對海底金剛是完全沒有辦法的。只有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去觸怒牠！」

「……」

「我手頭有從臺北帶來的“記錄片”就是大臺北曾蒙受海底金剛摧毀的慘狀。請各位把這觸目驚心的各場面觀看之後，我來回到各方面的質疑。然後，跟各位研究對策！……請！……」

李山根博士，向他的助理手示之後，燈火熄了，前面的銀幕上出現了“海底金剛襲擊大臺北記”等字幕：

……由淡水河口登陸的海底金剛，根本不理會在小丘上的軍警聯合隊的機關槍“野戰砲的砲彈”向淡水直撲而來。在海岸上架設著，通有五萬伏特高壓電的，高三十公尺，寬五十公尺的鐵絲網也被牠的威力給切斷……。

牠衝破這一道防線之後，由口裏放射強烈的白熱光線，把高壓電的送電塔也給頓時熔化掉。

有十餘層的摩天天樓也在牠的一推、一搥、一踢……立即粉碎，……牠挾其餘威，向士林而進入臺北市區，由中華而西門鬧區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區，……

轉向松山區……前後只有一個多小時的猛烈肆虐中，整條火車給拿上手裏玩了，摩天大樓也一座座地被毀了。

牠在這襲擊中，對人類的砲火、飛機的轟炸，根本無動於衷……，這恐怖的局面，由銀幕上，一五一十地告訴“大家”。

約二十分鐘的“記錄片”放影完畢之後，燈光又亮了。大夥兒不約而同地嘆個一個難於形容的嘆氣來。

李山根博士站上來說：

「各位！現在看過的記錄片，得知牠—海底金剛的威力是多大，就我們

地球人類，集中了腦汁也無法殲滅牠的，主要的原因是因爲牠的身上帶有放射能。所以我們是無法擋住牠的去路的！」

李博士說明到此地，海上巡邏隊的軍官站上來。

「但是！李博士！據我所知！是不是把”那一條海底金剛“給消滅了嗎！」

「對！對！曾出現的那一條金剛是以蔡允澤博士發明的”氧氣破壞劑彈“給殺死於臺灣海峽“這是事實！」

但是。所謂的”氧氣破壞劑彈“已經與發明者，蔡允澤博士”走了“！因此。我說，目前已經沒有辦法殺死再出現的海底金剛了！理由也是在此！

「李博士！依照你的說法，我們地球上！……海底金剛……並不是只有一條？」李博士深思似地點了頭道：

「對！海底金剛不只是一頭！這也是我們身爲一個生物學的研究者最怕一件事。

這一次，不僅是海底金剛再出現，更出現了生性暴戾的”安基拉斯恐龍

“因牠的出現，我們人類受的威脅就是原子炸彈的恐怖，高達幾十倍、幾百倍！……」

飛行員”陳泰宇“閉口咬唇，靜靜地聽著李博士的演講。

警務處長的臉上，愁色最深。

「但是！李博士，在現在的情況下，是不是有把被害給減少於最低限度的方法！」

「對！對！我也同感！在目前。我們的能力下，只好設法減少我們的受害程度於最低限度。

爲此！我們必須早一刻確認牠的位置，預測牠的”登陸地點“使附近的居民做緊急疏散，實施嚴密的燈火管制，這是因爲我們在”金剛襲擊大臺北“的過程中”領悟“的一種經驗。

海底金剛，對光線非常敏感，簡言之，如果有微弱光線，就立即激起牠的憤怒……據多方的研究，這是牠勾起氫彈試爆的”回憶“也說不定。

總之，牠對光線會產生極強烈的反應。因此，我們如能利用這種習性的

話。最好，可在海面上投下強光性照明彈，給誘出於海面……不過，就目前，據我們所知。這些都是消極的做法……但是燈火管制，是必須做的……。

飛行員，陳泰宇卻連動也不動地，閉目傾耳傾聽。

(6) 金剛接近

美崙山—這是可眺望花蓮港市的小山，有兩個黑影，在坡道上，向山上走，美麗的花蓮夜景，在美崙山上可把它覽無餘。陳泰宇、王秀美一對情侶，靜靜地走。在沈默中的約會，秀美不能在沈默了。

「泰宇！你正在想什麼？……」

「沒有！」

「我看！……你一定有心思呀！你說呀？」

秀美以溫柔的眼光回頭看他。

「我想一定是安民，被你的勇氣，懾服了！……」

「什麼勇氣！……懾服不懾服！……」

「在緊急萬分的時分，你給他一條煙！……是不是？……」

「噢！那個事情呀！……」泰宇輕輕地回答。

「這就是"勇氣"！」

「那不值一提呀！」

「不是勇氣，那該叫什麼？」

「應該怎麼說呀？……」

兩人依偎地走著，上了坡道。

「好在！有了你的勇氣、機警！……」

「我以為不行！這時候，我的眼前忽然湧上妳的……」

「泰宇！……這！……」

秀美不覺地紅了臉，泰宇也笑了。

「這……我太高興了……」

兩人輕輕地口吟著"情人歌"步步爬升，上美崙山去，一對情人，最甜

蜜的一刻。

這個時候，忽爾來了“轟然”一聲，一架噴射機從他們兩人的頭上掠過。向海那邊飛，這一架噴射機就是，搜索金剛的搜索機。

泰宇看了它，不由得擡頭仰望它。

「喲！終於開始了！……」

看一片漆黑的汪洋大海，不見的黑潮，顯得更黑，秀美看泰宇在眉宇之間，顯露出堅毅的決心。

泰宇豈在前頭，秀美從後頭那他槐梧的身材，男人氣魄的泰宇，不覺地莞爾了，感到無限幸福。

泰宇忽爾回頭去看秀美，她的臉上浮上難於形容的寂寞感。

「凡是海底金剛在的話……」

（……這個沒有爲秀美回答……怎麼行？……）正在想的時候，又一架噴射機掠過兩人頭上掠過。

這一對情侶，不安的情緒油然而生，掉頭就踏上歸路。

在花蓮過了不安的一夜的“對海底金剛本部”幹員們，自昨夜以來，爲了搜索海底金剛，戮力以赴。

警務處長也因整夜不眠，紅了眼睛，向他的屬下分配工作：

敬告全體隊員，昨晚以來，大家在不眠不休地搜索中的海底金剛，到現在還無法搜索。

爲了全國國民，爲了世界人類的安全，我們必須克服一切困難，把這人類的大敵發現之後，設法毀滅。如果發現牠的踪跡，必須立即把牠詳細的移動情形報告本部，以利採取行動！」

警務處長把命令下達之後，離開麥克風之前，走到楊新民前面。

「……這個“狡猾的傢伙”！不知走到那裏去？……」

楊新民博士，側着頭，考慮似地。

「那邊海底……是昔時，第×期時代，曾引起一次地殼的大變動，所以造成了無數的洞窟。如果，這個狡猾的東西，向那些洞裏的一個躲過去……我們就暫時無法看了牠了？……」

「這個東西！眞是叫人辣手的！」

警務處長正蹙眉的時候，「布！布！布！」警笛響了，大家不由得緊張起來。

「我是天義機！我是天義機！十五時二十四分！十五時二十四分！雷達搜索中。在東徑××度×分，北緯××度×分之處的海中，發現海底金剛般的東西，目前追蹤中，報告完畢！」

搜索本部，大桌子上的一幅作戰用地圖，給放上一架小型標識用機，接著又來電：

「我們是戰艦，T十號！T十號！十五時三十二分，在東徑××度×分，北緯××度×分的海域，發現類似海底金剛，目前追跡中！報告完畢！」

大地圖上，又放上一個小型艦艇。

搜索本部的裏裏外外，全給充滿了緊張。

「對策本部報告！對策本部報告！各搜索隊！立卽向東徑××度×分。北緯××度×分的海域集合！反覆一次，對策本部報告！對策本部報告！各

搜索隊！……立卽向東徑××度……」

這一道命令是向搜索中的飛行中隊及搜索艦隊廣播出去。

接到命令的飛行中隊立卽掉頭向指定的方向飛，在海面上的搜索艦隊也向那個方向，乘風破浪而去。由上空俯瞰白色艦尾波，美麗極了。

地圖上一個個地給放上金剛移動情形的小模型，注視著它，須臾不離的警務處長、楊新民博士。

「楊博士！由海底金剛的動向來看！……」

楊博士回話：「由雷達的搜索顯示，這個地方就是臺灣北端石垣島與釣魚臺之間？……」

「這樣的話！……如果牠要登陸！……臺灣東部是？……」

「這……倒有很大的勝算？……」

楊博士，據推察，把指頭指向臺灣東部間蘇澳、花蓮海面去。

發現海底金剛之後的緊急海息，立卽由大衆傳播網的廣播電臺、電視網、新聞機構……以緊急快報散播出去。

大衆傳播都依"對策本部"看法，在標題或大題目下說道：

「金剛！牠極有可能向臺灣東部、花蓮附近登陸！……」

全國大衆傳播網緊急快報都以此爲題

「對策本部十五時公佈！現在，已經發佈"疏散令"臺灣東北部蘭陽平原一帶居民，立即開始疏散，據飛機的偵察、搜索。海底金剛，略向東南移動。今、明中，極有可能登陸臺灣東部的蘭陽平原或花蓮市附近，在附近航行中的船舶及沿岸一帶居民，請立即疏散……再重復一次！……」

把這一道廣播給側耳傾聽的王董事長、陳泰宇、李淑芳、王秀美報務士……課長……都爲此沈默了，一片愁雲籠罩了整個屋子裏。這個時候，搜索飛行員，陳泰宇忽然站上來。「董事長！」突然叫的董事長，目瞪口呆地。

「什麼！……」

「董事長，牠在那個海域亂的話……我們就！」

「對！我們將失去一個好的漁業區！」

左邊的"漁業課長"插上一嘴。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工廠的生產額是會直線下降無疑的！」

李淑芳也禁不住喊道：

「沒有早一點使用照明彈給引導牠到外海去的話！」

「如果這樣就能成功的話沒有問題了！……」

林民安，在這緊急萬分的時候，卻表現得非常冷靜。

「但是！如果沒有按照我們的計畫進行！將來我們就沒魚得吃了！」

李淑芳的北方腔，讓大家哄堂大笑。

這一個傍晚的晚報，在頭版的頭條新聞道：

「海底金剛！可能游戈海洋！」

蘭陽、花蓮一帶居民，鬆一口氣！」

不安的情緒漸趨淡化的今天，花蓮街上又恢復了活力，街上的霓虹燈又閃閃爍爍於夜，把星夜都染紅了。

音樂廳、餐廳，各娛樂場所也又播出悠揚的音樂，一片和平安樂的氣氛，街頭的人潮一如往常，攘來熙往。

陳泰宇跟王秀美也相偕到街上購物中心去。

大家陶醉在安樂氣氛裏，警局的警笛大放警報。街上的人群，立卽陷入慌亂，各自走各的路，奔跑了。

百貨公司的播音小姐也慌慌忙忙地廣播道：

「各位顧客！現在接到通知，依據推察，可能登陸蘭陽平原，宜蘭附近的海底金剛，可能南下，偷襲花蓮市附近。十九時三十分，對策本部，推測牠的去向，可能外花蓮國際港口外，對策本部，不久將在海面上投下照明彈。這是以光線誘導金剛於外海的"誘導作戰"，陸上要實施"燈火管制"所以請各位洗音、冷靜地退場以維安全！……我們要反覆一次！……」

聽到女播音員廣播的人們。起了騷動，在狹窄的公司裏擠了，陷入混亂，向太平門衝。

在混亂的人群中，陳泰宇把王秀美小心翼翼地保護著，擠在人群中，設法走出太平門。他們正走出門。所有的燈光都滅了。

「哇！」不約而同地起了叫喚聲……。

在瞬間，整個都市頓時成爲一片黑暗，淡淡的月光，在上空懸掛著……在這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氣氛中，只聽得"吧！"的噴射機聲，留在耳底，讓人戰慄不已。

(5) 逃難的民衆

從海面伸出了長脖子的海底金剛，看見了放射萬丈光芒的防波堤尖頭的燈塔，牠就向「它」撲了上去。

「咔啦！咔啦！咔啦！……」

一陣震耳欲聾的大聲響，牠也咆哮，整個白堊，的鋼筋水泥塔身，被折成截"上半身"則掉進海中。

金剛瞪大了眼睛，一步步地挨上來。越過防波提，進入港口。

奉命投下照明彈的飛機，把一顆顆的照明彈給投下，它飄浮空中，慢慢地降下來，如空中秋千，在空中閃閃發亮。

這一條兇惡的海底金剛，看了夜空中，幾萬燭光的強烈光線，掉頭去凝

視它，掠過牠頭上而飛的戰鬥轟炸機，掠過牠的頭上，接二連三地把照明彈給投下去。

金剛，看了這些強烈光芒，似乎勾起了氫彈爆炸的強烈回憶，怒氣冲天，掉頭跑進海中，向那強烈光芒的海域撲上。

被投下的照明彈，把這個國際港外海，照得如同白晝，恐怖的海底金剛，露出了牠的猙獰面目。不斷地撲打那些明亮的照明彈，陸上的人們卻人人陷入恐怖的深淵中。

「金剛消滅對策本部」的電話鈴響個不停，各地的工作隊、作戰隊，一一把情形報告上來。

「〇〇地區疏散！完畢！」

「××區，疏散大略完畢！」

「辛苦了！」

警務處長親自坐鎮指揮，拿着紅色簽字筆，把工作完畢的地方，一個個地打個×號，同時向各區的警察分局、分駐所發出指令：

「對策本部指令！對策本部指令！各分局、分駐所注意！立即把拘留人犯移轉到安全地帶去！反覆一次！對策本部指令！……」

廣播道，要各地方的“拘留人犯”必須早一點給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大街小巷上，已經被身帶簡易用品，扶老携幼的避難人群，擠得水洩不通了，為了逃向郊外……逃難的行列，在不到一小時之間，蜿蜒數公里。

陳泰宇、王秀美也被這“行列”前拉後推的情形下，走回美崙山上的家門口。

秀美，在恐怖中上山，忐忑不安，氣喘如牛，臉色蒼白，林安民卻已經一身鐵甲裝扮，從裏頭飛也似地跑出來。

「啊！陳泰宇！聽說董事長已經到工廠去了！」

「什麼？…到工廠？」

「對！我也現在要出發！」

林安民把停在門口的自用小包車，門一開，躍上去就發動式擎。

「好！我也去！……」

雖說「好！我也去！」但是站在旁邊的秀美的安危是不得不顧慮的。
秀美被這突然的變化給呆立如木雞。不知所措。
「秀美！妳得小心呀！」
「你也！」
「讓我去看看！我想這一個地方……大概是安全的？……不過有萬一，得到”後山“那邊去避難呀！」
泰宇指着浮現於黑暗中的”黑色山巒“
「你也得小心！」
綿延幾公里的難民的行列，三個人，不由得看它一眼。
「好！出發！」
「泰宇！我爸爸的事！也全麻煩你了！」
泰宇有勁地點個頭，上車去。已經變擋完的車子，撲的一聲，在黑暗的馬路上，緩緩地駛出了。
秀美也爲了工廠，爲了父親……把他們兩人送走了。

但是滿腹不是味道，這個時候，警笛又響徹了一片漆黑的夜空，同時又聽見廣播：
「現在！海底金剛，被航空部隊的巧妙戰術－照明彈誘導作戰－下，逐漸離開花蓮港外，我們爲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爲了保衛花蓮的完整……必須實施最嚴密的燈火管制！……請千萬不要露出一點光線……」
在夜空中執行任務的戰鬥轟炸機，掠空而過。
側耳傾聽廣播的秀美。陷入不安、恐怖……站在屋子裏看着在海面上忽明忽滅的照明彈。
一團火塊，由黑暗的上空掉下來，有如特大烟火，非常美麗，勇猛的航空部隊，誘導作戰似乎成功，海面上的燈光也逐漸遠離市區……避難而去的人群也放下了心似地。靜靜地”欣賞“烟火大會。
在海岸的”華民漁業公司“的三樓陽臺上，上自王董事長及參加防衞隊的職員們，全副武裝，把手遮住眼簾，注視著外海。
「董事長！那一條海底金剛……好像已經遠離防波堤外面兩公里的外海

去了……照明彈奏了功了！……」

一位職員大喊道，王董事長也微笑著：

「這……看來，這東部的大都市也可免於海底金剛的魔爪裏！……」

「我想！成功！…再忍耐片刻就？……」

相應的職員上空，又有一架噴射機掠空而過。

大家擡頭仰望它呼嘯而過。

「看你們的了！……加油！……」

屋頂上的公司職員們，齊聲爲他們加油！

(6) 逃亡的囚犯

花蓮布民，爲了避難，大家在不到幾個小時之時，已經成空城，在「死寂」的街上。有兩輛汽車，藉空中投下的照明彈光線，馳騁於公路上。汽車的"腹部"寫著"花蓮縣警察局"看它的造形。是"囚車"。

在忽明忽滅的光線中。那些兇相的囚犯，在碰碰胳臂，以眼神示意。這

時候，囚犯中的一個，忽然痛苦呻吟，「嗚！…呼呼！…嗚！…呼呼！」地大叫，變了臉色，由長板凳掉了下來，伏在地面，噴著口沫。

「喂！喂！怎麽啦！…」兩位護衛的警官，趕忙跑上前來，想給抱上來，彎腰下去。

「幹掉！……」

"乖乖"地坐在長板発上的囚犯們"造反"了，不管脚撩手銬。一窩蜂地站上來，把他們腰部的手槍鎗起，順使使用鎗把給一擊！

這些前科累累的罪犯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們從後門踢開，跳車子，如散去的蛛子般。

駕駛臺的警官發現後面不對勁。立卽緊急煞車。

打開車門跳下車的這一位警官，拔起手槍，喊了：

「站住！動了我就開槍！」

逃亡的囚犯們，在照明彈的光芒下，亮出他們醜惡的姿態。

「砰！砰！砰！……」威嚇性射擊開始了。

一個囚犯，給脚撩一拖，向前跌了一跤！但是大部分的囚犯卻"機不可失"拼命逃進小巷裏。

這個時候，恰巧來了一輛嗚著警笛而來的巡邏警車，看了這個吃了一警的囚犯，不由得舉起兩手"投降"了。但是，有三個膽大包天的囚犯，被車前燈照耀出他們的逃命踪跡。

「站住！……」

看守警官分爲兩路開始追捕這些逃犯。

這三個逃犯，跑到加油站前，看見一輛小卡車，載滿了小油桶的汽車，一躍上車，開了引擎，飛也似地跑了。

「渾蛋！…這些鬼東西！」

追捕上來的警官，只好跺着脚，咬牙切齒地「歡送」他們悠揚而去。這一位看守警官正呆立的時候，從拐彎角跑出一輛自用車，駕駛臺上的就是林安民，看守警官把手舉起，把陳泰宇的車給攔住。

「麻煩你們！要追捕那一輛車！……」

林安民，這位飛機駕駛員，把車子一掉頭，讓警官上車就踩足了油門，開始追擊了。

「好！看我的！……」

林安民加足馬力之後，車子在毫無阻礙地，在街道上風馳電掣般地飛。前面的囚犯似乎發現有人追捕，他們也加足馬力，頓時發生「瘋狂大賽車」爲了急速轉彎，車子也浮上空中……但是囚犯也拼命地……囚犯奪來的車，性能也很好，爲了躲避追捕"嘶！…嘶！…嘶地！…"大街小巷亂飛。

這又來得不巧，從前面的小巷裏，忽然冒出一輛警方的巡邏，囚犯們也立卽向右轉，街進小巷道去：

「啊！糟糕！死巷！……」

在眼前的板牆，囚犯把眼睛閉下，抓住座位上的握桿。

「咔咕央！吧啦！吧啦！……」板牆應聲而倒，這一輛"車子"衝進去的是"石油儲藏所"的一面。

擡頭看上去，直徑十來公尺，高達三、四十公尺的大儲油糟，聳立於夜

空中。

囚犯們逃生的本能，使得他們還做最後的掙扎，在廣大的所裏東奔西跑，狂徒橫衝直撞，令人擔憂。警方的巡邏車及林安民的追捕車或追之，或想阻止去路。

警局巡邏車，在囚犯的車前橫貫而去，囚犯的車也爲了躲避撞擊，把駕駛盤一轉，用力過猛，翻了油箱的汽油溢出，灑在地上"咔咭"的一聲，竟在地面上引起火花，頓時，汽油車點上了火。強烈的火焰立即冒上天空，延燒到儲油槽去。

「隆！隆！……」一團火焰，與濃煙衝上中天。有如一條大火柱升空，流出來的汽油，很快地延燒，四下在瞬間變成火海了，比火燒紅蓮寺來得強烈。

一大片火海，把東部居民使用的石油給一炬燒起燈火管制也功虧一簣。消防車的警笛叫得驚人，不到三分鐘，第一部車已經來到。

在海面上，還只留意照明彈的方向。但是，自己身後卻發生了突變，牠

似乎察覺知了，回頭一看，陸上起了大火。這大火，就是使得"海底金剛"掉頭的最好的目標日。

「喔！…科！哇！…」一陣如雷的咆哮，變成如瘋狗的金剛，向海岸這邊撲上來。

在空中執行投擲照明彈的航空隊，這一著的確慌了，在牠的前面，趕緊投下"照明彈"想以欺騙方式，把牠"騙回"海中去。但是，牠也有"智能"的，不再受騙了。直撲花蓮市裏。

這個時候，陳泰宇、林安民兩位華民漁業公司的飛行員也跑回本公司，啼啼達達地跑上陽臺上。

「混蛋！這個畜生終於察覺了！」

見了王董事長。「這個到底怎麼搞的？」

大夥兒注視著海面！這個時候，海底金剛，已經把長達二、三十公尺的上半身給露出海面，以猛烈的速度向海岸這一邊撲打而來。

戰鬥轟炸機群也立即俯衝之後，以火箭轟炸。但是，身披厚甲鱗的海底

金剛，卻無動於衷，毫無膚傷，一枚枚的火箭彈卻給彈回去，戰鬥轟炸機的飛行員，雖然戰技優異，但是都給彈走，全給落在海中。

一架把火箭彈給用罄的噴射機，在海底金剛的前面掠過。這個時候，已憤恨極點的金剛瞪大了眼睛，同時發出一道強烈的火光—白熱光線噴射了。

這一道白熱光命中了，前面的噴射機"噗嘶！"一聲響，變成火團掉進海裏去。「混蛋！」華民漁業公司的人們，雖全副武裝，由陽臺上看著這被「受辱」經過。但是沒有一個不注視著海底金剛。

「喂！看看！那是什麼東西？」

王董事長指著海面。海底金剛的後面又來了一隻驚人的怪獸，追上海底金剛之後，由後面猛撲。

「啊！就是安基拉斯！」

陳泰宇，不覺地喊叫出來，王董事長詫異地！

「那個東西就是"安基拉斯！」

大夥兒聽到"安基拉斯"又驚愕又恐懼，卑鄙的安基拉斯由後面偷襲，

一陣咆哮，以頭部的犀利尖角刺上海底金剛去。但是，海底金剛的確不是一個弱者，回頭站穩了姿勢之後，瘋狂似地反攻回去，一場令人不忍卒睹的怪獸大格鬥開始了。

到底是"海底金剛"雖然它是生性暴戾的大怪獸，幾回合之後，得知自己還是居下風，把自己給一躍，跳回海灘，採取攻勢，相機進剿。海底金剛卻"喔！…科哇"一聲大叫，向這挑戰者猛攻回去。

安基拉斯，受了海底金剛的反攻，把後肢站上來，作殊死戰，前世紀的兩條大怪獸，展開了大搏鬥，上上下下，兩隻大怪獸，搞在一團，一轉再轉，轉到花蓮港的碼頭來。

(7) 金剛登陸

金剛及安基洛恐龍的大決鬥，正在展開，牠們兩隻，邊打邊靠碼頭。佈陣於海岸線的野戰砲隊，重戰車部隊，齊射出去。

「轟隆！轟隆！」

震耳欲聾的砲聲，每一尊砲都相當準確，在探照燈的照射下，幾達百發百中。但是，都被彈走，反而引起牠們的「公憤」幾乎瘋狂了。

砲隊、戰車隊，已經盡了所有的力量開砲，砲彈雖然命中，但是毫無效果。兩條大怪獸，依然如故，不理砲轟，在海中繼續格鬥。咬、揪、踢、撲……樣樣來，到頭來，把白熱光向敵人猛噴，兩隻大怪獸，在劇烈格鬥中，逐漸靠近來，終於上碼頭來。

看了兩條大怪獸的大格鬥的人們，為了保哲明身。撤退而去，海底金剛看“人”已經懼怕萬分。不覺地憤恨交加，「結束」了，與安基拉斯的格鬥，撲向逃亡的人們去，牠咆哮了，先把“排列整齊”的砲、戰車陣踢毀之後，把“作戰上”有妨碍的建築物踢之，毀之，猛攻過來。同時又噴以強烈的白熱光線。

「哇！」一陣“哀鳴”不知幾個防衞隊員倒了，看了海底金剛肆虐於前。安基拉斯也不願讓牠“專美於前”由鮮紅的口裏，不管什麼地方。看了就噴上“白熱光線”一切要給化為烏有。

整齊櫛比的商店街，工業區的廠房，大大小小的建築物，頓時給火海包圍了……兩條怪獸，還是敵封之下，向花蓮市中心，猛衝。

在牠的威力之前，大家嚇得魂不附體了，因為不得不承認，我們的科學能力，遠不及這兩條怪獸。

大家在陽臺上瞪大眼睛看著這兩條大怪獸的搏鬥。牠們在搏鬥中，又打又轉，大夥兒以為危險逼近，下樓去。但是王董事長及陳泰宇卻看得忘了吾身的危機逼近了。

「董事長！董事長！危險了！請下來！……」

林安民等職員，請他快下來，但是他卻無動於衷，決心與公司共生死，站著不動。

陳泰宇也感到苗頭不對勁，走近董事長身旁，輕輕地道：

「董事長！我們下樓！我們也無能為力了！」

回頭看陳泰宇一眼的王董事長，又把親線轉移到海底金剛及安吉拉斯方向，向泰宇說：

「……原來就是這樣！…要把金剛誘導出去的照明彈的強烈光線，反而把安基拉斯給帶來了！」

王董事長憤恨塡膺，在樓下的職員們，爲陽臺上的王董事長、陳泰宇兩人的安危而焦立萬分。

「董事長！董事長！……快下來！快下來！」

海底金剛已經接近百公尺左右，呎尺之地。陳泰宇，把董事長的右手一把抓住連拖帶拉地給下樓去。

海底金剛、安基拉斯兩隻大怪獸登陸了，只要牠們走過之處，工廠被摧毀，烟卤給折了，高大的碼頭用起重機，無不被折斷爲兩折，不堪使用。

安基拉斯，相機進剿海底金剛去，金剛從背後一撲，怒氣冲天揮動粗大有勁的尾巴要撲倒牠，但是生性暴戾的牠並沒有放鬆。

又從後面緊緊抱住，把犀利無比的刺刀給向金剛的脖子刺上去……牠爲了推走安基拉斯的身子，把長達二、三十公尺的大尾巴在空中揮動……這一揮，並沒有把安基拉斯打中，卻去命中”華民公司罐頭工廠“的廠房，牠們

從口裏噴出的白熱光線，竟把華民公司的工廠，付之一炬。

「啊！……工廠！」

王董事長，眼看，多年血汗的結晶，竟毀於一旦，心痛之餘，不顧一切向前跑，林安民、陳泰宇，看情形不對從兩旁把他抓住。

「董事長！不能去了！四下已經被大火包圍住了！…我們非逃命不可！」

王董事長，看大火包圍工廠結果呆如木雞。兩個年青的拉住他的手，要掉頭跑的刹那！

「呀！」的一聲，不約而同地伏下身子來。上頭來了房子崩塌的”咔啦！咔啦！“叫聲，應聲起了一股強烈的火焰與濃煙。

「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

「董事長！行嗎？……」

陳泰宇、林安民爲董事長問安。

由美崙山丘上的家，透過落地窗看著工廠這邊的秀美，不由得把兩手合掌，向上蒼祈禱著。

「天地神祇！請……請庇……庇佑！……」

消防車在”無人的街上“急馳而去，爲了救火而飛，從前面的拐彎角跑出了兩個”脫亡者“。

這兩個壞蛋忽然被強光照射之後，嚇得驚呆。但是，看前面有個”地下穿越道“就一躍而去，設法跑到對面，企圖逃走。

他們到地下道，爲了跑離消防車，向對面衝。地面上，兩條大怪獸，還是激鬥中，在海底金剛、安基拉斯的打鬥中，中央電信局的十餘樓，摩天樓給一擊摧毀了，只要牠們一踢、一噴……被摧毀的房子，立即引起大火，暴戾的安基拉斯，還是相機進攻海底金剛，毫不放鬆地。

金剛，以紅色火焰爲背，以遲頓的動作，向安基拉斯撲向去。安基拉斯這個鬼東西卻把牠一閃，站穩之後，又向牠撲向去。

兩隻大怪獸的決鬥，還是不休止，牠們接近那兩個逃亡者躲下去的地下穿越道上面：

「哇！」兩個逃亡者尖叫了一聲，這個地下道的天蓋給這兩條怪獸踩破

了……這一踩可不得了，他們在下面，東躲西藏的時候，兩大怪獸也在上面的爭奪，愈來愈厲害。

「隆！」的一聲，把大排水溝的厚蓋子也踩破了，這不得了，大排水溝的一股臭水向上冒，把這個罪孽重大的囚犯給衝擊把地下穿越道的厚厚牆壁去……給冲走了。

(8) 安基拉斯

「鈴！鈴！鈴！鈴！」對金剛本部的電話鈴聲響了。

「喂！喂！您是！……」部長把受話器拿上來。

「什麼！……什麼！……金剛！……什麼！噢！所以……好！全體立卽撤退！……立卽撤退！……」

部長的臉色立卽褪了”色“裏頭的工作人員向四下散，但是來遲了。它的高大而堅牢的建築”咔啦！咔啦！“崩塌下來，力大無窮的金剛，把警察局”對本策部“的房屋給毀了一大角，由那邊的空地，向上空”聳立“著。

兩隻大怪獸，竟在這個對策本部人口集中，高樓大厦櫛比的區域「關爲戰場」海底金剛，看安基拉斯有機可棄就又猛撲上去。

安基拉斯也渾身解數地戰鬥，兩隻大怪獸，只要一碰，建築物就崩潰，一踢、一撲……附近富麗堂皇的建築物都完了，兩隻大怪獸卻打鬥中，還噴出那”拿手“的白熱光線，打鬥著。這千載難逢的”好戲“那些逃命的防衛隊員意志忘了自己的險境，發呆著。

一搏、一離，在猛烈的咆哮中，戰鬥的兩隻大怪獸，海底金剛與安基拉斯……。

在一個小時餘的打鬥中，看來，怪獸的精力也有限的，安基拉斯，顯然疲勞了，金剛由安基拉斯倒退了一大步，這個時候，金剛把尾巴一揮”撲“的一聲。

這一擊！可不得了！安基拉斯，被打中了腦部，向前倒，金剛看最好的攻擊機會，再使用粗下的尾巴，補上三拳。

安基拉斯，生性暴戾的牠，伏地不起了，金剛憤恨交加。”科哇“的咆哮一聲，一躍騰空，以渾身的力氣，向安基拉斯的胸部踢上。

「嗚！……嗚！……」只聽得安基拉斯，呻吟了兩聲。不能動彈了，從口裏冒出鮮血，眼睛上吊，倒到血泊中。

「喔！喔！」金剛把強烈白熱光線噴了，安基拉斯的死屍……附近崩潰，成瓦礫堆的建築物，在瞬間被一片火海包圍住了。

戰勝”海底金剛“把白熱光線給噴於附近的建築物……”點火燃燒“非把二十萬人口的花蓮市夷爲平地誓不休似地。

在美崙上，在避難的民衆，只好隔岸觀火，袖手旁觀，不知所措。

在這一條力大無窮的怪獸－金剛之前，不管是火箭彈、炸彈、砲彈……飛機的攻擊……都無濟於事，最新銳的科學武器，既然無補於事，只好讓它去了！遠遠傳來收音機的廣播聲。

「……兩大怪獸的激鬥，終於完了！但是！臺灣東部的大都市－花蓮市，花蓮港卻成一片廢墟……氫彈試爆而醒的金剛，牠的鐵蹄踩躪下，全完了。……」

這一條大怪獸……似乎息怒了！疲倦了！逐漸收拾了牠的怒容、武器……

準備退回海面去！……

播音員的廣播完了，在避難地上面的人們卻動也不動地，茫然無知地看着，火焰熾烈的街上……呆呆地"歡送"著那一條肆虐整個花蓮區的海底金剛，悠揚地向海那邊"退"回去。

(9) 臺東分公司

花蓮市的整個市鎮上，因昨晚上的大火，在一夜之間成爲廢墟。只見一片斷垣頹壁，到處還可看到火焰再冒上，把餘燼看了，回到自己家園來的人們，卻站在它的旁邊，有氣無力地，不知所措……茫然無知地聽着它"普嘶！普嘶！"地火珠發出的"美妙旋律"而發呆。

華民漁業公司，總公司的罐頭上工廠毀了。所幸辦公大樓是免於難的。在三樓的陽臺上，王董事長及臺東分公司的經理，何必吉，看着整個花蓮市的慘狀，嘆氣不息。

「何經理！那邊！……還冒著煙的地方……就是……我們的罐頭工廠！」

王董事長手指著的方向，何經理循着指的方向向看去。

「這種災情！……令人想像之外！……」

何經理，以憐憫、失望的眼神看了王董事長。

「何經理！你千萬不要以這種眼神來看我呀！」

「是！……」

「王某某……一定要復舊它！……」

「我聽了董事長的話就放心了！」

「喲！……從二百公里外的公司來……不虛此行了罷！」

董事長與分公司的經理，仰天大笑！……

在一片廢墟的工廠附近，公司的職員，已經一大早就來到，條理井然地「收拾」。

大家要把公司"復健"的決心溢於言表。

兩位公司的無線電報務員，王秀美、李淑芳也指導公司的職員，把被燒燬的無線電報機及附近的櫥框給整理一番，美麗的兩位小姐，頭纏圍巾，口

鼻足以長而大的毛巾掩住，混雜在人群中孜孜不倦地幹……

「這個地方……必須優先復舊……不然！……」

王董事長及臺東分公司的何必吉經理走過了這個地方……回頭一看，被蹂躪的屋子裏……發愣了。

何必吉見了這“慘狀”不得不又蹙上眉頭，何經理把室內一掃的時候，忽然與秀美的視線吻合，秀美把代口罩的毛巾拿下來。

「何經理！什麼時候來的！……」向臺東分公司的何經理打個招呼。

「喲！王小姐！早啊！我聽到了廣播！搭早上的頭班機來的！……」

「謝謝關照！……淑芳！這個地方……麻煩你一下！我馬上就……」

三個人走進鄰室，狼藉不堪的辦公室去，“辦公室”這只不過是個名義上的辦公處，這個地方，也許那條金剛，稍“減力”踩。只見窗框飛了，一些辦公桌還完整。但是桌上的文具，文件都卻不見了，沒有一個東西可使用，何經理看了這種慘狀，不由得又把眉頭皺了。

「爸！我去倒茶！」

秀美把手挨上門的開關時，由破碎的大玻璃那邊，來了林安民、陳泰宇兩人慌慌張張地走了進來。

「你們回來啦！」

秀美以笑容迎接他們，陳泰宇卻連一聲也沒有地。

「董事長！……回去海中的海底金剛……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辦法搜索到牠的去向！已經向海上巡邏隊方面詢問，他們也……還沒有任何消息？」

「噢！如！……好！辛苦你們了！」

「我們雖然從各方面去搜索……但是！……」林安民非常氣憤。

陳泰宇把飛行衣的拉鏈拉下來，從烟盒裏抽出一支紙煙就給銜上口裏，林安民也從泰宇的煙盒裏抽出一支“咔隆”地一聲，以打火機點了火，大大地吸了一口氣，噴出煙霧，這個時候，王董事長忽然擡起頭來：

「安民呀！你可不可到臺東分公司去！」

「臺東！」王董事長唐突的主意，周遭的人也不免吃了一驚：

「我跟分公司的何經理也談過了，既然總公司。在一夜之間，被毀去泰

牛，復舊之前也不能把船隻給"空手遊閒"著……暫時以那個地方的漁區爲中心，使用那個北方的工廠……力圖挽救我們的業務！」

「好！既然是搭飛機的工作，那裏都一樣！」

「好！謝謝你！到那裏發揮你的才華呢！」

何必吉經理給林民安輕拍個肩膀說了：

「何經理！我們爲了公司的復興，生存而共同奮鬥！」

「爸！我！……還有陳泰宇……都要留在本公司？」

「對！…對！總公司方面還有很多工作，待人去辦！」

「噢！原來！」秀美爲不能成行失望似地。

「要到臺東！……那邊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後！」

「要等到那個時候！」

「秀美小姐！……爲了公司的業務，暫時得留在成爲一片廢墟的花蓮廠……這就值得同情的呀！……」秀美把自己的指頭給指着，迴轉了兩三下。

「喔！我是怪人！」

「是呀！一個人的快樂……先得夢想！……實現之後，發現自己的夢想與實際吻合。這個時間愈長，快樂就愈大！」

「哈哈哈！秀美小姐！…這樣太勉強附會了！……」

兩個人的一問一答，在場的五個人都不禁地哈哈大笑。

「不過！秀美小姐！你們到臺東的時候……說不定有讓你們驚奇的事了！……」

「奇怪？…怎麼要硬著頭皮？……」

「我呀！臺東那邊！有個人等著我去！…她並不是長在都市裏的女孩兒家，就是長在農村的純眞的！……」

「……安民！…你雖說這樣，但是要嫁給你的人？…恐怕不在臺東的呀！……」

「好！秀美！我一定找她出來！……」

「你看！你的話不攻自破了！…」

「不攻自破？」

「對呀！你說”有個人等著你！……」
「哇！…對！對！…好！好！算啦！」
林安民騷頭笑了，陳泰宇也這個時候插上一口：
「喂！安民！你的飛機搜索！這是最拿手的！…」秀美也又加上一句：
「安民兄！女孩子！並不是魚兒呀！」
「噢！你們兩位！…竟組合聯軍！…」
安民把兩手輕握拳頭，要打「兩人」似地。
「好哇！好哇！到時候，我這個分公司的何經理，可為安民免費服務，可讓我當月下老人！」
「請何經理多關照！」
安民輕輕地向何經理叩了頭，泰宇則”赴機”為安民補上一句：
「才疏學淺！請多予提拔！…」
「渾蛋！…」
在場的五個人之外，在周遭的人也不由得大笑。

這一天的下午，安民機立即載著何經理向南飛，飛往新任務之地—臺東

⑽ 太平洋上

輕型搜索機，向南飛，在太平洋的黑潮右側，循着海岸線南下，瑞里過了，就是越過北迴歸線，臺東山脈的山巒，一直向南綿延著。一股芳香撲上而來，芬芳的國土上，漂來了無限的溫馨氣味，費了一個多小時的飛程。到了，下了機，立即驅車，前往建立在海濱的”華民漁業公司・臺東分公司”報到，站在海濱，一陣涼快的海風襲擊吹來，令人神清氣爽，還著飛行服裝的民安，幾乎冒出汗了，走到何經理的前面報告：
「何經理！找我！小姑娘，去！」
何經理笑了。「好！好！看你的了！」
「但是！現在”我”月下老人，的位置是？…」
何經理輕輕地站上來，指着後面牆壁上大地圖的某一點。
「嗯！月下老人，大概在這個地方伸長著脖子等著！……」

安民把何經理手指的方向，很快地記在小備忘簿裏：

「好！新郎就出發去了！」何經理笑了：

「安！我在家裏燒著香，準備一切！……」

「知道！知道！」

民安向何經理行舉手禮之後，快步走出經理室，民安走了，在他的身後竟有人”補上一句“：「新郎呀！小心走路呀！」

「ＯＫ！沒問題！一切看我的！看我的搜索了！」

說著，他已經邁步準備在沙灘上的小型水上機。

飛機的引擎已經發動了，螺旋槳也毫無雜音。

坐上駕駛座的林安民，把一切的儀器情形檢視之後，踩足了油門，浮艇就乘風破浪，做水上滑行，在一百多公尺的滑行之後升空而去。

逐漸升高的安民機。向分公司方面搖翼，打個招呼之後，向預定海域飛

何經理也透過落地窗，看著安民機飛離而去，他的心底下，因得了有力助手而興奮不已。

「更南面的海岸，在強烈的太陽照射下，閃閃爍爍，一股向北流的”黑潮“偶爾引起大波濤，猛冲華民漁業公司所屬的”南海號“上，如扁舟般搖曳著。

雙手執望遠鏡觀察海面，全身曬成赤銅色的船長，注視著水平線……隨時隨地下令於水手……這個時候報務員跑來！「船長！船長！…現在發現鰹魚群！…北緯○○度○分，東經○○度○分……」船長露出會心的微笑。

高興之餘，把電文紙給一拉上來。

「啊！那一個！那一個！…」

在空中的一角，出現一點黑色，這一個黑點逐漸擴大，快適的引擎聲也清晰可聽了。

「喂！安民呀！安民來帶我們！」

船長的叫聲，大夥兒爭先恐後地，到甲板上。

安民機飛到南海號上之後，在他們的上空盤旋了兩三下之後，帶著南海號向魚群的海域飛。

到達目的海域之後，安民機立卽降下了高度，報告位置，飛臨甲板幾十

公尺高度，投下通信筒。

甲板上的大夥兒爲了單着看”通信筒“打開它來一看，一張大紅紙上寫著：”預祝大豐收！“

「哇！」大夥兒爲他虔誠的祝福歡呼了，安民機向大家搖翼之後，掉頭，向基地飛。

「喂！…不要辜負林安民的辛苦搜索呀！」

南海號上的船員，以熟練的手法，一條條地把鰹魚給釣上來。……不到一個小時，甲板上竟沒有可走的地方，堆積如山了。南海號也向分公司拍出”喜電“分公司裏頭內勤的人員也分享一份喜訊。

「喂！新郎呀！幹得好！幹得好！……」

「哇！……今天是大豐收呀！」

何經理聞訊之餘，欣喜欲狂，立即叫總務課長：

「快！快給中華大餐廳打個電話！訂三桌……今個兒晚上我們要開喜宴！」

「是！」何經理起，上上下下起了一陣大騷動，忘掉現在就是上班時間。安民完成的今天的任務，踏上歸途，口裏吟著”中華兒女“輕輕地握著駕駛桿……向基地飛了，這個時候，忽然傳來了女孩的傳話聲：

「安民機！安民機！這裏是分公司！這裏是分公司！……請回答！」

「我是安民機！我是安民機！」

「安民機！立即回基地！立即回基地！弗弗弗……」

「奇怪！」林安民在機上側着頭想了。

「啊！對！對！……就是秀美呀！…」

「猜對了！猜對了！…現在到！」

「喲！陳泰宇來沒有！」

「對！搭著泰宇機！…爸爸也來！」

「好！好！歡迎！」

「喂！安民！」

「你們！……原來就是在這裏！……」

「啊哈哈哈！」

陳泰宇，還是穿著飛行裝，從秀美的手裏接過話機。

「花蓮方面的工作，現在已經告一段落！所以我們一道飛來！」

「原來就是！」安民想到似地。

「啊！對！對！有個人想見你呀！」

「我？…什麼人？」

「噢！……是個好人！請放心！」

「安民！那個人是？……到底是誰！」秀美急著要知道。

「你見面了之後立即知道！」

「現在！應該告訴我呀！」

「這…這…這不行！…這是最高機密呀！」

「你這個人？太…好！我也不給小禮物了！」安民也被〃抵制〃了。

「這！怎麼行…哈哈哈！…」

無線電也斷了，泰宇、秀美兩人不由得看了。

「那個人！到底是什麼人？」

「到底是什麼人？…我就不知道了！…在這偏僻的臺東……」

陳泰宇本身也側著頭去想它？但是沒辦法，猜着〃到底是那一路上的人？……想見他？

⑾ 大豐收

南海號也唱著凱旋歌回來，大夥兒上上下下，到中華大餐館去聚餐。

「那個想見你的人？…到底是……」

「總是！……見了面就知道了罷了！…」安民也跟著陳泰宇、王秀美兩人走上餐館去。

安民走進之後，立即向裏面喊了。

「老板！老板！客人來了！怎麼不來打個招呼？……」

安民的喊話，女老板從裏頭跑出來。

「喲！新郎呀！大家來久了！」

「喲！對不起！對不起！」
安民不管兩個人的事，快步向裏面走，從裏頭來了脚步聲。
「唷！陳泰宇！…我呀！我呀！…」
從裏頭喊話來的就是穿著空軍制服的”美翔凱、詹榮光。
「喲！」泰宇高興極了。
「你們還活著呀！…」
兩位飛行員，欣喜欲狂，雀躍三丈，向陳泰宇給抱上去。
「眞想不到！我們竟能在這個偏僻的臺東能見面！…」
「不！不！我們現在是派駐臺東的……駐防東臺灣！」
「好！好！能再見面！這就是三生有幸！」
陳泰宇，高興之餘……把美翔凱、詹榮光的嘴巴給”拍”拍“的一聲……被”拍“的兩個人給”回拍“……這就是男人眞摯的友情，秀美只好瞪大眼睛發呆。安民，在這個時候，向秀美解釋：
「這兩個人……都是當年馳騁於金門上空……得以慶生還的傢伙……秀

美看了大男人的打招呼，感到眞摯感情的表露是多麼的寶貴；
大夥兒在「打」招呼爲時候，從裏頭走出一個身著藍色西裝，蓄髭，略瘦一點，高個子的精幹的人走出來。
「喂！陳泰宇！…」
「啊！梁隊長！」
多年的軍隊生活，已經稱慣了，本能似地，向自己的老隊長行個舉手禮！一如往昔，笑迷迷的梁四維隊長，毫無拘束地：
「喲！陳泰宇！我們從安民那裏得了消息，你將到此地，所以我們…」
秀美，還是以奇異的眼光看著這個「打」招呼的情形。
「隊長！還好嗎？」「這當然！不是拘禮了！好久不在一起了！好！今天該吃一點兒！喝一點兒！」
「是！」梁四維隊長走在前頭，到裏頭去。
陳泰宇旁的秀美．美翔凱竟叫道：「陳太太！陳太太！請！」
「我！啊！……」秀美被稱爲太太，不由得滿臉通紅，泰宇也慌了。

「翔凱！你這個人！…老是做事都不經大腦！」詹榮光也插嘴道：
「泰宇！你不用慌呀！」
「喂！…陳泰宇！今個兒晚上，該多吃一點兒！喝一點兒…四年多了！」
三個人都有八分醉意。「我！…我太多了！」
「你這個傢伙！怕什麼嗎？旁邊坐著太太！…有保護者呀！怕什麼？…喝呀！」
「喂錯了！不是太太！…那麼，怎麼稱呼法？」
「董事長的令嫒！」
「但是！…早晚就是你的內人了罷！」
「猜對了！猜對了！你看！兩個人都自個兒紅了臉了！…」
「啊！…」秀美不由得俯看下去。
「遇見了你們就實在沒辦法！…」
梁四維隊長也幾分醉意，紅了臉笑了，詹榮光爲了“預祝”他們兩人，踉蹌地…站起來。

「喂！把杯子端起來！…」
「好！好！我喝！…」
泰宇也勇敢地，把杯子端在指頭上“接受”了。隔著一道牆的那邊聽來了“故鄉”…這也許就是又大夥兒和着民安唱的。
詹榮光也不讓他們，專美於前。
「好！我詹榮光也來高歌一曲！…不要輸給人家呀！」
（……東臺之濱，棲身軍旅，護國保民，閱十二載；
今夜晤君，開懷暢飲，昔日疆場，與君爲伍：
朱毛匪幫，任君宰之，一三載後，揮戈燕山；
消滅匪寇，中興華夏，重建家國，祭吾祖宗……）
和著詹榮光、姜翔凱、陳泰宇及梁四維都回憶往昔，不知不覺地唱了。
另一個室子裏，有一場酒席，就是慶祝今天的大豐收而開的宴會，南海號船長率領他的所屬，機關士，三四個人，分公司的職員…五、六個人，自拉自唱。

（……我們是汪洋大海為家的打漁人……
東征西討，把魚兒抓，富國濟民，人生活是……
我們是個天涯孤獨的命運兒……
洶湧波浪憫吾生……平平安安唱凱歌……）

他們所唱的也不離本行的，為生活求平安而唱。

在上座的王董事長，分公司的何必吉經理，看著大家的自我陶醉，只好著頭，綻了口……自娛。

飛行員·林民安，到此地似乎混熟了……站起來就手舞足蹈，把自己的「校歌」唱了，回頭看見王董事長，輕輕地叩頭……董事長也為他回禮。

「喲！那邊也不讓大家的呀！」

「我暫時！」

「好呀！好呀！你儘管喝呀！」

董事長也為了今天的大豐收笑了，笑得很開心，他雖然還沒酩酊大醉。但是已經九分意，踉踉蹌蹌走出去。……一位小妹帶著兩瓶酒，從那一頭

走來，他要他送一瓶……他接過來開了蓋子倒栽它……

「啊！對不起！對不起！小妹！……」

「新郎呀！……」

「哂！不要大叫！」

這一位小妹，已經司空見慣了！……「沒關係！」

翔凱看安華，已經九分醉意：

「喂！新郎！喝呀！」

「好！來！來！來一杯！」

把杯子給伸出來就給倒滿了二杯……仰天喝了。

「哇！…這酒量！…不要再喝了！對身體有害呀！」

秀美看大家的飲酒過度了，不得不提出"警告"接著把話題轉了，降下了音量：

「民安兄：我剛剛就有一件事不能解釋的……原來"新郎"就提你！」

「啊！對！對！不知什麼時候，給命名綽號！」

安民笑了，秀美也不知不覺地笑。

「這個…綽號！…至於綽號嗎？」

「嗯！到目前爲止！」

「還是止於綽號！……還不能找到一個理想的〝新娘〞嗎？」

秀美說了，安民卻拍拍左胸上的口袋。

「有呀！有呀！…這個裏頭已經有候補的了！」

「讓我看看！」

「不！不！現在不是時候！」

「安民兄！讓我看看！…」秀美把嘴給尖了上來。

「哈哈哈哈！…」這個時候，翔凱催了。

「喂！〝新郎〞你也唱呀！」

「好！來！我們高歌一曲呀！」大夥兒唱著大學時代的校歌。

⑿ 金剛再出現

大夥兒的合唱將完的當兒，何必吉經理，變了臉色，開了門就招呼陳泰宇、林安民過去。

「喂！你們兩位〝來一下〞！」

看了何經理蒼白的臉色，大夥兒的酒氣也當冷汗冒出了。兩個人應招出去。何經理有意不驚動大家，低聲說道：

「現在！馬上跟我去！來電說。似乎第二天龍號……沈…沈沒了！…」

「什麼！沈沒！」

陳泰宇、林安民的九分醉意因「沈沒」兩個字，化成冷汗冒出，不知醉意就是什麼東西？…」

「可能又是被海底金剛幹掉了！」

「金剛！」

在屋子裏的人們也……忽然變了臉色，大家的酒氣都化瞬間退了！王董事長也立刻下令：

「你立即到海上巡邏隊去！…」

「是！」一個職員飛也似地走了！

「董事長！」

陳泰宇一行從外頭走進來，梁四維隊長進來一步，向王董事長行軍禮，問道：

「我是軍方的！對不起！我請教一下！怎麼知道是”海底金剛“幹的？」

「這是……因爲據本社的職員報告來推察的？」

王董事長手指著，還氣喘吁吁的一位職員那邊。

「稍前時候，來自第二・天龍號的電報，在北緯〇〇度〇〇分，東經〇〇度〇分的海面上，發現”海底金剛“似的東西……他們發出SOS的求救信號之後就沒有辦法連絡上…這一點來推測……」

梁四維隊長聽完了說明之後，雖是個鐵虎將軍，也不覺地變了臉色：

「榮光！…立卽進入緊急配備！」

「是！我立卽去！」

「翔凱！明早一大早，立卽開始作海上搜索！……」

「是！」

隊長的命令下達了。兩位戰士立卽跑出中華大餐館，這一位隊長的態度得嚴肅了，陳泰宇也走上前一步。

「隊長！我也！…」梁四維隊長點了點頭，林安民也奉董事長之命，飛也似地走了，歡樂的氣氛頓時消失，緊張的氣息瀰漫於整個餐館……秀美只好呆立如木雞地地看着，令人焦慮不安的一夜過去了。

天亮了，在烏雲密佈的低空下，泰宇機已經飛在海面上搜索著那恐怖的”海底金剛“長時間注視著海面飛行搜索的陳泰宇，顯然疲憊不堪，這個時候。

「這裏是華民漁業・臺東分公司・臺東分公司……泰宇機！泰宇機，請回答！……」緊張萬分的秀美來電。

「我是泰宇機！我是泰宇機！…到目前爲止還無法發現海底金剛……回答完畢！請！……」

「風雲變幻莫測……立卽結束搜尋工作，回基地！完畢！請！……」

泰宇卻爲了她的催促“光火”似地。
「現在想繼續搜尋！位置北緯〇〇度〇分，東經〇〇度〇分……」
傳話未完，秀美也變了臉色。
「不行！不行！現在！立卽停止搜尋，回基地！」
「知道了！不用擔心！……」
「泰宇機！泰宇機！請回答！請立卽回基地……泰宇機！立卽回基地！」
秀美拼命喊叫。
「我是泰宇機！現在繼續搜索中！」
「泰宇機！立卽回基地！」
陳泰宇，乾脆不回答了。秀美擔心的呼叫，陳泰宇卻付之一笑，開始做個大盤旋……
「泰宇機！太……」
再怎麼呼叫也不回答的泰宇，秀美也只好在無線電發報機的前面發呆著，焦立不安。林安民並不知道這回事……把飛行衣穿上之後，又一如往常，

走到秀美的身旁。秀美卻“反常”地把嘴翹得高高地，連二句話不說。安民看情形不對，正躊躇的時候，只好自己先開口了：
「我這個“新郎”也該走了罷！……」
安民說了，秀美卻“無動於衷”連回頭也沒有，安民給這尷尬的場面愣住了，在她的後面，把飛行衣的夾克拉鍊，上上下下地拉著：
爲了打開這沈默的局面，硬著頭破再開口道：
「秀美小姐！我有一件事情請教一下！」
秀美小姐，這一次雖然回頭來看，但是她卻不說話。
安民側著頭。「奇怪！今天怎麼！…」
「沒有呀！一如往常！…」秀美還是碰著臉。
「是麼？…總是有點！」秀美，終於把語氣“軟化”
「什麼！……你說要請教！……」
安民卻給這場面，弄得不知所措……呆住了。但是終於「破膽直陳」
「女孩子，到底最喜歡什麼東西」

秀美頓時察覺安民的意思，看著民安的窘態而不語。

「不是今天！……改天也可以的！」

「我知道了！知道了！我告訴你！」

秀美的話聲柔和多了，露出笑容，把右手的手指給壓上右頰的靨上去，裝思考樣……安民把小小的備忘簿給取出來，打開它。

「但是！秀美小姐！你說的！……我恐怕沒有一件可做到！因爲你是有錢人家的女孩兒！」

「那！……我不說了！」她以溫柔的眼光看著安民。

「不！不！不！我還是請教一下的好！」

「女孩兒家！喜歡的東西多得很！」

「我也想大概如此……最喜歡的是？」

「手提包！」

「噢！手提包！」民安趕緊給記上備忘簿去。

「還有……還有手錶！」

「……哇！這個東西，價錢就貴一點了！」

「襪子也好！不過尼龍的最好！」

「尼龍的！還有！……」

「這是個難題……喜歡的東西、指不勝屈！」

「我想！一定是如此……」

「對！我再爲你想一想，寫個〝一覽表〞給你！」

「好！那麼麻煩你了！」

「她幾歲了！」

「嗯！……這！……」幾乎說溜了口。

「噢！危險！危險！」

「告訴我也沒關係呀！」安民的臉兒感到一陣熱浪湧上來。

「泰宇這個傢伙！太慢了！」有意掩飾窘態。

～～這個時候，在海面機上搜索的泰宇，偶爾發現異樣，在眼下出現了一條白色痕跡，海底金剛，悠揚地向海岸方面游戈。……「啊！」不由得一尖叫。

泰宇機向隱約可見的海底金剛那邊，降下了高度。陳泰宇忽然把“油錶針”給看一下，幾“零”了。

“渾蛋”自言自語之後，把“話機”拿起來叫分公司。

「我是泰宇機！我是泰宇機！……現在發現海底金剛……追蹤中……報告完畢！請！」忽爾來的電報，秀美也不免吃了一驚。

「了解！了解！我拜託！千萬不要追蹤了！」

秀美的聲音近乎哀求，安民也近上一步，把話機拿過來，反射似地喊道

「泰宇！燃料？…夠不夠！」

「回到基地是夠的！」

「渾蛋！我現在去代你追蹤！你回來！現在在那裏！……」

「東經○○度○分，北緯○○度○分，蘭嶼島東南的上空……海底金剛，可能向臺東方面登陸呀！」

「好！我知道了！…你馬上回來！……」

慌忙地把帶子綁好的林安民，要衝著門跑。

「安民兄！」

「喲！」

「千萬小心！拜訪呀！」

「這！…我知道！」安民笑了，向秀美舉手道：

「什麼東西最好！我希望你考慮一下！」

「喔！這倒沒有問題！“新郎”要回來之前，我可把它列成一覽表！…」

「好！這就麻煩你了！」

安民露出了滑稽的臉兒，飛也似地跑了。

到門口目送安民的秀美，回到自己的位置來，看見安民的“備忘簿”遺落在桌上，不由得拿起來打開一看，一張坐在駕駛座微笑著的飛行員英姿照片，夾在第一面。

秀美把它蓋起來，要放回桌上的時候，忽然掉了一張“紙片”它就是“名片大小的照片”。

秀美趕忙撿起來一看，竟是一張，逗人喜愛，微笑不已的披髮小姐。

（……原來！這就是她的！……）

立即察覺到的秀美，把"它"拿在右手，透過窗子，看了漸去漸遠的安民機，秀美不覺地微笑。

⒀安民機的奮鬥

梁四維隊長"咔咭"的一聲，把話機給送回去。

「翔凱！」

「是！」姜翔凱立即跑上來。

「全隊下令！裝載炸彈！準備轟炸去！」

「是！」

姜翔凱奉命之後，立即跑了。發現"海底金剛"之後，立即給報到海上巡邏隊來。

泰宇機，還是不顧燃料，一直追蹤，監視將登陸蘭嶼上的海底金剛。整個島上，沒有特殊的結構，有個海灣較平坦之外，其他是很"平凡"的一個

島。這一條海底金剛。又向海灣"鉢子型"的中心，一步步地挨上去。

泰宇機發現海底金剛上蘭嶼之故，在它的上空，做個大盤旋，向基地飛的時候，看見"安民機"向這一邊飛來。泰宇發現安民機之後，立即向他做個信號，安民也搖翼了。

兩機在空中擦身而去之後，安民機就在蘭嶼島的上空，向海底金剛的登陸地點俯衝下去。

他的飛機，一直降下高度，金剛卻已經在山麓的鉢底下，昂頭吐舌，看著安民機的動靜。

安民的意思，就是有意把海底金剛誘導到更"內陸"地方，海底金剛，被安民機吵得"不耐煩"似地，看他俯衝下來就，揮起短而有勁的手去撲它……因此，海底金剛也不知不覺地被誘導到"內陸"去。

泰宇機，有人來代替追蹤了，又因自己的燃料將告罄，只好飛回基地，預備燃料剛用盡。泰宇回到基地之後立即驅車到海上巡邏隊本部。

他到本部，以大黑板上的地圖爲"資料"手指著蘭嶼"地方。

「如果這一隻海底鐵金剛。從這個鉢底下走了，我們就拿它沒辦法了。我想，如果把海底金剛給釘住於此地。我們的攻擊……也許有希望！」

梁四維隊長聽完了泰宇的報告，側著頭想了，忽然站上來：

「好！翔凱！在這個出口地方……我們在製造”人造火焰道……藉以拖延時間……」

「是！」

「使用登陸艇！滿載汽油桶！立即出發去！」

「翔凱！你指揮轟炸機隊！」

「是！」姜翔凱立正，行軍禮之後，飛也似地跑出本部。

「是！」以敏捷的步伐跑向機場的翔凱後面、陳泰宇也跟上去。引擎已經被發動，在機翼下裝上炸彈的噴射機。只要一聲令下就可以起飛了。從翔凱的後面追上來的陳泰宇也坐上翔凱的後頭。他左右揮動了右手，修護的地勤伙伴，把擋輪架去掉。

翔凱踩下油門，引擎大吼叫了。這些”海底金剛攻擊隊“一架架噴射機

。次序升高而去。在華民漁業公司・臺東分公司的上空，做個盤旋，編隊之後，一路向蘭嶼方向飛。

這一支轟炸群飛了。秀美在無線電報務室裏，跪地合掌，目送他們”成功、凱旋“回來。

登陸用艇，已經裝滿了大油桶，在海上乘風破浪，向蘭嶼島”馳騁“於海面，南海的黑潮，化爲白泡沫，把舷側冲況著。

蘭嶼的上空，安民機，還在上空不斷地盤旋著，設法把海底金剛誘導到”鉢底“去，要把牠置於死地。但是，這一條有智能的海底金剛，牠並不傻，不斷地纏住上來的安民機，牠感到不耐煩了，旋踵之後，向海岸那邊一步一步地走了。

「渾蛋！……這個畜生！豈可再讓牠逃走！……」

安民咬緊牙根，作個小盤旋之後，飛臨牠的頭上，又俯衝下來，爲的是逼使牠接近山麓去，以利”轟炸“。

「喔！……喔！……」海底金剛，看牠飛過來就吼叫了。同時把”短而有力

的手臂”揮高“想把安民機打落下來。安民爲了轟炸機隊，轟炸的方便；設法要擋住金剛，不再向海岸走。一次，又一次的盤旋中……希望轟炸機隊，早一刻飛來……安民已經熬不下去了。

「我是安民機！我是安民機！……海底金剛，向海面移動……請海上巡邏隊立即出動！完畢！請！」

安民的傳話完了，秀美柔和的回話聲來了。

「海上巡邏隊的轟炸機群，於十五時十二分掠過本地上空……向蘭嶼方面飛行中。」

「知道了！知道了！」

安民接到無線電之後，又把視線給轉移到海底金剛那邊……只見牠已經向海岸走。

「渾帳！怎麼可讓你逃走？」

安民又在牠的前面做一次俯衝，逼使牠走回鉢底去。

忽爾擡頭一看，海上巡邏隊的戰鬥轟炸群，以猛烈的速度，這蘭嶼這邊

飛近來，在刹那之間飛臨島上。爲了採取攻勢。先來個大盤旋。如雷霆的引擎聲。海底金剛，爲此大怒了。”喔！…喔！“吼叫聲也更形驚人。

在轟炸機上的翔凱。回頭看泰宇就立即採取轟炸態勢。泰宇把掛在脖子上的送話機拿起來。

「攻擊準備！…」向編隊的僚機下令。

「發射！…」編隊上的轟炸機機翼下，所有的炸彈給脫離而去。雖然個個都向鉢底下的海底金剛命中，在牠的脚下炸開。但是，這些十餘枚的五百公斤炸彈，就牠而言，沒有一枚”中用“的。

海底金剛毫無膚傷。「翔凱！這種攻擊！……完全無補於事！…這一隻力大無窮。含”核“帶毒的金剛……我們似乎沒辦法了！…」

陳泰宇咬牙切齒。但是毫無奏效的炸彈。只好眼巴巴地看著牠走向海岸

「混蛋！」安民機已經再也看不下去了。作個大盤旋，飛到金剛的頭上時。向下”筆直“地倒栽下來。

「嗶！嗶！嗶！」因快速，機翼也發出吼叫。

顯然的。安民是爲了阻止牠走向海岸而努力著，泰宇看了，不由得喊了一聲，”啊！危險！…“但是，民安機已經筆直地俯衝下去，接近金剛……到牠的眼前。牠把駕駛桿一拉，向上急遽上升……這個刹那。

「咕！」的一聲響。一道強烈的閃光。海底金剛從口裏噴出一道強烈的白熱光線。安民機被這強烈火光噴上了，只見安民機的機身一搖擺，被強烈火光包圍。

「啊！」安民機中了強烈的火光。一晃墜落海中去。

「啊！安民！…」泰宇尖叫一聲。

安民機，已經下墜海中。這個時候。轟炸也發生了效果，山崩了，把海底金剛的下半身給埋住。

在瞬間發生的安民墜機事件，泰宇給愕住了，茫然無知地。忽然又喊翔凱：你看！那個……就是那個東西！泰宇從翔凱的後頭，把身子擡起來，向下面看，那個安民機掉落的地方。

「對！對！就是那個東西？」翔凱也有力的點了點頭。

「全隊！把山頂給轟炸！」全編隊採取高度，準備向”山頂“作一次轟炸，以利山崩來掩埋這一條力大無窮的海底金剛，一枚、二枚、三枚…四枚……投到十枚…只炸了山頂的小部分。

「沒辦法！…眞是沒辦法！」

泰宇咬牙切齒。但是沒辦法達到目的。

「好！在山腰投下火箭彈看看！」翔凱用傳話器把話傳出去。

「從現在起，第一編隊回去裝載火箭彈去，餘下的部隊請監視海底金剛！」

翔凱機帶了兩架向基地飛。金剛在掙扎中又把牠的下半身給漸漸露出於外來。

⒁天然的凱歌

「爸爸！」變了臉色的秀美。由無線電報務室跑出來，向著外海注視著。牠近父親及何必吉經理的旁邊去，王董事長回頭以猜疑的眼光看她。

「怎麼？……秀美？……」

「安民兄！……」秀美說了安民就……說不出話了……

「安民……怎麼啦？……」

「他……他不會回……回來了！……不……不會！回來！……了！」

哽咽不已。

「什麼？……安民！……」王董事長、何經理的視線吻合之後，不由得看了下去。暗然神傷地。

秀美的眼淚淌下了……兩條長淚珠……垂地了。

「安民兄之死……卻爲大家留下一個"方法"……給我們！……」

秀美，不能抑住悲懷嚎啕大哭了。

王董事長回頭看了秀美，忽然變得嚴肅地。

「秀美！……回到你的崗位去！……」斥責秀美。

秀美，勉強支持之下，垂頭喪氣，走回報務室去……不知做何？……呆住了半晌，看安民遺落的備忘簿……把他心愛的人的照片，給拿起來，放在

報話臺上，並立"站"上來……以暗然神傷的眼光注視著。

「安民兄！……你們兩位……你！你！們……兩位，最……最好的一對……來世……來世……才……才能……結結結爲連……理……枝了……！……你……你們！」嗚咽着。

秀美無法熬下去，終於把頭埋在報務臺上大哭。

～～～這個時候，回到基地來的翔凱一行……在黑板上畫上"蘭嶼島橫斷面圖"共同研究作戰方式。

梁四維隊長、陳泰宇也聽着翔凱的說明。

「各位！……」翔凱指着橫斷面圖的山腰接下去。

「我們要攻擊這個山腰部分……只要命中這個地方！……這是一種極困難的攻擊！……」

「是！」

翔凱再把部下掃視了一下，又道：

「總而言之，這一次的轟炸！……就是要把炸彈投以山腰，引起山崩之後機，作一次急遽上升，達到埋沒金剛的目的！這個時候有兩件危機，第一個危

機，必須預防的是海底金從口裏噴的白色熱光！…還有一個危險就是轟炸之後，千萬不要在急遽上升時去撞上山頭……。要突破兩道危機，必須有熟練的轟炸技術，大無畏的精神。做到"神乎其技"才有補於事。……不管如何，這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一戰！請各位！…」

「是！」翔凱把大夥兒再給看一次。

一位隊員走近來：「報告隊長！火箭彈裝載完畢！」

「好！立即出發！」梁四維隊長向所屬命令之後，大家迅速地站起來，

「我們去了！」

翔凱又向梁四維隊長報告之後，向機場跑。

「翔凱！讓我一直去！讓我一道去！我再三請求！……也許不太有意思了！不過，這一件有意義的工作，讓我參加如何！」

翔凱爲了泰宇的請求困惑極了，不知怎麼辦？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只好回頭看隊長。」

「這一隻海底金剛…太可惡了！不僅把我的摯友，林安民的命……給奪

去……把無數的人們的生命給奪去……還把我們的財產……不知毀了多少？……這是……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拜托！拜托！拜托你！讓我去！…隊長！…拜托了！」梁四維隊長不知如何是好，哽咽了。

「陳泰宇！…這是要人命的事呀！…」

「這個我知道！…」

「好！陳泰宇！你去罷！」

梁四維隊長，自動走上前一步，把泰宇的手緊緊握住。…載著火箭彈的戰鬥轟炸機，起飛的時候，那一條海底金剛，在掙扎中，把埋在下半身的土地，給推掉了泰半，又開始咆哮了。

使用登陸用艇，搬來大批大油桶的詹榮光戰士，指揮著所屬，把帶來的大油桶一個個地推到海濱，海底金剛可能做出口的地方，爲了築一道"火道"而大忙特忙。

海底金剛，已經把覆在身上的大塊泥塊，推開了泰半，幾乎可以站上來……「火道隊」已經面臨極大的危機，隨時隨地受了這一隻金剛的攻擊。

「喂！大家快！快呀！……不然牠又要跑掉了！」

火道隊員忙得團團轉，希望早一刻佈置妥貼，詹榮光隊長看着上空：

「火箭隊！……怎麼這麼慢？」

自言自語的時候……只聽得“咔啦！咔啦”的一聲，所有身上的“覆蓋物”去除了，向上空“聳立”著。

“危險！全員上船！”這個時候。那個鬼東西，「喔！」的一聲大吼叫，跨過大土堆，把一個火道隊員抓住，以勝利的姿態，又「哇！」的一聲大吼。

「快！把船放！……」詹榮光的命令之下，登陸用艇把浪花四濺，向外海衝。海底金剛，已經步步向灣內走，一架監視海底金剛的飛機，看牠要走進灣內，立卽俯衝下來－牠也爲了這“勇敢”的行動懾了！

「好！射擊開始！」詹榮光的一聲令下，登陸用艇上的機關鎗齊射“油桶”……達達達！達達達！……

那些排在海灘上的大油桶中彈之後，立卽著火爆炸燃燒，四下一片火焰

、濃烟冒上中天。訊速地擴展開來。頓時造成火海。看了冲上中天的火焰……牠卻毫不畏縮地，向火海中走進去……但是，這“人造火道線”連牠也似乎無法煞住，從火海中走回來，向山腰計。

火海愈燒愈熾烈，牠被這些烈火包圍住了，動彈不得，火攻戰術，似乎成功，已經堵住牠的“進海去路”。

「火箭隊！幹什麼的！這熾烈的人，最多也只能維持三分鐘罷了！」

詹榮光隊長以望遠鏡看著其地方向的空中。

「啊！來了！來了！」

「來了嗎！」

登陸艇上的隊員們，不由得叫了，基地方向來的一群飛機，以翔凱機爲先鋒的四架“戰鬥轟炸機”

飛臨蘭嶼島上空之外，作一次盤旋，在詹榮光的正前面，示意一搖翼之後，立卽成單行轟炸態勢。

「俯衝！」在翔凱隊長的一聲令下，以翔凱隊長機爲先鋒，進入俯衝轟

炸。海底金剛看了"人"的攻擊怒氣衝冠，站上來就向他們噴白色熱光。

翔凱等，認爲飛機不可逸，把火箭彈回山腰投下。

在這刹那，眼前的山峯崩了，翔凱把自己的機身給一轉，駕駛桿給一擊，作急遽上升……翔凱回頭一看轟炸的一聲響，火箭彈炸裂同時，山頭也崩了，把金剛的尾巴給掩蓋住。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二號機！看你的了！」

登陸用艇上的伙伴不由得歡呼了，接到轟炸信號的二號機，這個時候，已經採取俯衝轟炸態勢……

但是，被土崩掩上下半身的金剛，把白色熱光，向二號機噴，"普！"的一聲響，二號機，被強烈的火焰包圍，成了一個火球。轟隆一聲，這二號機在空中分解了。所幸，二號機投下的火箭彈。已經命中山腰，引起大崩山……這一崩……竟把海底金剛的下半身完全掩蓋下來。但是，牠求生的本能，並沒有失去。

向三號機猛噴白色熱光……

山崩愈來愈厲害。「混蛋！……」詹榮光的火道隊在艇上看得咬牙切齒地！……三號機的俯衝轟炸態勢完成，立即又向牠猛衝。

「三號機！小心！小心！」

海底金剛，揮起牠的"怪手"向三號機撲了，但是三號機已經把火箭彈向山腰命中了，急遽上升的時候，不幸撞上飛來的大岩石塊，機毀人亡。

「四號機！小心！小心！」大家爲四號機加油！爲四號機擔憂！

四號機卻毫不退縮，進入俯衝態勢：

「渾蛋！看著！握住駕駛桿的陳泰宇，向另一個山頂俯衝……爲了把大量泥土"送上"牠身上。

海底金剛，雖然下半身已經埋於地下。但是，毫不畏縮地，把上半身擡起出來咆哮著、泰宇對準了另一個大山頭，把瞄準器對準了，放了。這一條海底金剛也瞄準了"泰宇機"猛噴火兒來，完全構成一幅人間地獄，……"咻！"的一聲，由兩翼射出的火箭彈。一道閃光，向泰宇機閃爍

而來。「投彈成功！」他把駕駛桿一拉，飛機上升了，並沒有撞上山頭，也沒有被飛沙走石撞擊。

「哇！…」登陸艇上的伙伴，不覺地歡呼了。在這天崩地裂的歡呼聲中，只見前面的山頭炸了，崩了，向海底金剛的身子覆蓋上去。

山崩又引起另一陣山崩，把大量沙石、土塊，往幾乎不能走動的海底金剛身上埋。

這一肆虐一時，奪去無數無辜的性命、財產的海底金剛……終於在海上巡邏隊“神乎其技”的火箭彈轟炸下，埋伏於地下，永遠“擡不起頭”來。

「林安民！…終於把海底金剛幹掉了！安民！安眠也！…」

陳泰宇的眼眶，淚珠已經奪眶了。

山崩後的飛沙走石……還有它的餘韻。不時地行小爆炸。

「安民兄！你的深仇大恨！由泰宇報了！你的伙伴爲你報了！…」

在華民漁業公司、臺東分公司的無線電發報臺上，還有兩張照片，“站立”著。一幀是微笑的林安民，還有一幀，就是莞爾著，一副可愛、臉蛋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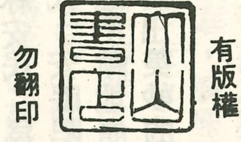
的長髮披肩小姐。

現在，在這兩幀照片的前面，王董事長率領著，何必吉經理、秀美三個人合掌，祈求著。尙留在蘭嶼島上空盤旋觀察的陳泰宇……還不願離它而去……爲報告於林安民“爲求他的”冥福！

（……安民！安民！安眠吧！危害人類的海底金剛已經埋沒於地底下了！…）

山崩！它還不斷地崩潰，自個兒爲“牠”造成個塚……崩潰之鳴聲，如天然的凱歌，奏出美妙的旋律，久而不息。

中華民國70年11月20日出版



史前怪獸金剛　：特價七十元

著者：香山滋
譯者：劉錦昌

發行人：沃連珠
出版者：正海出版社
：台南市自強街一三三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業字1762號

總經銷：大山書店
台南市自強街133號
電　話：（062）228769
郵政劃撥：南32953號　許陳淑笑帳戶
印刷者：正海出版社印刷廠
台南市自強街133號

郵政劃撥．32953號
許陳淑笑帳戶

大山書店圖書目錄

台南市自強街133號
電　話：（062）228769號

文明科學圖鑑叢書

①飛機類

世界飛機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戰鬥機圖鑑……劉萬來譯
最新飛機大百科……劉萬來譯
飛機知識入門……劉萬來譯
世界轟炸機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軍用機圖鑑……劉萬來譯
飛機常識58圖鑑……劉萬來譯
最新戰鬥機圖鑑……劉萬來譯
超級戰鬥機圖鑑……曾兼文譯
德國空軍……曾兼文譯

②船舶類

世界船艦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帆船圖鑑……劉錦昌譯
世界軍艦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潛水艇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航空母艦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戰艦圖鑑……劉萬來譯
德國U潛水艦隊……曾兼文譯
世界船舶入門……劉萬來譯

③戰車類

世界戰車圖鑑……陳恒雄譯
最新大戰車圖鑑……劉萬來譯
最新坦克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裝甲車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坦克圖鑑……劉萬來譯
德國裝甲軍團……曾兼文譯

④實用車類

電氣機關車圖鑑……劉萬來譯
火車、鐵路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汽車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腳踏車圖鑑……劉萬來譯

⑤武器類

世界手鎗圖鑑……劉萬來譯
西部手鎗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秘密武器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的最新武器……劉萬來譯
世界的未來武器……劉萬來譯

⑥其他

宇宙探險圖鑑……劉錦昌譯
國際間諜組織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鐘錶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的國旗……劉萬來譯

自然科學圖鑑叢書

①動物類

恐龍百科圖鑑……劉萬來譯
爬虫類生態圖鑑……劉萬來譯
蛇、蜥蜴專輯圖鑑……劉萬來譯
現在還有怪獸活恐龍嗎劉萬來譯
絕種動物之謎……劉萬來譯
世界珍奇動物百科……龔江滿譯
動物超能力圖鑑……劉萬來譯
動物知識大百科……龔江滿譯
動物奇妙生態……劉萬來譯
可愛的名貓百科……蔡奇潔譯
世界新動物記……劉萬來譯

②昆蟲類

昆虫百態圖鑑……劉萬來譯
昆虫知識大百科……劉萬來譯

③海魚類

魚貝生態圖鑑……劉錦昌譯
海域世界圖鑑……劉萬來譯
大海洋的奧秘……龔江滿譯
海底奇觀……許森德譯

④山、植物類

食虫植物圖鑑……劉萬來譯
標本採集圖鑑……劉萬來譯
登山露營探幽圖鑑……劉萬來譯
圖解探險手册……劉萬來譯
登山入門……許森德譯

⑤人類

人類動物身體構造圖鑑劉萬來譯
人體的神秘與能力……蔡奇潔譯
人體驚奇的解剖……劉錦昌譯

少年戰爭圖鑑叢書

世界大戰爭圖鑑……曾兼文譯
眞珠港偷襲……劉萬來譯
新加坡攻略戰……劉萬來譯
零式戰鬥機隼鷹戰鬥機劉萬來譯
航空母艦……劉萬來譯
太和與武藏……劉萬來譯
神風特攻隊……劉萬來譯
壯烈！水雷戰隊……劉萬來譯
空中堡壘B29……劉萬來譯
歐洲空戰……劉萬來譯
戰車大決戰……劉萬來譯
德國艦隊……劉萬來譯

科學實用圖解叢書

科學發明狀元……劉萬來譯
全球科學展覽集錦……劉萬來譯
小科學大全(1)……許森德譯
小科學大全(2)……許森德譯
簡易電器工作……張　佸譯
簡易化學實驗……許森德譯
神秘的宇宙……劉萬來譯
世界最初的事物20種劉萬來譯
電腦機械人百科……蔡奇潔譯
信不信由你……劉萬來譯
世界第一紀錄……劉萬來譯
驚異的科學世界(能源)許森德譯
驚異的科學世界(宇宙)許森德譯
驚異的科學世界(地球)許森德譯
驚異的科學世界(機械)許森德譯

實用益智百科叢書

智慧的手(玩具製造法)劉萬來譯
快樂的手工藝……劉萬來譯
空罐勞作96種……劉萬來譯
幼兒勞作啓智手册……劉萬來譯
兒童智高手册……劉萬來譯
萬能的手……劉萬來譯
家庭巧作……劉萬來譯
世界素描畫……編輯部譯
成功金字塔……劉頻華譯
新台灣簡史……劉萬來編著

少女益智百科叢書

少女禮節百科……林益如譯
少女時髦百科……蔡奇潔譯
少女美容百科……林益如譯
青少男女思春期……劉萬來譯
太陽天宮圖星占術……劉萬來譯
如何受人喜愛……劉萬來譯
少女流行衣裳……劉萬來譯
少女美韻時刻……林益如譯
少女花的藝術……劉萬來譯
少女理想室內裝飾……林益如譯
少女愛的星占法……劉萬來譯

實用勞作模型叢書

天才兒童……
宇宙太空站（盒入）……
會飛的飛機和停機棚（盒入）……
紙飛機集錦（盒入）……

實用益智技能叢書

超能力的奇術學……蔡奇潔譯
東瀛忍者忍術圖鑑……蔡奇潔譯
秘法忍術百科……蔡奇潔譯
世界摔角圖鑑……蔡奇潔譯
三冠王—王貞治……劉萬來譯
小魔術師……劉萬來譯
科學魔術入門……曾兼文譯
現代奇異的法術……蔡奇潔譯

科學幻想小說叢書

科學小飛俠（上）……劉萬來譯
科學小飛俠（下）……劉萬來譯
宇宙戰艦黃帝號(1)……劉萬來譯
宇宙戰艦黃帝號(2)……劉萬來譯
宇宙戰艦黃帝號(3)……劉萬來譯
宇宙戰艦黃帝號(4)……劉萬來譯
銀河大決戰……劉萬來譯
太空突擊隊(1)……劉萬來譯
太空突擊隊(2)……劉萬來譯
太空突擊隊(3)……劉萬來譯
鐵金剛009（上）……劉萬來譯
鐵金剛009（下）……劉萬來譯
史前怪獸金剛……劉萬來譯
巨人與超人大決鬥……劉錦昌譯
地球滅亡的末日……劉錦昌譯
超小人的奮鬥……劉錦昌譯

科學幻想益智叢書

世界驚奇的怪獸……劉萬來譯
世界怪獸大決戰……劉萬來譯
覆面閃電人圖鑑……劉萬來譯
流星超人圖鑑……劉萬來譯
獅面童子圖鑑……劉萬來譯
宇宙怪獸圖鑑……劉萬來譯
世界怪獸圖鑑……劉萬來譯
無敵鐵金剛挑戰百鬼帝國萬來譯
波羅5號地球保衛戰……劉萬來譯
撲克神功雷擊隊……劉萬來譯
大金剛超人圖鑑……劉萬來譯
無敵鐵超人百科……劉萬來譯
宇宙機械獸百科……劉萬來譯
世界機械獸百科……劉萬來譯
科學奇幻怪獸百科……劉萬來譯
飛碟機械人克連泰圖鑑劉萬來譯
怪獸烏魯托拉圖鑑……劉萬來譯
救難小英雄圖鑑……劉萬來譯
宇宙大戰爭圖鑑……劉萬來譯
蒙面七騎士圖鑑……劉萬來譯
超神必必佑圖鑑……劉萬來譯
鐵金剛大百科……劉萬來譯
賽車之鷹……劉萬來譯
超人集錦篇……劉萬來譯
超級宇宙探險……劉萬來譯
鐵人甘達超百科……劉萬來譯
化身鐵金剛圖鑑……劉萬來譯
怪人人造人超人圖鑑……劉萬來譯
宇宙怪物圖鑑……劉萬來譯